旅行雜誌



上海南京路一角

一九五〇年・第二十四卷・二月號

・本期要目・

[illegible]風光……任[illegible]音
女畫家筆下的西藏（譯）……伍必熙
華東農展的偉大成功……陳其英
荒域塞北……洪文瀚
房山之遊……萬峯
常熟在蛻變中……章元鳳
西昌和邛海速寫……朱傑
香妃廟會……[illegible]鳴
記水菓產地洞庭東山……王小石
西北工業區——十里鋪……蔣迪雷

★★ 中國旅行社印行 ★★

華東農展

陳其英攝



⇧上海水產公司華盛網廠所出之漁網，在會場展出，至引人注意。該網經受到大會的表揚和獎勵。

大會開幕後適接連下雨數天，給予農業工程部農田水利機械部份表演抽水機的一個好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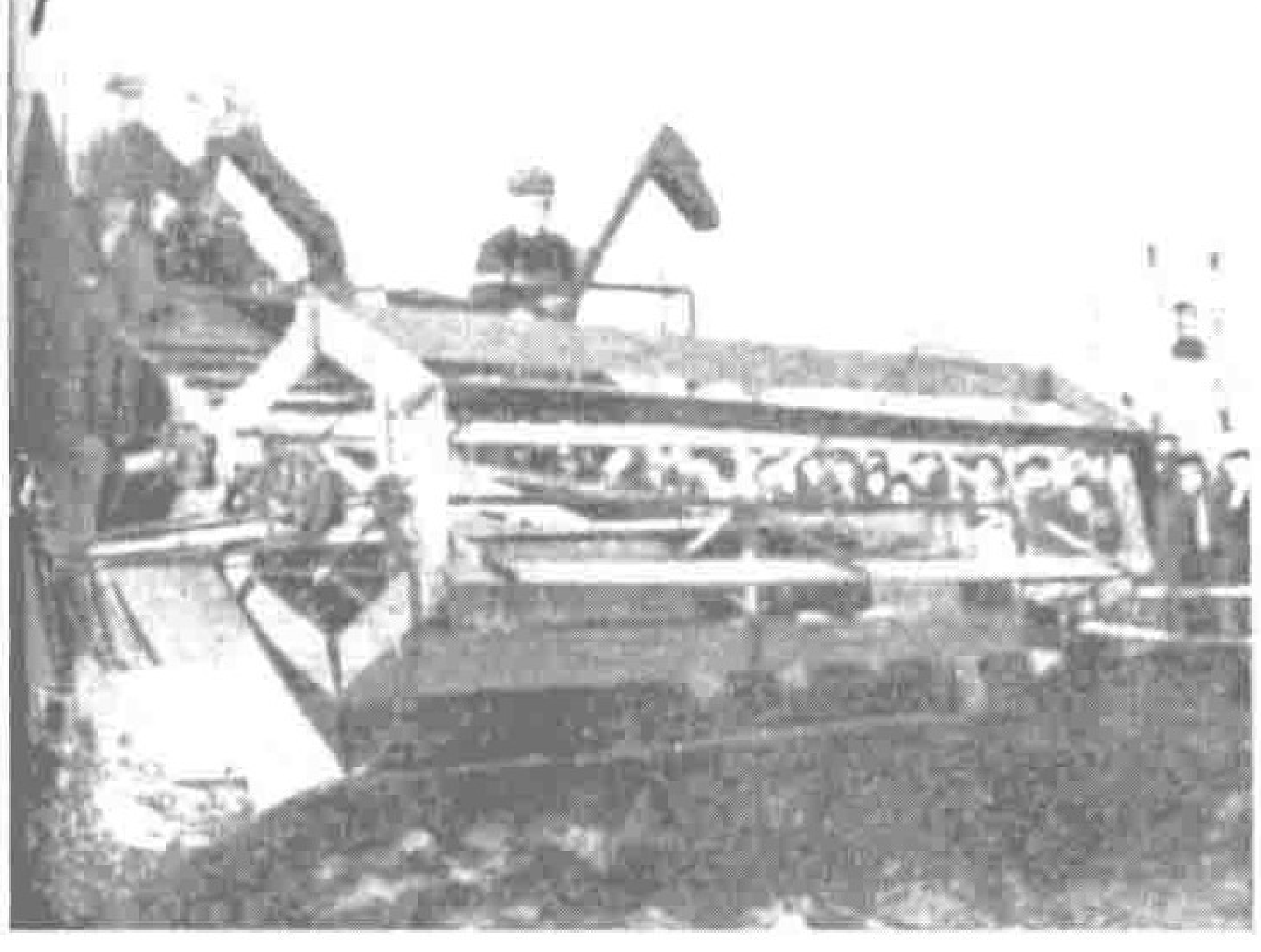
⇧大會設有服務部，辦理觀衆服務。關於旅行服務方面，大會請由本社擔任，負責解答觀衆對旅行詢問事項和代售團體車、船票，並發售本社出版之旅行刊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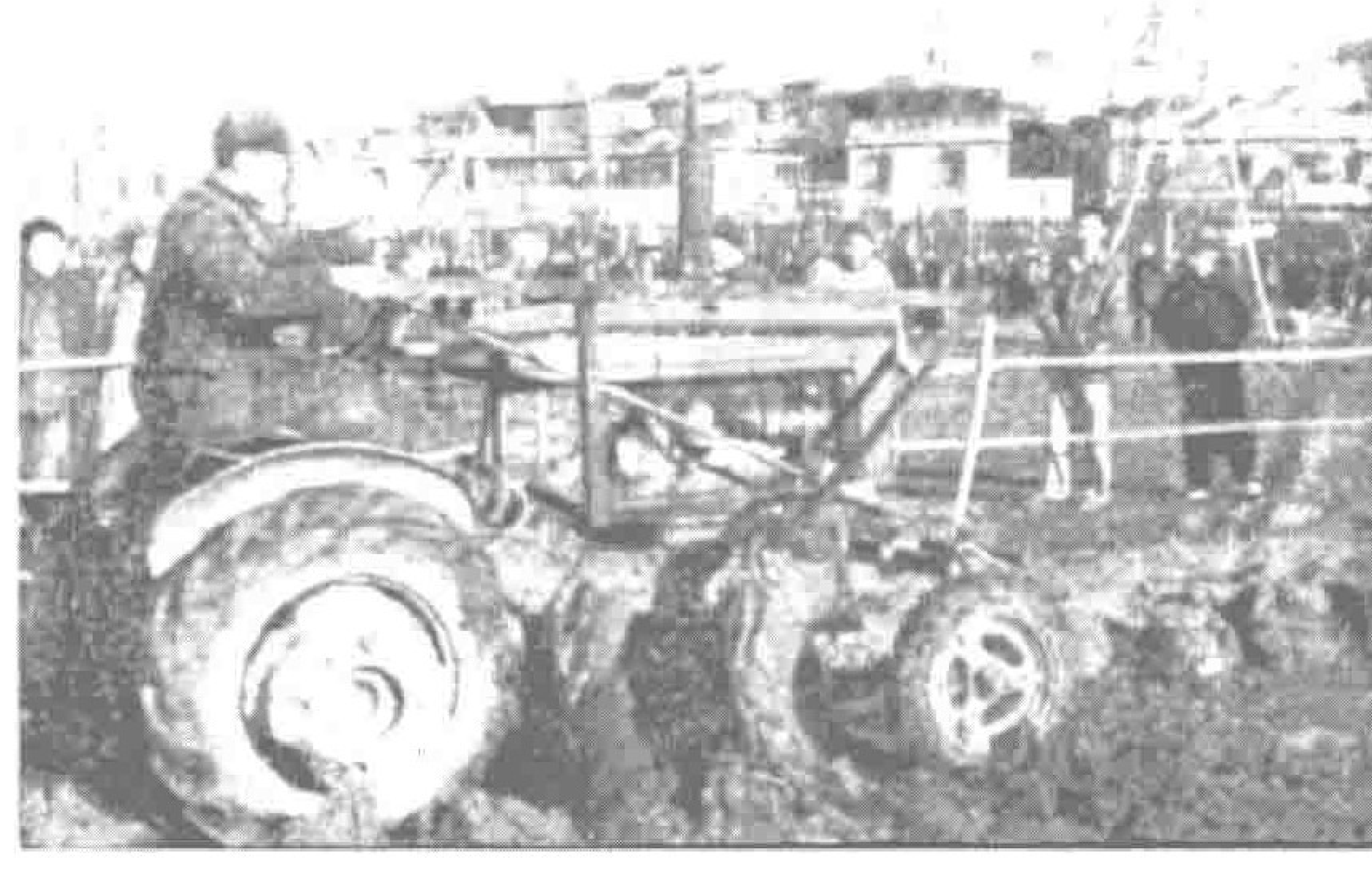
農業工程部展出的拖拉機帶犂，每天可犂田百畝以上。每日在會場表演一次，觀衆極爲注意，尤以農民兄弟們更熱烈重視。⇩

⇨園藝部所展出的山東省蔬菜，有每顆重逾十餘觔的大白菜，每根重逾一觔的大葱等，這種蔬菜爲上海所未見，頗引起觀衆注意。



⇦農業工程部展出的割打機，每日表演一次，機身龐大，運轉迅快，每架機一人駕駛一小時，可抵一百人工作全日。農民兄弟希望此種新式農具能推廣到農村來。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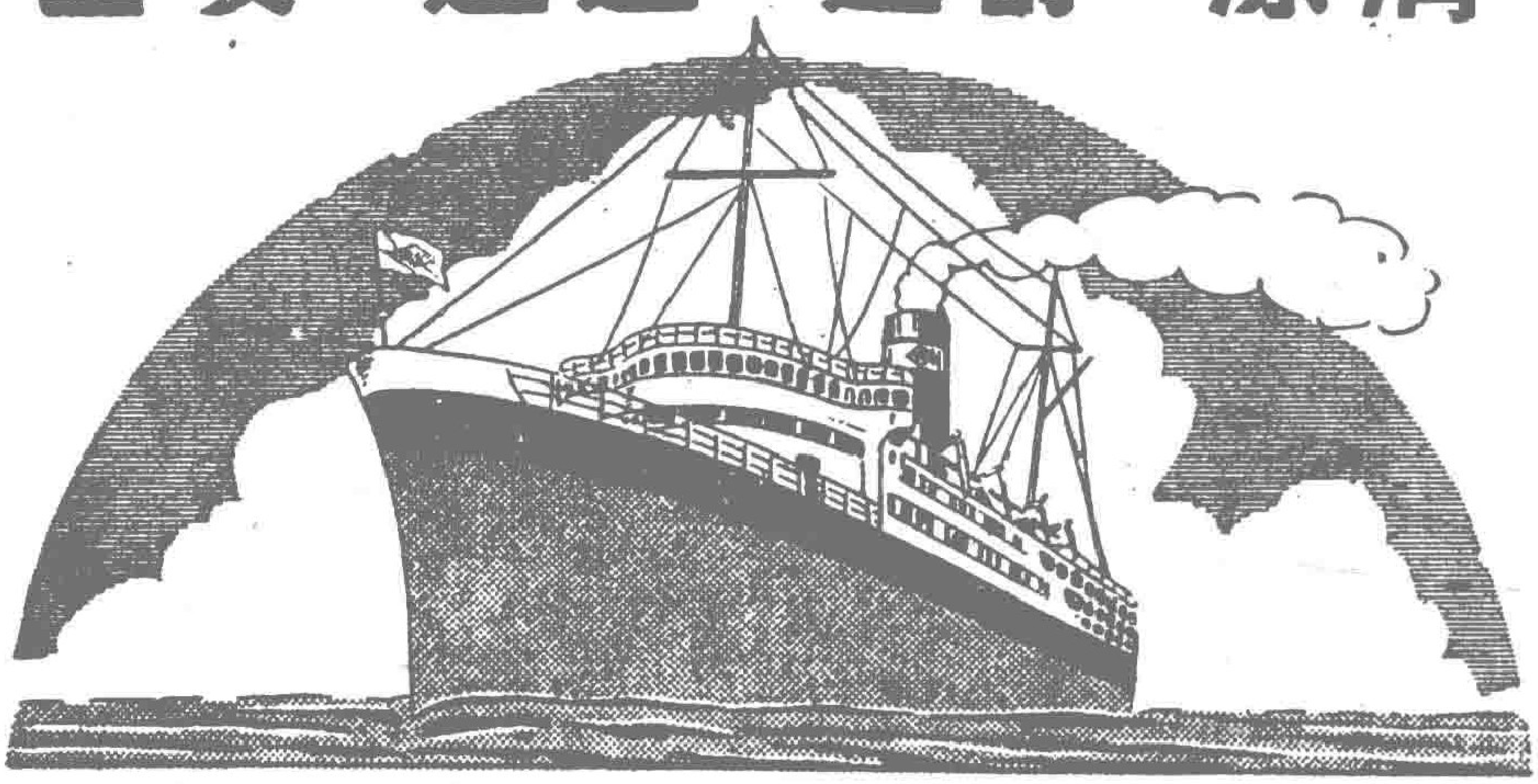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業務

航業 機器 電水 物產 礦場 投資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現有輪船百餘艘行駛

台灣 天津 青島 福州 汕頭 廣州 香港 及長江漢宜萬渝等埠

總公司 重慶中正路一八〇號

上海區公司 東大名路三七八號

(業務財務) 福州路五三號

各地分公司辦事處 漢口宜昌萬縣南京天津基隆青島汕頭廣州香港等二十餘處・

並代理

太平洋輪船公司業務

地址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三樓

匯款請至

上海信託公司

交款迅速 匯率低廉

北京 天津 西安 杭州

地址：北京路四川路轉角

電話：一二九二三

伊文思金筆

出品精美

有口皆碑



伊文思金筆廠

廠址：上海長陽路四四六弄二〇號

電話：五〇七六四

註冊商標 伊文思 VAN

六三—〇八四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東路：電話九二八二八二

分部營業 包羅萬有

——現正舉行——

特價大傾銷

備貨充實 定價特廉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攝影室

一九二七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旅行雜誌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一九五〇年二月號

第二十四卷　第二期　目次

上海南京路一角……陳其英……〔封面〕
華東農展〔插圖〕……陳其英……〔封裏〕
金華風光……任微音……一
女畫家筆下的西藏〔譯〕……伍必熙……五
華東農展的偉大成功……陳其英……一三
荒域塞北……洪文瀚……一八
房山之遊……萬峯……二一
常熟在蛻變中……章元鳳……二二
西昌和邛海速寫……朱偰……二七
香妃廟會……馬鳴……三一
經過阿根廷〔續上期〕……章元鳳……三四
萬民騰歡話北京……墨衢……三七
記水菓產地洞庭東山……王小石……四〇
新生的大西南……芳杜……四三
西北工業區——十里鋪……蔣迪雷……四四
石龍面目……陳樾……四七
古樸的岡城……周方白……五一
桂越邊龍州素描……帥雨蒼……五三
漫談各地喝茶風……陸丹林……五五
天台舊遊……希文……六〇

一九五〇年二月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編輯者　中國旅行社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五〇三四六四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本期每冊實售人民幣陸仟元

旅行雜誌　優待定戶訂閱辦法

一、訂閱：暫分自本期或下期起連續三個月及半年兩種。

二、訂費：依門市零售價八折優待。例本期定價每冊六千元，訂閱本期或下期起連續三個月者，計人民幣壹萬四仟四百元；半年者貳萬八千八百元。

三、上述訂費，規定於本月底以前（外埠匯款，以銀行匯出日期為準，郵局匯票以郵戳日期為憑，）一次繳足。

四、寄遞方法：暫分「自取」「平寄」「掛號」「快遞」四種，由定戶自擇。除自取平寄不計郵費外，掛號快遞所需郵資，依郵局規章照算，於訂閱時一併計收。

五、各地工會、團體、學校、機關或圖書館等請用公函逕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訂閱，得享七折優待。

六、來函及匯款務請書明：「中國旅行社總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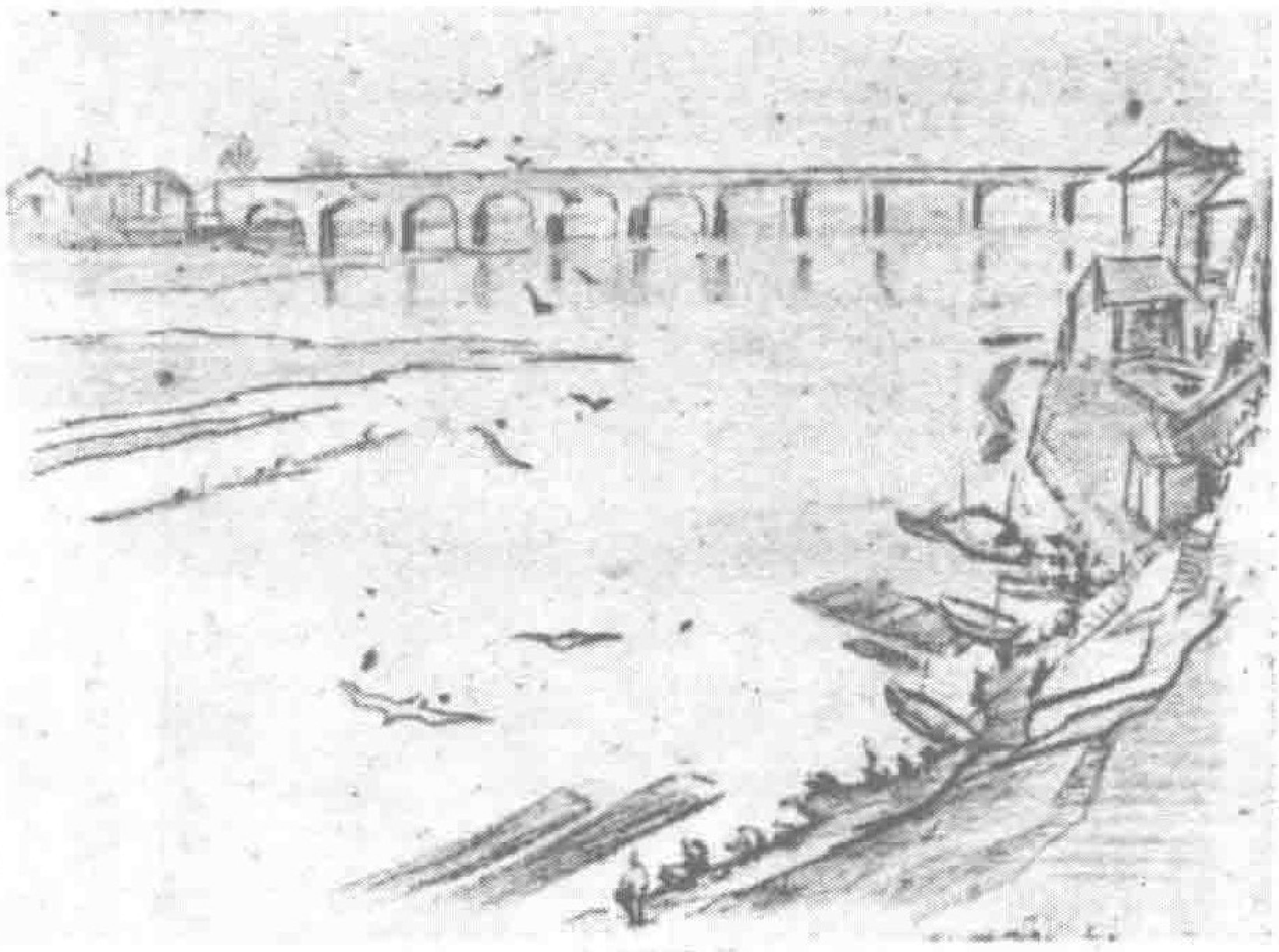
七、本辦法得隨時修正之。

中國旅行社總社出版科謹訂
上海四川中路四二〇號

金華風光

任微音

江西境內看到大片大片的紅壤，一入浙境就漸漸稀少下去。這種紅色土壤，耕種難，收成低，沒有機械和科學技術的幫助，要增加生產是有困難的。火車行行復行行，天色大亮起來，空中的濃霧，和農作上的霜都慢慢化去，窗外景物時刻在變換，告訴我們已面對富庶的浙東平原，一望無際的田疇帶來無限輕鬆的感覺，水田舖成各式各樣的圖案，交錯的阡陌，蜿蜒的溝渠，仗着農人粗大的雙手和簡單的農具，做得那麼勻稱，那麼認眞，那麼藝術！人人都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之能媲美天堂，其實就依靠窗外這些肥沃的土地，和辛勤的農人，人們陶然歌頌天堂的時候，恐怕大多把這個因果放到腦後去了。一個人倚着車窗，臉貼着冰冷的玻璃，隨着車廂顚簸，暫時浸沉到這湛深的美感裏。這時車廂裏大家在洗臉喝茶，有的呵欠連天，夜車的疲憊還沒有淡去。一站一站地，上車人多，有點擁擠起來；浙贛線向東走，是越走越熱鬧的，列車快到金華，車廂連站立之地都沒有了。參觀了內地的情形回來，未到天堂的杭州前，先到金華，也就有了些天堂之感。



婺江上的通濟大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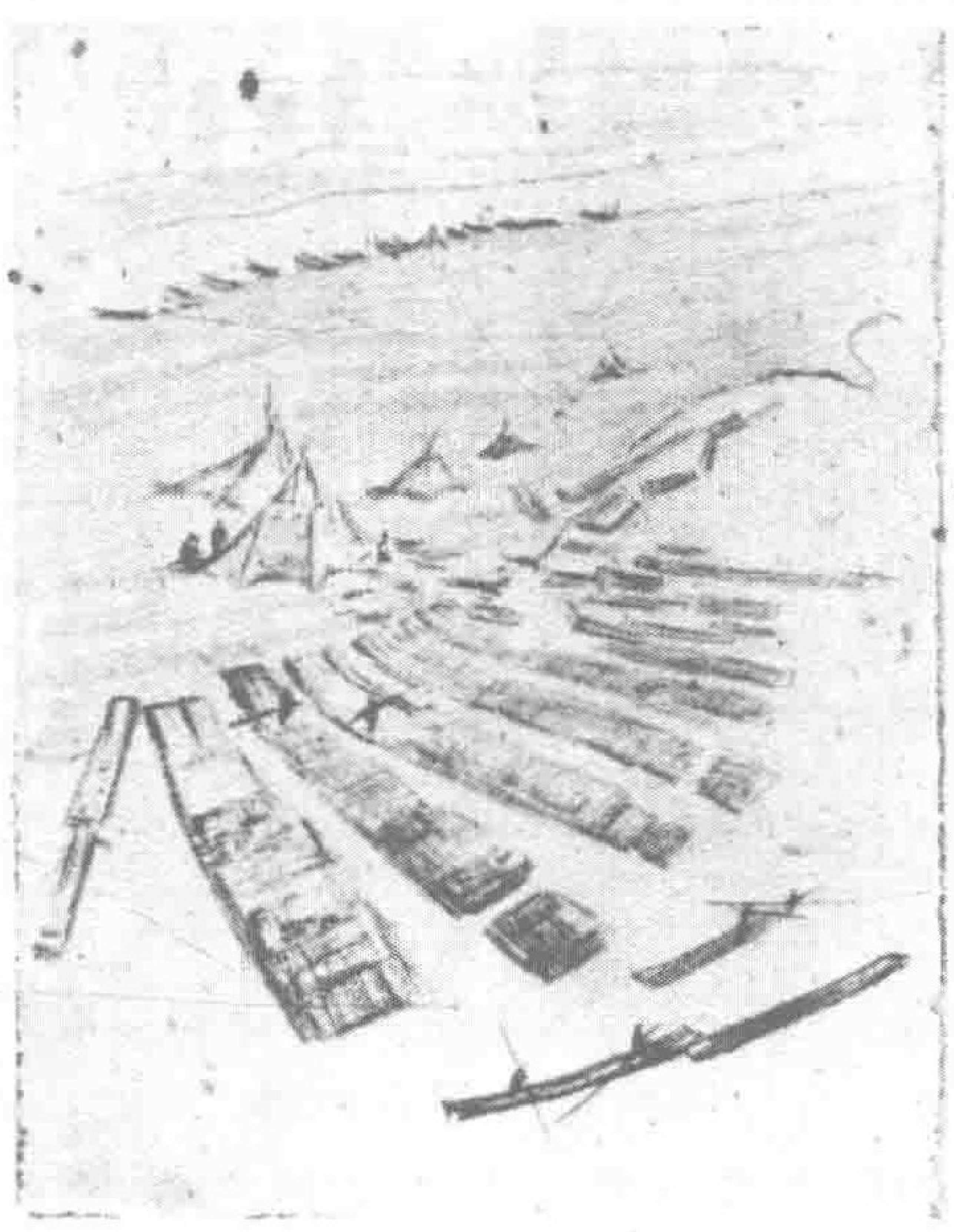
中國人談地理，總很欣賞「面山背水」這句話，金華却正踞山水形勝，佔盡了這四個字的韻味。我不是雅人，說不出什麼風趣的話，但我喜歡金華，一入其境，覺得敦厚平靜，使人就有種親切的感覺。一條鐵路從它身旁爬過去，鐵路爬過的地方，多少總帶來點「摩登氣派」，但金華沒有，它似乎够得上一句讚美藕的話兒來了，眞有點「出污泥而不染」；沒有改變土生土長的農夫氣質。浙境著名的衢、徽、婺三流之一的婺江與義烏江在這裏分水。從前蘭谿扼衢、婺兩港合流，地位本在金華之上，現在浙贛路在這裏一爬行，金華的地位頓時重要起來。雖然浙贛路有支線銜接蘭谿，又有條金蘭公路竭力想拉住蘭谿的繁榮，但是拉也拉不住的；現在加上海運封閉，沿海溫州等縣境內大宗出產，不得不假道金華運輸，金華益形重要。從火車站一下車，沿途過去，一排的便有許多家運輸公司，金華又成了一個公路貨運集散的要地，內地的貨物自水路公路而來，便在金華裝上火車，或再直接轉往他地，火車站也空前的忙碌，整個金華的脈博，跳動得越加緊張起來。

要了解金華的風貌，有個簡單的辦法，也是我這次參觀的經驗；晴明早起，順着通濟大橋，婺江的沿岸信步走去，自然而然的走到城牆上去了，這厚實的城牆便雄踞在婺江邊上，一方面是城防，一方面也形成了沿江高高的一條堤岸，站在此地，自東南角遠方看去，只見沙岸曲折，浮雲千陣，一股江流隱隱約約的來自天際。等到轉灣抹角，來得近了，就遇到一片三角形的大沙洲，這股水流登時分成兩半；這遠來的江流就是有名的義烏江，也是金華天賜的交通水道，造化所安排的富庶基礎，到了沙洲分向東北面的一股，向那邊繞城而去，這就是義烏江的主流；另面，分向東南繞城而來的，便是婺江，金華被這兩條江流一縈繞，自然顯出了一番氣概，覺得很不平凡。看了大勢，再仔細看來，這兩江分流處那些曲曲折折的沙岸，便成了天然的船埠和避風港，沙洲上停有無數大小竹筏，這些竹排上又都堆滿着貨物。一部份壓浸在水裏的，是可以受濕的木柴，木柴的上面，便堆滿着木炭，哦！你便點頭領悟，原來這是如此廣大的一個柴炭聚散市場。那些柴炭船，披星載月，順水而下，到了金華的江岸，便在沙洲上搭起臨時的棚子，埋鍋造飯，休



金華長仙門

息一番，再上岸找售主。那些排成一列一列的在此待命的貨船，遠遠看去，像是擺的什麼八卦陣了。金華從前大約也有什麼十景八景的玩意兒，我沒有研究過，目前這個畫面姑且叫它做「沙岸艤舟」，說來不免有點酸溜溜的，但描寫的是勞動生活，且算是新十景或八景之一再說。當然，順水而來的物產多得很，糖啦，火腿啦，慢慢再述，我此刻要說的是站在城牆上，我自己已被這眼前：「喜茫茫，空闊無邊」的氣象陶醉了；空中有大羣飛翔的沙鷗，它們展開寬翼，可以飛上千尺的高空，直插下去，掠過江水，順便找個把小魚兒蟲兒嚐嚐。嚐完了又可以一個轉身就到那邊，聽聽岸邊嗨荷嗨荷的勞動歌聲。這般享受，便不會羨慕做神仙的了。再縱目望去，江邊排列着數不完的浣洗婦人，她們不經意地，無顧慮地，劈啪劈啪，搗出了節奏的，自然的，優美的拍子，使人自然想起了唐人的詩句。她們在朝陽中，江水邊，顯得那麼健康而沒有憂慮，我千里過境，得領略這種鄉土風的喜悅，又是何等幸運，值得暗暗叫好！欣賞够了，就告一段落，再來一個向後轉。展開在眼前的，這又是一幅極妙的，十九世紀英國寫實風的山城圖。遠遠的作為金華屏障的北山，這時經陽光一浸淫，方由深紫泛出蔚藍，像波面的漪漪消失，漸露出水心的清潔，一朵朵的白雲，自山腳浮到山腰，自山腰再含些羞怯，慢慢的浮到山頂，到了山頂，山的眞面目差不多是完全顯露了，那層層的浮雲行動也就遲緩起來，這幾朵雲原已有現成的名目，叫做「閒雲」，中國人向來喜歡它的「清逸」，但却是不免有點「二流子」風。



沙岸艤舟

山的前面就是城市，城市的房屋櫛比參差，成了山城圖最好的近景。在沒有看細貌以前，且先看大體。我們知道，金華古來是個軍事要地，防禦的設備是很完備的，所以不到十里的一座縣城，一眼看去，却能看出幾個重點，在這些灰色屋瓦之中，聳立着幾座高樓，臨江傲然，頗有一點氣象。城中高地有兩座高臺，在西的叫做「明月樓」，在東的叫做「八詠樓」。兩個風雅名字兒。遠遠望去，這兩座樓飛簷畫棟，果是兩個好所在。明月樓我沒有登過，八詠樓現在改作金華師範學校的音樂訓練班，琴聲終日不絕，倒覺得與八詠之名，很是調和，第二天我曾登八詠樓一望，眼界寬闊，果眞好一番風景也。但在第一天我還未領略這番風味，只略看金華城的形勢，就覺得這兩座樓，是東西兩座很好的瞭望臺，欲窮千里目，只上八詠樓就行了。再走近了八詠樓看看；面前一連並列着三座舊式砲臺，這三座砲臺在歷史上自然負担過金華的重要防務，現在時代已經變換，正有幾個民工在拆堡壘的磚頭，拆去作什麼用，我沒有問，但一些懷古的幽思，也就吹得乾乾淨淨了。這兩座高樓之外，還有座鼓樓（鎭東樓）造得很輝煌，不過現在所留下來的那副坍頹的情形，看了平添不少惆悵！還是不看也罷。在中國要研究一個城市文敎的隆衰，可以先去看看孔廟，金華的孔廟建築，够得上說聲氣象巍峨，目前這些傾塌了的巍峨的古建築，自然已談不上什麼豐采，只是足以證明金華是個舊時的文敎之邦而已。站在城牆上還可以望見一座建築古典的文昌閣，這座文昌的荒蕪情形，正如它所代表的那般意識一樣。孔廟現在改作金華師範的校舍，可說物得其用，而文昌閣又破又黑却只能留着住叫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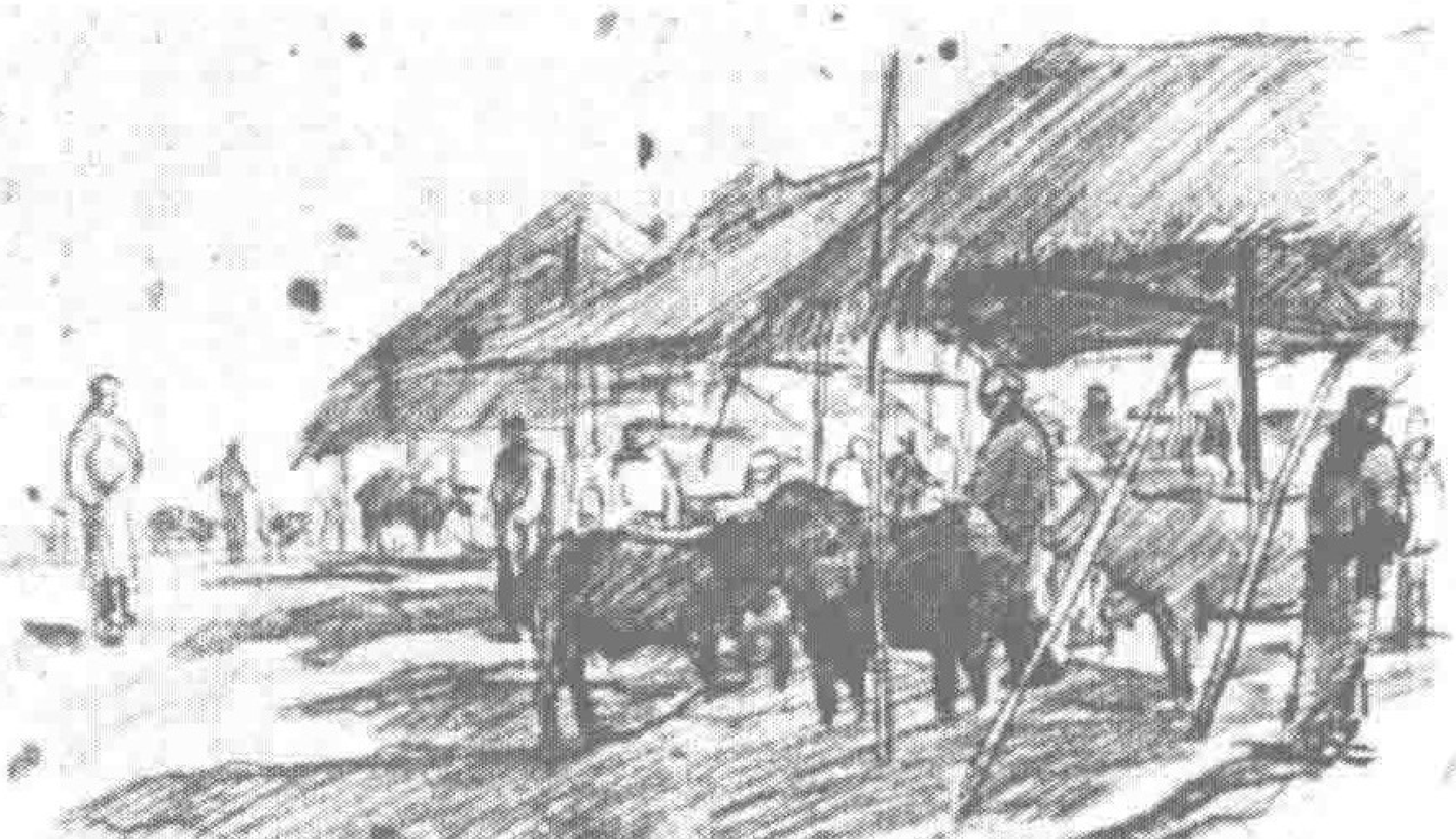
八詠樓

金華是個魚肉之鄉，果然話不虛傳，在城牆上看了全城的形勢下來，心裏已留下那樣一副印象，再走進市街，所接觸的一種氣氛，我彷佛要在舊小說裏找出幾句：「只見人烟稠密，百業興盛，熙熙攘攘，比肩繼踵」的話來說。除了金華幾條大街有些商店個別的情形例外，這裏現在仍是充滿了這幾句話所有的甜韻兒。金華臨江，自然產魚，加上水源豐富，灌漑便利，農作之外，農村副業：養豬、養蠶、製

糖、燒炭等也非常著名。金華產火腿，人們皆知，製腿之外，還有大量的豬肉可以供給市場的消耗，所以換得了個「魚肉之鄉」的美名兒。

金華城如此得天獨厚，貨物山集，便自然形成了幾個重要市場。柴炭的運輸是在江邊，除大宗交易的另有交割地方外，市場便集中在城北，每天早晨到市場上看看那排列成陣的木柴担子，也可以題上個什麼新十景八景的話，的確別有一番風味。看了柴炭市場後，與緻未艾，行走之間，只聽見耳畔豬聲喧號，不免搜索一觀，方知相隔不遠，這裏又是豬市場。這些豬兒分裝在一個個竹蘿當中，陳列任人參觀，等着那些指手劃脚，挑淨檢肥的買主賣主們，決定它們的命運。這些多半都是幼豬，由市場交易之後，才展開它們生活的黃金時代。

猪市之外，金華還有個規模宏大的牛市場。那天，我在通濟大橋上蹓躂，不覺信步走過橋去，只見對面沙灘上有幾間臨時搭蓋的草蓬，許多農民都牽着牛來這裏匯合，三五成羣，足有一百多頭，先以爲是舉行耕牛比賽，到近了一打聽，才知是牛市場，每逢一四七日都是場期。這天我來得巧極了。說也可憐，每一條牛來到這個所在，總都有一段辛酸動人的故事在裏面，多年的農村經濟萎縮，迫得農人都不能保持自已的耕牛，等到家裏的牛牽到這市場上作筆交易，你可想像到牛主的心情是如何沉重！而牛的去路，說來更慘；除了極少的例外，大多數的都被販買到滬杭等城市供肉食之用了。先人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我到牛市場，起先回憶起我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趕龍頭村的鄉場的滋味，不覺大喜，不想參觀了些時，了解了這些情形。再看看那些眼巴巴的牛羣，老牛、小牛、黃牛、水牛、每雙遲滯的眼光中似都含有幽怨，不免引起一陣歇士底裏的感覺。管子講生產建設論，只是：「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極，用之者舒。」簡簡單單十六個字，既要開源，也要節流。如果做了，不但是澤惠人類的貧困，也拯救了牲畜的災禍，多年的農村貧困，如今弄得賣耕牛，屠耕牛，在農人聽來，又有什麼比這還痛心的？而農村的元氣已不能再傷，大力生產是急不可緩了。在牛市晒了一上午的冬天太陽，吃了兩塊鄉土味的蕎麥餅，喝了一肚皮的粗幹茶，旅途得此，可稱歡暢。但非常抱歉，我竟不能自抑，而向讀者訴說這些不快的事，來增加你精神的負担。雖然我在牛市場找到壹幅好油畫題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這幅好景緻，頗能滿足我個人欣賞上的偏愛。



牛市場

我已在通濟橋上來往往走了好幾次，却竟忘記了說說這座偉大的建築物；這座十三孔的石橋，橫臥在婺江上面，無論從那個角度去看，都覺得莊嚴穩妥。本來平凡的江岸，錯雜的沙洲，經這座大橋一聯繫，竟覺得錯落有緻，無處不佳，若單憑視覺而論，你會覺得沿江的一切，甚至汚氣薰鼻的廁所茅蓬，也成了點綴所必需，一樣都不可少了。遇到了本地人，他若聽你說完了一番讚賞大橋的話，一定補充而帶些惋惜的說：「可惜當中的四孔，被日寇炸毀，現在是用木頭補修起來的了。」聽了這話，再仔細領略，果然當中的四孔是用木頭補修的，在結構上也和原作略有了出入。不過這也不影響我們觀賞的愉快。

在這座大橋週圍，值得留連的東西太多，如果時間不太急促的話，你可以從數十里內江景，看到江灘上的船隻，再看看那邊貨物搬運的偉大場面。這邊尚未看完，你或者會看見那另一邊又有幾隻漁船方在合網，若是碰得湊巧，你可看見網底那些魚兒正在大跳大鬧，鱗光耀得你心花都開了，「見獵心喜」，見漁又何獨不然。兒時你不是也在小溪邊濕透衫袖想弄個把小魚蝦兒，這就怪不得你此時這般高興。



江邊的勞動力量

婺江的下游是西去的，橋畔的黃昏更是美得醉人。起先你站在岸邊，看這大橋以及週圍的景

色在暮靄中的變化，不禁想起太陽神駕着神駿向西飛馳的希獵故事，那火燄照得滿江通紅，紅裏泛黃，黃裏又含紫，漸次，水面上蒸發一重淡青的薄霧，把這些鮮紅艷黃都輕籠在裏頭，化成了一片金色。這一片暮色，調色板上找不出來，筆下也寫不出來，方使人心醉。而驀然間回頭一瞥，呀，這才够偉大！燦爛的晚霞，全心全意的接受了夕陽的拂照，五色繽紛，千變萬化，不料太陽餘興未艾，竟自雲端穿出萬尺金光，如同伸出了一隻頂天立地的巨爪；下面的江流呀，田疇呀，被這光芒一照耀，更是儀態千萬，江面浮着的晶光，籤到最後，逼得人眼也張不開來。這時際，岸邊的號手，也吹起悲笳，那綿長的聲音觸動你脆弱的心靈，使你不知道是興奮、是悲哀、是愉悅、是悽惻，迎着太空，只覺得六尺皮囊，與天地化為一體。不過你儘管出神，還等不及你流盡最後一滴感激之淚。眼前的景物已向暮靄中很快的淡去，昏沉中只剩下你的臉孔，感到風吹來有點寒慄了。

金華的電燈公司非常古怪，每天要晚上九點鐘才輸送電流，我猜不出原因，本地人也說不出理由。過境的時間不充分，不能去研究它，只好當作一個見聞記下。金華有一個長街，和幾條橫街，是主要街道。這幾條街道中，最多的是布匹百貨店，這是目前最不景氣的兩種店舖，其他的火腿和瓷器店也不少。我細細的看看市容，除前面說的而外，各式各樣門市生產，現作現賣的店舖很多，如傘、稱秤、木桶圓器等都是。較僻靜的街道，還有許多農具製造的店舖，以及很多的竹器作，作的大半都是籮笆和竹籮。大家不要忘了，金華是個農業城市，農村的物產到城市來，城市的出產也要流到鄉村去，居民多多少少要和生產發生點關係，所以大體看來，這裏沒有多少遊手好閒的人，浙贛沿綫的民風歷來都尚辛勤儉樸，到了金華，尤其能接觸到這種氣氛。

抗戰的八年中，我有大半時間居留四川，很感染上民間社會那種輕鬆不拘的風味。來上海住久了，對四川說不出的想念。這番遊金華，彷彿又到了成都平原，我足足在那些小茶館小飯館裏，消磨了好幾個上下午。這些茶飯館的座上客，多半都是各鄉來的農民，以及許多水上生活者，農產的米、茶、絲、柴炭的交易，多半都在茶舖中講成。在這裏多坐些時候，可以接觸許多典型的人物，以及了解許多東西，在許多話題中，我感到他們對藝術的了解使人驚奇。他們能了解繪畫的表現趣味，並且能很扼要的說出繪畫的價值，我不禁對前此的繪畫播種者深懷謝意；你們的功勳是值得敬念的。在這些時間中，我也想起另一種論調來了；有一般機械論者，大多把「有閒」兩個字，當作是剝削階級的專用詞，而把藝術欣賞，包括入有閒階級的事，這也錯了的。中國歷代農民生產的要領是「不違農時」，在不違農時之外，「農隙」仍是很多的，而他們對於文字藝術的欣賞力和創作力都不低，我們儘可以指摘歷來士大夫攢象牙塔的事實，却不要忘記「勞動創造藝術」這個大原則，因噎廢食，連藝術的基本都抹殺了。且看目前的腰鼓、秧歌、在藝術上有何等高深的造詣，就證明前者的說法有了問題。我的話扯遠了，而這說法，目前還很普遍哩。

金華的出名，是因為北山，鐵路交通便利，朝發夕至，滬杭的遊客絡繹不斷，所以成了個名勝之地。但是一個地方的繁榮，必定是因為生產的情形良好的緣故，勞動創造繁榮，繁榮就帶來享受，一般人若是飲水不思源，就會不事生產專事享樂，種下了社會的禍根，這一點却值得警惕。現在北山的治安還沒有到絕對安全的時候，我接受地方好友的勸告，只好打消遊意，久仰蘭谿富春江上山水如畫，這次因種種原因沒有去，不能作畫中之行，只好做夢中之行了。

金華的江西會館現在住有浙江省立第二育幼院，現在有百多個男女兒童，過去和現在，這個機關辦理得都很實際。目前內部的作業以紡織生產為主體，另外在北山麓有二百畝地的一個農場，師生集體勞動，每季都有收穫。此外再加上縫紉、畜牧，這個機關差不多到能夠自給的地步了。我去參觀時，經過江西會館的大廳，再曲折向後，廣場上有幾十架紡紗機在同時轉動，工作兒童的年齡都在十三四歲，技巧也很純熟。再走進一間大機房裏，又有十幾架織布機在同時工作。這部份工作的都是女童，另外還有經紗間、染紗間、自紡、自染、自織；土布的生產程序都完全了。這些兒童或者在戰爭中，或者在災難中失了保養，而時代的苦難，將磨練得他（她）們十分堅強，後日長大成員，將是極有作為的，我倒不必以兒女之態來為眼前的孤苦而就心了。

到金華後只有兩個晴天，第三天氣候變化，北山雲霧繚繞，城市就籠罩在雨霧之中。車站附近非常泥淋，這一帶地勢低窪，去年北山山洪暴發，車站積水數尺，有幾千噸貨物都受到威脅。有一位溫州商人告訴我：當山洪暴發時，金華中國旅行社的職工，曾經夜半在大雨中冒險搶救，保全了不少物資；這事後來得到軍管當局和溫州商人的獎勵和感謝。這次我在夜間踏着泥濘，冒着北風，去車站參觀貨物裝運的情形。在好幾盞汽燈照耀下，那數百工人的緊張合作場面，的確是偉大！往時，人們到金華、蘭谿，只是遊山逛水；還有金華的本地風光，勞動姿態，廣大的農村和城市勞動力所結合的許多有價值的東西，都被忽略了。新時代的生活將有什麼供你讚美，供你欣賞呢？如果誰在標榜閒情逸緻時，自覺有什麼東西和現實脫了節，內心感到不舒暢，那麼，這也正是值得自己思索一下的時候。我寫的僅是金華的一個斷片，從這斷片中看來，有勞動才有創造，金華風光處處都是好的！

六三一〇九〇

女畫家筆下的西藏

Lafugie 著
伍必熙 譯

西藏是我國大陸上尚待解放的唯一地區。它東連西康，北接青海、新疆，南西兩面與印度毗連，中間介着不丹、尼泊爾兩酋長國。北部是崐崙山脈，南有喜馬拉雅山，構成一塊極崇峻的台地，是世界第一高原。全境面積二百五十餘萬方里，人口約二百萬，平均每方里祇不到一人。西藏一向是我國的藩屬，但是因交通阻滯，政教不施，加以邊備空虛，因此受英帝國主義者的覬覦，百餘年來屢次割地（本文所述的喇達克亦在光緒年間割讓予英）。近日來，英美兩國更積極勾結，甚至在背後策動拉薩當局進行所謂「獨立」和「自治」的陰謀。我政府對此已嚴加注意，必能粉碎其陰謀，達到早日解放全藏的目的。

本文爲一法國女畫家在西藏及喇達克旅行寫生的遭遇，關於西藏及藏邊的風土人情略有述及，且在字裏行間可見到英人在該地的勢力，及當地的統治者和喇嘛諂媚外人的態度，茲譯供讀者參考。——譯者

剛出藝術學校不久的我，畫膩了農田中的牛羣和瓶子裏的花卉。東方的一切使我神往，因此我不顧一切阻礙與危險，立意出發去描繪東方的人民。

父母親都是普通的法國人，對我素來百般寵愛，突然聽見女兒要上東方去，眞以爲我發了瘋。外交部辦理出國護照的人員們知道了我想遊覽的地點，也竊竊私議，暗笑我的愚蠢。

但是我終於踏上了旅程。離家以來，先後畫了錫蘭、印度、越南、緬甸、暹羅、中國、日本、爪哇、巴里、婆羅門、伊朗、伊拉克、外約但、巴勒斯坦、敍利亞以及西藏等地的景色人物。汽車、牛車、獨木舟、竹筏、驢子、馬、犛牛、巨象等種種旅行方法我都嘗過。雖然所帶的武器祇有幾十支畫筆，可是却從未受到壞人的滋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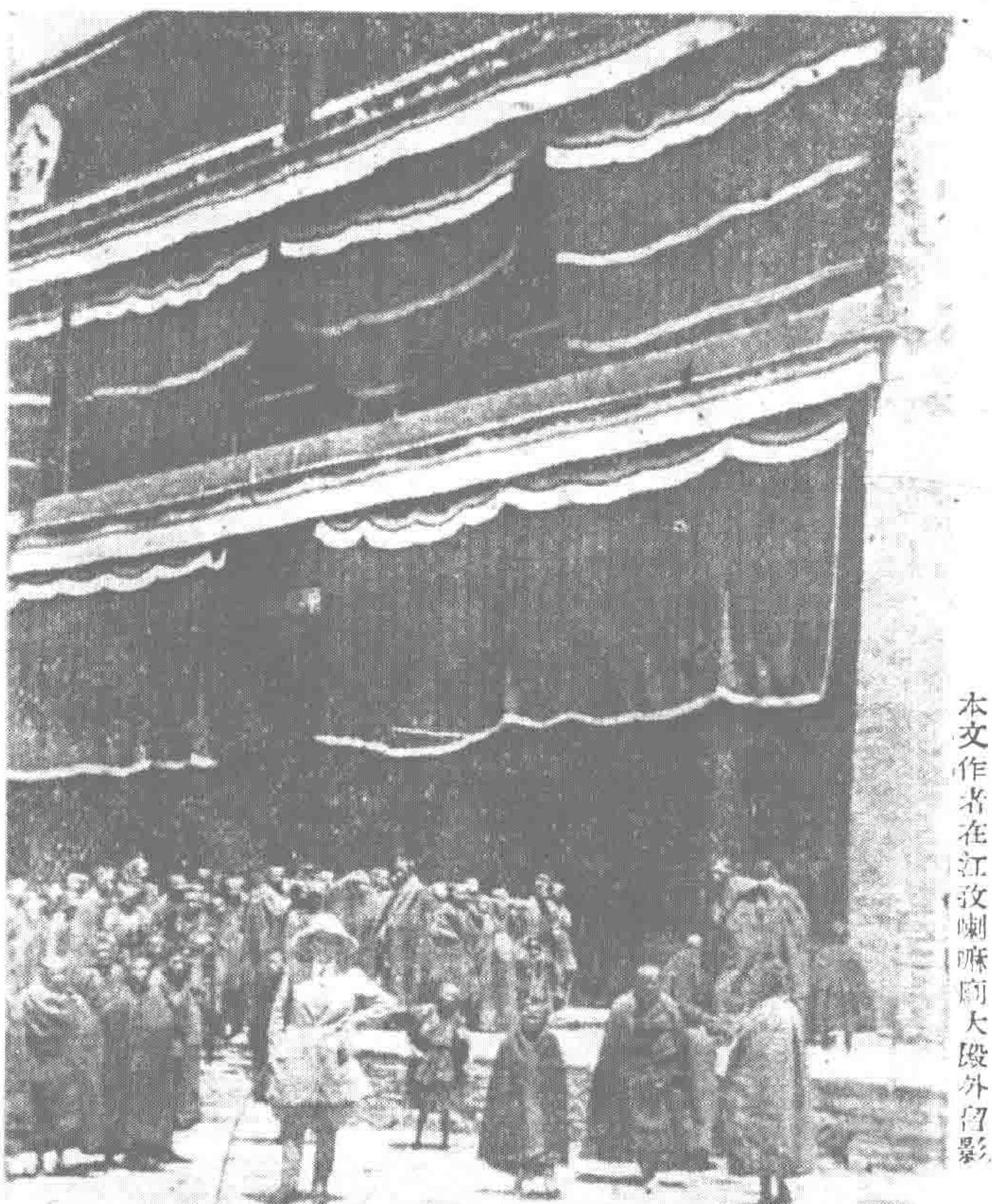
我相信自己的安全完全得力於我的畫具。那些畫筆、油彩，一旦塗上了畫布或紙面後，立刻有疑慮冰釋之功，而且還能引起當權者的興趣，因此到處結交朋友，毫不費力。不論是森林是沙漠，祇要我能放好我的畫架，便立刻有一羣人圍攏來觀看，就像巴黎街頭人們圍着那些街頭畫師一樣。要是我所畫的是人像，那末這些「看客」還會自告奮勇地指着他自己的臉、手脚或衣服，使我知道所畫的是什麼。

畫了三年印度的土著王公，使我看膩了那些大理石的宮殿，整套黃金的食具和鑲着白銀的汽車。人跡罕到的神祕的西藏，向我發出莫名的呼召。

出發到喇達克

印度的英國官吏聽見一個單身女子要到西藏去旅行，一驚非小。正以爲希望斷絕時，我竟得到了旅行的許可。可是他們預先聲明：英國政府對我的安全絕對不負責任。

爲了要遍訪我所要看的許多地點起見，我不得不先後三次進入亞洲中部的高原。在每年春天積雪溶化山路可通時出發，而在秋季山道堵塞前回到印度。第一次征程從喀什米爾的首府色林那加出發，目的地是西藏之西的喇達克。



本文作者在江孜喇嘛廟大殿外留影

在政治區域上，喇達克（Ladakh）是喀什米爾和加姆的一部份。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兩地



絕頂和峭壁是喇嘛們表現建築天才的地點

完全懸殊，簡直如南北極。喇達克的一切，完全與西藏類似。喀什米爾人以阿里安人種爲主，大多信奉回教，所住的是一個多水的翠綠的山谷；以蒙古人種爲主的喇達克人却信奉喇嘛教，居住的地點是個寒冷高亢的荒地。他們的宗教領袖是拉薩的達賴喇嘛，言語服飾亦與西藏無二。

我不懂藏語，可是知道一些印度話，所以在色林那加僱了一個懂印度話的西藏孩子充當嚮導兼翻譯。途中所需的一切費用都買了銀羅比，裝了滿滿的一箱。其他的旅行工具是毯子、行軍床、度夜的和炊物的帳幕，以及足供七個月的糧食。糧食除蕃薯、乾荳、麵粉、茶葉、咖啡、罐頭肉類和牛奶外，還帶了些菓醬，蛋糕和朱古力糖。別以爲這些東西不需要。這幾項甜的食品，後來却大大發揮效用呢！

上征途前最後的一樁準備工作是剪髮，將三千青絲剪成短短的男式。原因是爲了清潔衞生。平日所穿的衣服都完全留下，換上了馬袴、馬靴、男式的襯衫和外套。這樣打扮後，使許多喜馬拉雅山中的土著們不知我究竟是男是女。

我們從色林那加乘了稱爲「歇卡喇」的獨木舟在聖德河溯流而上，直到賈大巴。在這裏僱了幾個脚夫，將行李和糧食都放在蓋着獸皮的籃子裏，綑在五頭西藏小馬背上。

小小的旅行隊在四月的一個清晨出發，一路馬不停蹄，到日落時分才歇脚。其後多天中的行程大致都如此。吃午飯這件事，在我們看來，遠不及在天黑前搭蓬帳休息那般重要。日久之後，我巳能將午餐減少成幾塊蘇打餅乾，騎在馬上邊行邊吃，解決了一餐。

行到索那瑪格時，擋在我們前面的，是西喜馬拉雅山的高峯。這大山將喀什米爾分隔爲二，唯一的通道便是拔海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呎的卓及孔道。

冬季堵塞孔道的積雪，這時尚未全消。馬匹在深可及股的積雪中前行，勢不能再負馱人的使命。我便下馬步行。積雪最深處，馬匹常進退不得。於是脚夫們便前簇後擁地拉了馬頭和馬尾，把牠們拖出重圍。

每經過一條寒冷徹骨的冰川，我們便不得不將行李輜重全部重行包紮一次。堆滿白雪的小橋，在驚險萬分的峽谷上顫動着。孔道中怒號着裂膚透骨的寒風，風勢之大，猶如置身於風筒中。白雪反射了陽光，發出閃爍的强烈光芒，雖帶了太陽眼鏡還覺得刺眼。

行了十四個鐘點，祇走了八哩路程。那晚我們抵達了一間簡陋異常的歇脚小茅舍。這時我巳筋疲力盡，躺下後將毯子一蓋，便呼呼睡去。

這時，我們沿着特拉斯河（印度河支流之一）前進，在峽谷旁一條狹隘的山路上直走到喇達克。遇着對面有旅行隊過來時，便祇能將一切都寄託在馬匹身上，靠着牠們神奇的平衡能力，我們才不致摔得粉身碎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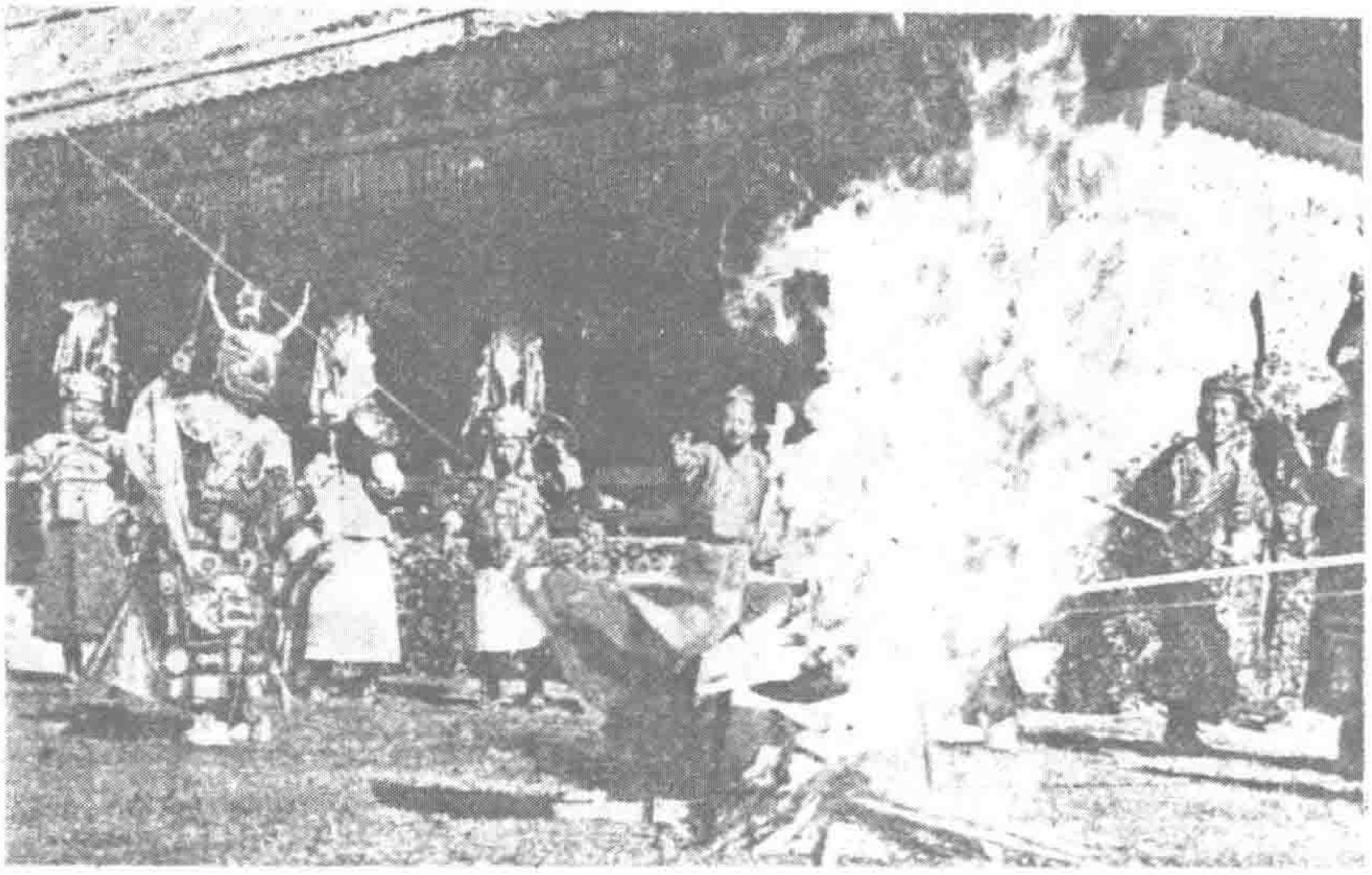
山路向上又向上，直行到一塊佈滿黃沙的巉巖上。烈日的燻炙和寒風的吹括雙管齊下。愈向前行，景色愈奇，數日中不見一草一物，難得有一條小小的冰川，蜿蜒流入村裏的綠蔭叢中。

宗教生活的標識

大自然雖然怪誕，人力的創造却更奇。那些喇嘛在這驚險的山道上建築了許多「曼尼」和「曲登」，更揀那最危險的絕頂和峭壁來建造喇嘛廟。通往每一個村落的道路上，大多有長長的「曼尼」爲標記。所謂「曼尼」，便是許多連接的石塊。這些石塊上都刻着一句祈禱文「你是蓮中之精英，阿彌陀佛！」在這些祈禱石之外，還

有以人力或水力推動的祈禱輪和插着的祈禱旗。他們相信這些工具都能自動的爲人禱告。

連成「曼尼」的那些石塊，都由虔信的喇嘛們雕刻後放置在山路上。這些石塊的神力，據說能使人死後靈魂少受磨煉，得早日超生。在棧道分成二支時，旅客照理應該行在「曼尼」的左邊，所以我總不忘遵行此慣例，那些疲憊的脚夫



喇嘛「跳鬼」神劇焚「鬼怪」之一幕

們却常置之不顧。

跋涉了一天，筋疲力盡時，「曼尼」是最受歡迎的東西。一見後便會不由自主的告訴自己：「村落近了」。那些聰明的小馬似乎也體會得到，常常嘶嘶的嘯着，仰了頭在空中嗅，像是聞到了馬廐的氣味。

行過了長長的「曼尼」牆之後，便是許多「曲登」。這是乾泥土或石塊砌成的小塔，盛放着虔誠的喇嘛們的骨灰。喇嘛屍體火化後，在骨灰中加些粘土，塑成一個小小的人形。「曲登」中都放滿了這些塑像。因此有的旅客替它起個渾名，叫「裝在缽裏的喇嘛」。

出卓及孔道後行不十餘步，便見到了這三種建築物。那時我們剛沿棧道轉灣，抬頭一望，赫然映入眼簾的便是山崖上的喇嘛廟。峽谷一邊西沉中的殘陽，使積雪的喜馬拉雅山發出萬道金光。棧道的一邊矗立着一條「曼尼」和幾百具「曲登」，上面是喇嘛廟和一個小鎭。這一幕就像十字軍故事中的城堡，非夢幻中不能見此奇景。我一見之後，立刻決定非畫此景不可。

繼續前進，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向前行，一路都走在「曼尼」的左邊，最後經過「曲登」之間的通道，在村落外面紮下了帳幕。

次晨，去觀光了喇嘛廟，這是我生平第一遭與喇嘛打交道。抵達那矗入雲霄的喇嘛廟前，必須下馬步上山石上的一條小徑。道旁許多高低不平奇形怪狀的住屋中的人們，都好奇地注視着我們。

這廟築在峭壁和山巔上面，高踞在峭壁的最尖端。廟裏的水和食物，都用滑車和繩子從峭直的山壁下徐徐吊上。這裏的喇嘛和藹非常，不僅殷勤招待，而且很願坐着供我畫像。

日將西沉時，我回到棧道去描畫金色的山峯。剛準備開始工作時，一羣老老少少的喇嘛從棧道的一邊奔來，圍在我肩膀後面看我作畫，有的還把玩着我的畫具。我想躲避他們的親熱，便放下工作走進帳蓬，但是他們又全部跟了進來，擠滿了小小的蓬帳，使我窒息。

正在無法可施時，救星來了。喇嘛寺的晚餐鐘敲了起來，於是大家都拔脚飛奔，吃飯去了。

看不見車子的耒城

出發後的第十八日，我們抵達了喇達克的首府耒城(Leh)。自色林那加走棧道到這裏共二百五十哩。城旁一個山峯頂上，建着一個廢王的白色宮殿。

排列成行的楊樹直通到當地的市場上。商人們懶散地在地上盤膝而坐。市場上有一條小巷通往一塊草地，我們便在此餵馬，且架起了帳幕。

高亢的耒城，祇有棧道與外界相通，所以是一個看不見車子的城市。來自拉薩、色林那加、柯旦和葉爾羌(新疆)，以及其他各地的商人，都以此爲終點，因此五光十色，熱鬧異常。客商棧中，犛牛、小馬和騾子都有。新疆客人在此卸下磚茶與氈毯，與印度客人易取香料和製成品。來自北方的膚色白皙的碧眼兒，與蓄着濃髭頭纏包布的喀什米爾人，精明的蒙古人，眼睛成杏形的西藏人，摩肩接踵。各種不同的衣飾及各種不同的人種，使我的畫筆有顧此失彼之慨。個個人都趕着交易，以便在秋天降雪前回到家裏。

喇達克的男子，將頭髮結成長長的辮子，爲了使它加長起見，更加上黑羊毛編成的假辮子。他們的褲脚管都紮得緊緊的，身上披了自織的長袍，腰裏束上一條紫色帶子。零星的用具如小刀、木碗、牙籤、針盒和銅的耳耙，都插在這條帶子裏。帽子是布的，可是兩旁有兩隻翅膀似的羊皮耳罩。女眷們的衣服也大致類似，但是不論貧富都得戴上許多項圈、手鐲、耳環等飾物。她們的頭髮分在兩旁，成翼膀形，上面架上一隻用木頭及皮帶做成的頭飾。頭飾上鑲嵌着許多西藏

產的綠松石。有不少女子將她們的全部珠寶都放在頭飾上，所以要覓富家女子爲妻的男人，常以頭飾作擇妻的標準。

我喜歡與喇達克人相處。他們秉性樸實淳厚，而且好客。女眷不避人，也不反對與基督教徒一同進食。

一妻多夫制的家庭

一天，我去拜訪了未城的一個小康之家。這一家共大小五口，三個丈夫都掙錢養家。我的目的是要觀看他們進餐的方式，所以和譯員兩人攀登梯子進入他們的餐室。室中陳設很精美。那女主人坐在缽子後面，笑容可掬地歡迎我。旁邊的一隻爐子上，一鍋湯正在沸騰，用來生火的牛糞，發出窒息的臭味和濃煙。屋頂上有一小孔，略略透出些濃煙，進來的空氣和陽光更少得可憐。這裏木材絕少，所以牛糞是最常用的燃料。

餐桌一旁，並坐着三個男子，他們的皮帽子都頂在頭尖上，露出剃得亮光光的頭，滿臉笑容。他們是三兄弟，也便是那女子的三位丈夫。這三位先生得意非凡，兩手不時拍着大腿狂笑。他們根本不懂得爭風吃醋，也不以自己的婚姻方式爲奇。

從餐室的一扇門中，可以偷窺到一間小小的臥室。當夜輪值侍奉的一個丈夫，便在門上掛起他的衣服，表示這地位已經預定，其餘的兩兄弟便祇能乖乖的另覓安歇之處。

家中唯一的一個小男孩坐在他母親旁邊。他的父親是誰，恕他不知。通常這頭銜總是由年齡最大的丈夫担任。孩子則從不知道「爸爸」這兩個字。他對三個男子都叫「舅舅」，對其他男子也一視同仁地叫「舅舅」。

女主人在鍋中盛了湯以後，便取出主要的食物來：那便是奶茶和糌粑。奶茶是在茶中加牛油和食鹽熬成。茶葉是西藏和中國其他各地由客商、帶來的磚茶，放在沸水中煮上一個鐘點左右，倒在一隻缽子裏，加上一大塊發酸的牛油和食鹽熬。糌粑是一種炒焦的大麥粉，揉成小團，吃的時候便醮又苦又澀的濃茶。整個喇達克和西藏的食物便是這種點心。除了難得有一碟肉或幾樣蔬菜外，許多西藏人便以奶茶和糌粑爲生，而且食來津津有味。我對糌粑倒很歡喜，可是那奶茶却不能下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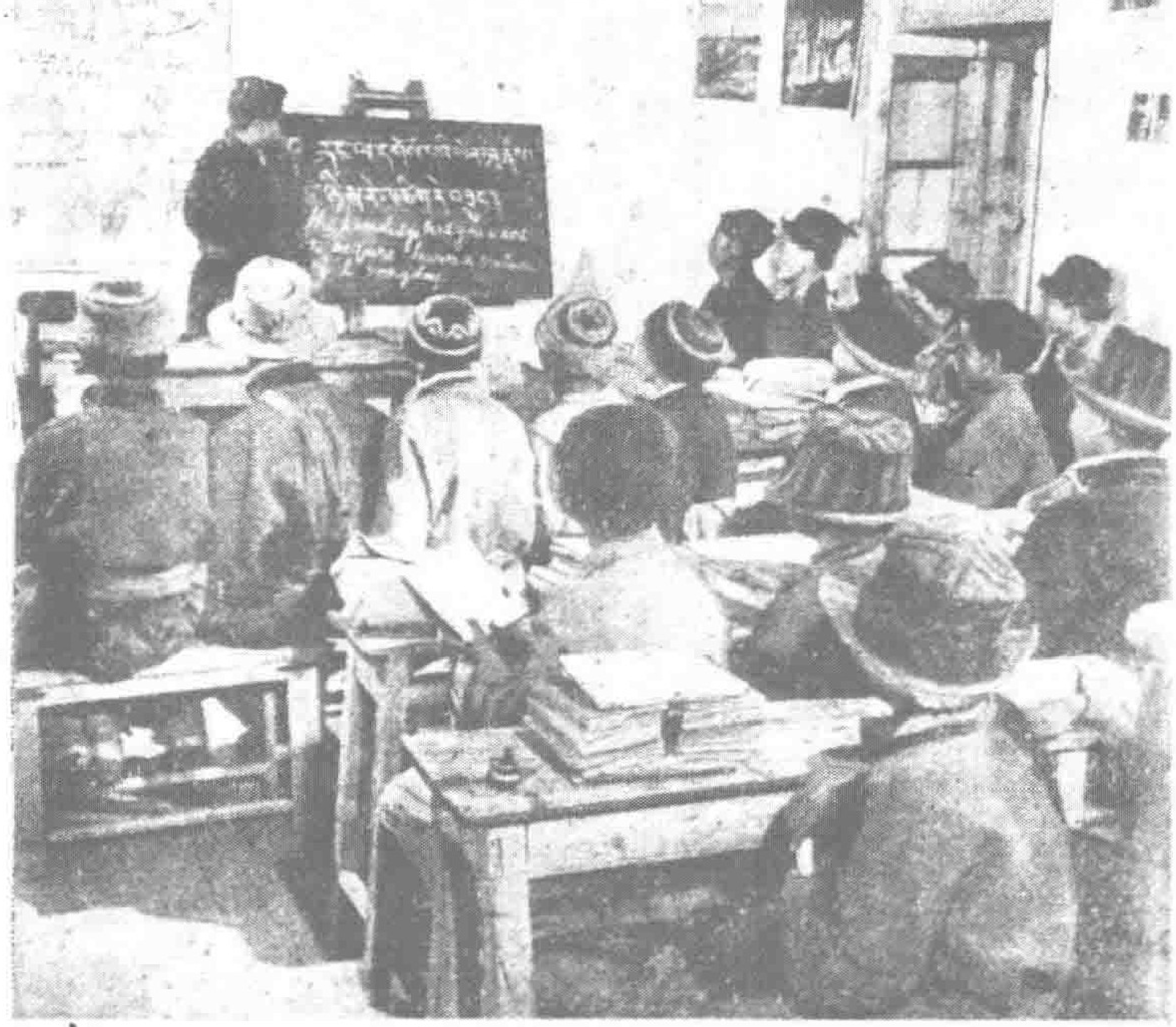
在我所作的不少東方畫中，最使西方人感覺興趣的便是關於西藏的圖畫。一夫多妻制是一部份回教徒的習慣，他們已見得很多，可是一妻多夫制却使他們稱奇不止。姑不論此種制度在道義上是否應當，實際上它的確有它的長處，那便是儘量限制人口的增加。在這樣貧瘠的地區中，人口的確是個重大的問題。同時喇嘛教也收容了將近六分之一的男女人口，這樣一來，使喇達克的貧困的現象減輕了不少。

在女子一向受約束的東方，一妻多夫制使女子處於掌權的地位。她管理着一家的孩子、食物、衣着和錢財，她是家庭的保護者。通常總有一個丈夫留在家中陪她。女子結婚時，有權同時「娶」得丈夫的兩個弟弟作爲「小丈夫」，丈夫的哥哥則不在此例。

在丈夫方面，一妻多夫制也有它的好處。三個丈夫中，一個可能是遠涉異地的客商，一個是在多草的高原上畜牧牛羊的牧人，另一個是雲遊各地的商人；一旦他們在外面的辛苦工作完畢後，便能回家來享受一些溫存，而且何等經濟！孩子也幸福。家中個個都愛護他，依他的性，因此通常都被寵幸得脾氣很壞。

看喇嘛「跳鬼」神劇

其後我與譯員兩人騎馬往未城二十五哩外的喜米斯廟，觀看喇嘛們每年一度的神劇，一般稱爲魔鬼舞。將近喇嘛廟時，棧道上都是熙熙攘攘



喇達克的小學校圖中黑板上所寫的是藏文

的朝參者，騎馬和步行的都有，個個都穿上最鮮艷的羊毛或絲質的衣服，大聲譁笑。喇達克的喇嘛屬紅敎，西藏的喇嘛則奉黃敎。朝參者的行列中還有印度人和回敎徒。紅喇嘛寬洪大量，一槪歡迎。

喜米斯廟盤踞在一個崎嶇的山峯邊，佔地極廣。我們抵達的那天，剛在盛會的前夕，每間山屋都在屋頂上插了祈禱旗，迎風飄展着。小販們在道旁攤了好多攤子，出賣糖菓點心。有些商人用印度，香料和白糖易取中國的茶葉、線香及西藏特產的瑪瑙，這是喜米斯一年一度的大市集。衣衫不很整潔的紅喇嘛在人羣中來來去去，檢閱着盛典的佈置。其中一個喇嘛劃了一塊平地供我搭起蓬帳。

次日天明，廟頂上傳來一陣喇叭和法螺的聲音，表示盛典開始。這樂聲在四周的山峯間來回迴響着，特別悅耳。

我走上了廟門前的石級，穿過一個日光普照着的大庭院，這庭院便是表演舞蹈之地。從我作畫的地點看來，廊中擠滿了各色人羣，男男女女的都坐着啃食物。不參加表演的喇嘛們，坐在一個高可三十呎的大佛像下數佛珠。負責管理的喇嘛都握着竹杖或鞭子，維持看客的秩序。

不久，大喇嘛駕到，盤膝坐在一個幔帳下，整天不動一動。

這時一個喇嘛樂隊發出一陣刺耳的怪聲。這樂隊中有十呎來長的大喇叭。這喇叭之王因爲重量太過，祇能架在木塊上吹奏。音樂開始後，舞蹈亦隨之開始。那些入禪的喇嘛們，終年除打禪外便排練這齣戲，故演來異常熟練。劇本的內容是闡明人類靈魂世世受着鬼怪的磨煉，唯有藉喇嘛的法力，才能驅邪滅妖超度靈魂。



西藏女子的頭飾

日落前，舞蹈告終，我很高興的放下了工作，滿以爲一天工作已經完畢，卻不知還有一張圖要畫。不曉得那一個多事的喇嘛，替我介紹了一個當地的畫家。我想那惡作劇者大槪是想看看我們見面後的反應。那位西藏的同行是畫拉薩佛像的專家，此次被喜米斯特地請來畫一副新的佛像。我留神看他的壁畫，所畫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佛像和妖魔。他看見我畫他的尊容時非常詫異，因爲他從未夢想人們會替活人畫像的。當我送他幾支畫筆時，這位矮小的畫家羞答答地微笑着表示謝意。他用藏文在自己的畫像上簽上了名字。

其後一天早晨七點鐘，我畫了一幅喇嘛誦經圖。

爲大喇嘛畫像

抵達廟中以後，我由喇嘛帶着穿過許多黝暗的長甬道，最後才抵佛殿。將近佛殿時，在風中送來一陣隱隱的鐘鼓聲，就像深水流過幽壑的聲音。我們走進佛殿時，幾百個喇嘛正在開始誦佛經。嘈鬧的鐘鼓聲，香燭和牛油的味道，以及硃砂，金黃和灰白種種顏色，將我弄得頭昏目眩。

當我的手在畫板上移動時，幾百隻眼睛似乎都在濃濃的香煙中注視着我。邊上碩大無朋的佛像，似乎也在油燈的微光下窺伺着。

一段經誦完後，一個司茶的喇嘛出來，在每一個喇嘛座位前的木碗中斟一杯奶茶。那些喇嘛便從身旁袋中取出糌粑，醮了奶茶吃。吃完之後，還將手指把木碗括乾淨，手上的油脂都塗在自己臉上，然後在法衣上揩拭油膩的兩手。

大喇嘛高高的盤膝坐在寶座上。這位大喇嘛傳襲的方式亦與達賴班禪兩活佛一樣。自我訪問後，這大喇嘛已經圓寂，由一個孩子繼任了。

這位大喇嘛已見了我兩次，所以邀我前去見他。我去時，他穿了大紅的袈裟，盤膝坐在書齋內一個坐墊上。書齋四周都用錦緞裝飾着，相當華美。我走入書齋後，他起身鞠躬爲禮，指着一隻坐墊叫我坐下。一聲鑼響，侍奉的喇嘛便端了奶茶和乾桃子進來。

我特地帶了自己的作品去供他欣賞。當我打開畫箱時，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他看了我畫架中的許多喇嘛很覺高興，有時還放聲大笑。這位和藹的大喇嘛不僅准我在喇嘛廟中任意出入，且答應供我畫像。

正在爲他作畫時，室中擠滿了朝參者。有些還是從蒙古跋涉而來求他賜福的。每一個朝參者，他都賜一條紅色的帶子。那些朝參者接受後便鄭重地圍在頸上，作壓邪物之用。

像畫好後，大喇嘛還爲我治印簽名。有了這張畫像，使我在此後的行程中賺開了許多寺院之門。

回到未城後，當地的首長接見了我。他見了大喇嘛的寶印，對我大爲敬佩，因此又准我北行到喀喇崑崙山脈的冰山地帶去。於是我便以帕米爾高原或新疆作此行的目的地。首長還派了一個侍從作嚮導，在胸前掛起一塊銅牌。靠着這塊銅牌，我便可以沿途徵用負荷的牲口。

我又另僱了幾個脚夫，每人給他們一副防雪眼鏡，一雙氈裏的長靴和厚氈毯。我自已還買了隻鴨絨睡袋。因爲此行要在一萬五千呎以上的高度過夜。我又買了幾籃活雞，可以沿途欣賞新鮮肉食。小馬也用來易了六頭犛牛。犛牛爲西藏特產，是高地上載物的畜類，初看好似很馴服，一用之後，才知道牠們易怒而善變，在狹隘危險的轉角時，它偏喜歡停下來打圈子，將行李一件件摔下。還有一個壞脾氣，便是不肯一前一後排列着走，即在最狹的地方也非並行不可，硬是將我的膝蓋在崎嶇的山石上磨幾磨！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摸熟牠們的脾氣。所以在能步行時，我總是不敢輕易勞動，直到疲倦不堪時，才跨上了木頭鞍子，拉緊了鼻栓上的繩子，想制服牠，但是不行，牠再也不理會你，所以我對付犛牛最好的辦法便是聽其自然。



抵達查東孔道頂點（拔海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呎）後的旅行隊犛牛背上的是作者

升至一萬八千呎的山頂

離開未城的第一夜，我們露宿在查東孔道。雖是七月，氣候酷寒。嚮導的孩子在牛夜兩點鐘叫醒了我，繼續前行。這時天空星辰燦爛，犛牛們被驚破好夢，在馱上行李時怏怏地咕嚕着。這一段幾乎都在積雪極堅的山壁上向上行，所以我總抓住了犛牛背上的長毛，免得向後仰跌。在山峯陡峭更甚時便下來步行，有時甚至不得不手足並用，與犛牛一較短長。

那天早晨七時，我首先抵達了孔道的頂點。回頭一望，其他幾頭犛牛的黑黑的頭顱，正從白色的積雪中漸漸呈現出來。可憐的畜生們兩眼血紅，口中涎水直流，一待卸下行李，便立刻躺在雪地上，動彈不得了。

脚夫們取出乾牛糞來生火煮茶，我想趁機煮些乾豆。却不知在一萬八千三百八十呎的高空，水還未到煮菜的溫度時，早已全部化爲蒸氣。籃裏的雞受不了寒，早已死得一乾二淨了。

下午一時，全體人馬開始向下行。先由兩個脚夫拿了冰鏟來前面開路。他們將冰塊鑿出一級級的斜坡，可以落脚，但是犛牛仍時常滑跌，將背上的行李轆重摔在冰山上。當夜行行歇歇，直到晚上十一點才止步。

這時我們進入了一個荒蕪險惡而又偉大絕倫的地區中。有一次我一人退在行列後面，從一個山谷中俯視，前面的脚夫與犛牛，眞如滄海之一粟。抵達魯勃拉河流域後，再向前行，一連數日不見一顆穀物。直到一個村落的外圍，才發現長着大麥。一萬五千呎的高度生着大麥，可算很稀罕了。我們一行人便在此宿營。脚夫們忙着洗衣做饅頭。我取出羅比來給他們一人一大把。他們拿了都將頭俯伏在地，然後伸長了舌作嘶嘶聲，原來這是表示謝意。

我爬山進入了小村上面的索瑪廟，請當地的大喇嘛供我畫像。這位大喇嘛自已也是拉薩訓練出來的畫家。他那書齋四周的牆壁便是他自已的作品。他送了一幅所作的西藏畫給我，我便以幾枝新的畫筆爲交換。這一來使他大樂，准我作任何要求。我便請求替我另換幾頭犛牛。

班公湖中洗了個澡

請求既出，村中的酋長便奉令替我去找犛牛。當他回來告訴我所需的代價時，我一口答應，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要他供我畫一幅像。這樣爽快的交易使他又驚又喜，因此在我作畫時，他那精明的兩眼還流露出奇怪的神情，嘴角上也掛着得意的微笑。

再向前行是一片單調荒蕪的地區，在結冰的石塊上不斷跋涉，沿途不時看見遇到暴風雪而困死的人獸們的屍骨。脚夫們見了都面呈不快之

色，他們力言決不能在降雪前越過喀喇崑崙山的孔道，回到未城。因此我不得不中途折回，但是却揀了另一條路線，可以經過班公湖，（在西藏西北——譯者），不必再走原路。

我們經過了路基模糊的棧道，繞過了二萬呎的高峯；有一夜，從冰山上吹來的尖刀般的寒風吹倒了我的帳幕，使我在帆布下偃臥了一整夜。

我們又攀登了一個一萬八千呎的孔道。每次上升至一萬七千呎以上時，我的兩耳總是嗡嗡作響，而且氣喘如牛，向上行了幾分鐘便必須停下來休息喘氣。脚夫們也大多不舒服。因此我取出了幾十片阿司匹靈分給他們，作暫時的治療。

掙扎着行到了一塊極高的高原。這雄踞世界之頂的高原，蓋滿了黃沙，其荒涼超出任何想像。這裏看不見一鳥一蟲和一根野草，極目所至都是黃沙、白雪和花岡石。行過一個山谷時，兩旁都是耀眼的白色花岡石。在一片刺眼的白色中，驀地見到了碧綠翠藍的水，原來已到了班公湖。沿着湖邊走了三天，右邊是挺拔參天的山峯，左邊是翠綠奪目的湖水，足下是帶紅帶褐的黃沙。這一天中午，我不能再抑制洗澡的欲望，便讓全隊人馬前面行，自已縱身跳在冰冷徹骨的湖水中，在一萬五千呎左右的高空來一次裸浴。這一來却苦了我！用盡全身之力，才沒有凍僵在湖水中。從此以後，我對喇達克人不肯洗澡的脾氣便很表同情。

數日後，我們越過了拔海一萬八千三百七十呎的羌格孔道，下山到了印度人所居的山谷中，然後直接回到未城，中途未遇到足記的事情。



作者與江孜長官太太合影

到達江孜寫畫

翌年，我得到了入藏的許可，於是作入藏之行。遺憾的是未能進入「禁城」拉薩。

我從喜馬拉雅山脚下的大吉嶺出發，越入西藏，沿途作了一幅「隱士茅舍」和一幅「火化喇嘛」。在多風的客商棧春丕，我畫了西藏境內第一個人像。那時我正在馬廐間盤旋，尋找材料。突然聽得一個喇嘛廟中傳來了一陣嘹亮的念佛聲。不待邀請，我逕自走進了廟門，看見一個作法的喇嘛正在行着一個可怖的儀式。他身上掛着許多人骨，吹的是股骨製成的喇叭，敲的是頭顱拼成的鼓，正在爲一個富有的養犛牛者在祈求畜類的繁殖孳長。所用的道具，都放在他四周。一隻紅色的桌子上放了兩隻燭台形的喇叭、油燈、茶杯和蜂巢形的麥粉餅。有時他停下來用一隻銀匙攪着幾隻小鍋中的牛油。在他後面有三個佛像，都蓋滿了朝參者所獻的帶子，其中一個佛像，已被完全蓋沒了。

這個喇嘛與衆不同，一般喇嘛都剃光頭，他却長髮過肩。當我請他供我作畫時，他立刻同意了。

到了江孜，我便久居下來。江孜是西藏重要宗教中心之一，地位僅次於拉薩。那裏的當局劃了一間屋子給我居住。他們准我在江孜四周隨意行走，但嚴格規定，不准我在外過夜。每天上午，我便往城內的商業區去描繪脚夫、農民、商人等。這裏的囚犯們，兩個兩個的拖着脚鐐，公然在街頭任意蹓躂着。每天黃昏時，我畫夾中便裝得滿滿的回到住所來。

在江孜所訪問的第一位官吏，是江孜的民政長官。他是拉薩的貴族，所居的堡壘瞰視着全城。

將近預定的鐘點時，長官派了幾頭小馬來接我和我的譯員，還有兩個兵士沿途護送。見面以後，我便將自已的白色圍巾除下送給長官，他亦與我交換，這是講究禮節的西藏人見面儀式之一。

我說明來藏的目的後，便請求他允許我爲他畫像。他一聽之後，頗有受寵若驚的表示。我見有機可乘，便進一步請求他准我前往拉薩。他立刻以粗暴的語氣說：「不行！」

在長官堡壘中嚐了一次西藏式的午餐後，我請他們夫婦倆在次日來一嚐歐洲式的茶點。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請。

邀請長官夫婦喝茶

那天預約的鐘點將到時，我留神着等他們前來，遠遠看見他們後面跟着二十來個隨從，眞把我急矮了半截。我焦急地問譯員：「要供給這麼多的人怎麼辦？」

「不礙事，小姐，」他泰然地回答道，「這裏的風俗是要請客人的侍從們吃的，這是我請的，東西我已全都買好了。」

這兩位貴賓對我遠道帶來的法國蛋糕異常欣賞，可是對包着錫紙的朱古力糖却遲遲不沾口，直到我吃了一塊之後，長官才拿起了一塊，先將

錫紙除下，放在長袍子裏。接着他太太也伸手過來取了嚐試，一試之後，這兩人便沒有住嘴，將一磅裝的一罐朱古力全數吃完，每一張錫紙都鄭重地留了起來。他們對楊梅醬亦非常愛好，所以我送了他們兩聽。可是飲了那歐洲式的罐頭牛奶，却幾乎使他們作嘔。他們告辭後，我便走上屋頂去攝取他們的背影，竟發現走了幾百碼後，他們便停了下來，架起火來熬那濃濃的奶茶了。

第二天，長官令人送來了一籃雞蛋，一袋白糖和一頭羊，答謝我的朱古力糖和菓醬。

長官如約供我畫像時，特地穿起了正式的服裝。他的氈帽上佩着一塊金鑲的瑪瑙，以示身份，使人見了知道他的權威。我發覺在除去帽子後，他的頂髻上也佩着同樣的一顆寶石。

像畫好後，長官太太替我穿上她的衣服，為我照了一張相。我開着玩笑說：「穿了這套衣服我可以到拉薩去，沒有人會認出我了。」那長官聽了，立即面如土色，懇求道：「別這樣做；你這樣一來，要害我失去一切官爵、地位和財產了。」

幾天後，長官太太請我去參加堡壘中舉行的一個女眷的遊園會。園中有一個僱來的樂隊發出震耳欲聾的怪聲。男傭們將食物傳遞着送到一個陳設華麗的帳幕中。除點心之外，更以銀杯飲「槳」助興。這「槳」者，便是一種大麥釀成的酒。在座的十五位女客個個向他舉杯祝壽，使我不得不一個個陪着乾杯。四杯下肚，已使我有騰雲駕霧之感。那些賓客們也都酒酣耳熱，談鋒益健，嘻笑熱鬧非凡。天下女子到處都是一樣。我一稱讚她們的衣服和珠寶時，她們便得意非凡，有些甚至一定要我穿帶一下，但是却沒有一位賓客願意嘗試我那馬褲、馬靴和扁扁的呢帽子，人人見了我的短頭髮都覺奇怪，我們互相從頭到脚地審視一番，相對大笑。

日落時，賓客們都騎了馬回去，侍從跟在後面。她們從不步行，因為貴族是不作興步行的。其後我又替長官太太和一位拉薩打扮的朋友畫了像。這些女太太眞瑣細，整理頭飾和衣服，至少要一個鐘點！

描繪神祕的佛殿

我的繪畫的名聲愈傳愈廣，不多幾時，我廚房中便常常擠滿了貧苦的西藏人，希望一見圖畫紙上的自己的面貌。有一天，一個貴族前來請我為他作畫，原來這就是道中莊的長官。或許因為他年紀還輕，所以還未帶上瑪瑙的寶飾，但是耳朶上却帶了官吏級的耳環。他身體已很肥碩，又在那錦緞大袍裏面穿上了好幾件長袍，因此更顯得臃腫，兩條手臂祇能像蟹脚似地支在外面，不能好好的直垂着。

當我請他簽名時，他竟出我意料地用藏文和英文簽上了名字，而且得意地和我握手。握着那塗滿牛油的手指，眞使我「受之有愧」。

我時常闖入那些圍着紅色高牆的喇嘛廟，和喇嘛們混得很熟，因此每逢舉行盛大的宗教儀式時，他們總請我前去。有一天我畫了一幅黃教僧徒們的背誦經文圖。另一天，我去參觀江孜西的當孜廟，正在觀摩時，聽見一間上鎖的房間裏發出一個含糊的聲音來。領我參觀的喇嘛便為我打開了門。這是一個小小的廟殿，點着盞黯暗的油燈，壁上掛滿了骷髏、虎皮和獸屍，祭壇上放着許多碗聖水。在一個跪墊上盤膝坐着兩個喇嘛，那小喇嘛在打鑼，他的「古拉」（師傅）在搖鈴，後面有一個塑像，用布蒙着，祇露出一個頭和一男一女握着的手，想來這必是那老喇嘛在教小喇嘛戒除六慾，修心淨性吧。

我在這黑黝黝的小佛殿中逗留了半天，在油燈光下畫了張水彩畫。雖然打開了殿門，可是香燭、獸屍和歷久未洗的衣服所發出的氣味，使我難以忍受。兩個喇嘛始終坐着念經，沒有對我望一眼，要是他們不時停下來斟一杯茶，我還以為他們入了昏迷狀態呢！

其後我又去謁見了當孜的大喇嘛，示以數月來的成績。我的譯員對這位大喇嘛敬畏非凡，因此他始終匐伏在地上，不敢抬頭。那晚我成了廟中全體喇嘛的賓客，參加了他們的盛宴，食物中還有肉類。餐後騎馬趕回江孜，已過了半夜，疲憊不堪。

在「世界屋脊」上往還

夏季將過時，我按先前的諾言回到印度，但是獲得了來年再去的許可。

第三次的行程從印度的西姆拉出發，從巴旁孔道越過崇高的山嶺，沿印度河西北行，最後又到了喇達克。這次所行經的荒蕪地區中，人跡所及之處很少，棧道亦不明顯。遇到狹的冰川時，我們便手拉手地涉着冰水過去，以免被急流沖倒；遇到較闊的冰川時，便不得不用「繩橋」渡過。渡過派洛理急流時便用這方法，全隊人馬費了兩整天才到達彼岸。

抵達河邊後，先由村中一個土著從徹骨的寒水中游到對岸。僱用這位先鋒需要花相當代價。他一邊游，一邊還曳着一細連着粗繩的線團。兩岸的巨索放置好以後，便在繩索上縛一隻椅子，用滑車將椅子從急流的一邊繫到另一邊。

全村的人都圍着看我渡河。正在冰川中央時，山谷中吹來陣陣怪風，將我吹得忽前忽後。俯視那澎湃盤旋的急流，使我不由想：萬一繩索斷了怎辦？那知不想猶可，一想之後，幾乎昏厥！我們的行李，也以同樣的方法渡過了河。可憐的是犛牛，將牠們一頭頭趕進峽谷中，讓牠們在急流裏像蘋菓似地滾動掙扎着，到達對岸時，已離我們一哩多遠了！

此後一路平靜，我們又行到了喇達克，再沿印度河到未城。我在這世界屋脊上的行程便至此告終。沿途所見的一切都已收上了我的畫布，這些經驗，使我再也不會遺忘。

我很懷疑是否再有任何畫家會完成與我相似的作品，因為近年來，一般土著們醉心於歐化的一切，大多已換上了質地普通的布褲子與布裙子，那些綉工精細的五色彩綢，已在迅速地滅跡了。

六三—〇九八

華東農展的偉大成功

陳其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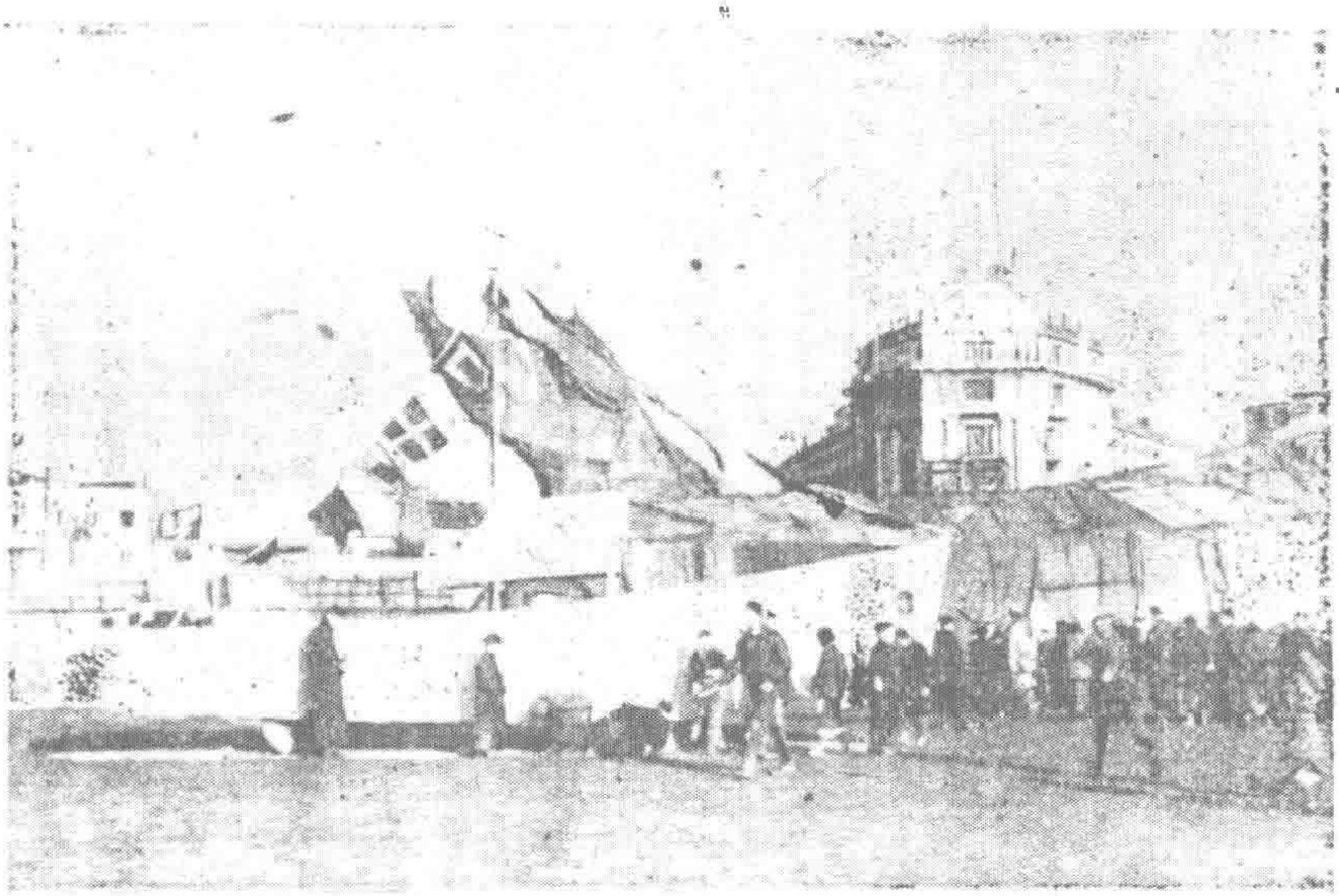
華東區第一次農業展覽會，在勝利解放後的第一個新年元旦開幕，於一月十五日勝利閉幕，十七日正式舉行閉幕式，並作大會總結。計十五天中，總計參觀人數在四十二萬二千人以上；元旦開幕這一天參觀的就有四萬五千人之多，最初幾天接連下着雨，不免影響；但最後閉幕的一天，觀衆竟多至四萬七千人，在三個進口處排了很長的隊伍，入晚七時後尙有無數觀衆在會場中留戀不去；並有無數觀衆請求延長展覽期。這次農展有這樣多的觀衆熱烈地參加，是上海破天荒的第一次展覽會，可說是最大的成功了。筆者於元旦開幕那天排了兩小時的隊，始得購票進內參觀；因爲參觀的人過多，祇有走馬看花般約略看個大概而已。二日起便是雨天，直至五日天始放晴。筆者爲了急於攝取會場各種活動情形，上下午均到會場工作；但因場地大部份是爛泥漿，爲了攝抽水機抽水，左脚全弄濕了。直至晚上返家，脚經凍腫了，一連痛了十餘天，在閉幕那天的上午始勉强再到會場參觀，仍是匆匆看個大概而已，要將整個會場情形作詳盡的記述實在不可能；展覽會本身刊行了兩期會報，各報連日均有會場情形記載，和對會場某一部份有很詳盡的特寫；筆者所要說的話，差不多早被說過了。不過本誌的讀者遍及全國各地，自然有不少人無法前來參觀這個盛會；並且有不少人未訂閱上海各報；爲了這個原故，有將農展情形作概括敍述的必要。

會場的一段歷史

華東農展是設在上海市中區跑馬廳。提起跑馬廳這地方，在過去是我們感到最不快意，尤其是市郊農民兄弟最痛心疾首的地方。自鴉片戰爭結束後，滿淸政府被英帝國義暴力所壓迫，簽訂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後，上海於淸道光二十三年（公曆一八四三年）開闢爲中英五口通商之一的商埠，隨於淸道光二十五年（公曆一八四五年）設立英租界，這租界地方原是濱海漁村，跑馬廳地方爲一大村落；英帝國主義恃有堅砲利兵，用暴力圈劃地方，名爲徵用，以最低微的代價，將歷代相傳生於是，住於是，食於是的農民兄弟姊妹們趕出去，供他們——帝國主義者和買辦，資產階級等最少數人的消閑娛樂，而實際是賭博的賽馬之用。而被迫離開了跑馬廳這塊膏腴地的農民兄弟們，卽告流離失所，這是何等不平的事！他們——帝國主義者和買辦，資產階級等最少數人像發瘋般在中區跑馬還不過癮，又到引翔、江灣兩處圈農民田地建跑馬廳，每次舉行瘋狂般的跑馬時，將附近農民的田作物踐踏到一塌糊塗，使農民兄弟哭訴無門。因之，上海市郊的農民兄弟一提到跑馬，便痛心疾首。而中區跑馬廳，除了跑馬時，買得起高價的馬票可以進入外，平時是不准我國人進入的。抗戰勝利後，租界早經收回，而跑馬廳這地方，當時的市政當局原擬闢爲公園，英帝國主義者籍口產權關係，橫加無理阻礙，進行多次的商談，毫無結果。直至解放以後，我國國旗始得在跑馬廳高高地飄揚，當去年十月間，全上海人民在跑馬廳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時，全上海市民得自由進入，這是何等值得欣慰的一件事。而這次華東農展以跑馬廳爲會場，更具有特殊的意義。跑馬廳是在中區，是交通的中心，會場三個進口，有軌電車有1、9等路；無軌電車有17、18、20等路；公共汽車有1、6、9、10、13、21、22等路可到達。至四郊農民前



農展會設在武勝路普安路口的大門（三個大門之一）



在鯨魚形建築的水產部旁邊有上海水產公司之新式漁輪實物展出

來參加農展，公共交通公司奉准發售農民乘車優待票，以減輕其負擔，農協會並派員駐站照料；因此，農民兄弟前來參觀的特別踴躍；在全數四十二萬二千人中，至少有十二萬以上的是農民兄弟，這是發揮了城市和鄉村的密切結合作用。

會場各部的介紹

華東農展籌備工作開始於去年十一月，雖僅有短短的兩個月，而展出有這樣好成績，完全由於工作人員有很高度的辦事效率和彼此的密切合作。大會共動員了技術專家和農科學生三千六百多人；參加展出的單位一百零四個；展出共分十部，包括各式圖表七一九種，照片一〇七八幀，標本二六五九種，實物一一七二件，器械五〇八套，模型二二六座，解釋圖六二二一張，解釋表五一張，竹棚長約三里，佔用跑馬廳場地一九〇市畝，這樣大規模的展覽會不僅是上海市，並且在整個華東區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這個大會的成功，正如農展會主席團執行主席李人鳳部長所說：「在組織上，技術上，與動員教育作用上，都給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和今後的農業建設，作了極重要的貢獻。」

華東農展會既具這樣大的規模，稍爲仔細看一遍，至少便須五六小時以上；好在大會的設計佈置是有系統性的，從那個進口入場，依規定的一貫路線看下去，總可看到完全。不過，參觀者對於時間的支配，應該有所預計，對於與自已生活無何關係或者不感到興趣的，可以像走馬看花般過去；留有充分時間仔細看自已認爲值得重視的材料。大會的佈置，計分爲：

1、中國農業建設途徑部　主要的擺着兩套模型：一套是舊的破落農村的縮影；一套是老解放區農業欣欣向榮的情景；旁邊配合着許多繪畫、圖表現出來的資料。可使觀衆瞭解過去和現在農業的情況，和今後發展的方向。

2、農藝部　包括稻、麥、雜糧、大豆、油菜、菸草、茶葉等我國農業產物。分門別類，各有實物展出，並逐項說明性狀，栽培方法，分佈情形以及成品的加工製造等。使觀衆可以明瞭某種作物的營養價值和經濟價值。

3、病虫與藥械部　主要的爲當前積、棉兩種農產品在栽培與貯藏中所發出的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這裏有實物和有生動的模型展出，使農民觀衆可以明瞭應用那些藥械防治虫害，以減少農產品的損失。

4、園藝部　包括果樹、蔬菜、觀賞樹木和蔬菜的加工與貯藏。這裏展出的主要爲實物，筆者所最感興趣的爲山東省所產的：每顆重逾十餘觔的大白菜，每根重逾一觔的大葱，和每個近一觔的大蘋果，多麼富有營養價值！在最近的將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實有積極提倡的必要；關於栽培技術方面，值得各地農民兄弟詳細研求。

5、土壤肥料部　這裏所展出的：是華東區的土壤分佈情況；指出所謂鹽土和酸性土壤是什麼一回事。幷介紹肥料的種類、製作、使用、和肥料對植物生長的關係。使農民觀衆可以得到土壤學基本智識，幷可明瞭如何施用肥料。

6、紡織與纖維部　這是農業與工業密切結合的縮影，展出的有實物表演和鮮明標本。如稍爲詳細看一遍，便可明瞭：各種土種棉與改良棉的栽培和產量的情況比較；棉花收穫後軋花加工的情況和紡紗製布的過程：並及黃麻、蠶絲、羊毛各種生產與加工紡織的情況。

7、農業工程部　這裏展出分爲三部份，即：一、各地現用的各種農具與改良農具；二、機械化的耕作農具；三、是農田水利的機械；面積最大，佔全會場的五分之一。這裏有實物如拖拉機帶犂、割打機、和水車、風車、抽水機經常輪流表演給觀衆看，最引起注意。

8、水產部　這是一座鯨魚形的建築，在會場中最引人注意的。魚形體內分二十四室有實物和圖片展出。主要的爲過去的漁民生活的痛苦，改進中的水產事業，增加漁業生產，增加漁業生

產的各種技術方法。

9、林牧部　這裏是森林和畜牧的兩組。主要展出的，森林部份有：華東區現有的森林情況，森林對水土保持及防災各種重要性，和林木的加工製造。畜牧部份有：許多國內外優良品種，各種家禽家畜及其飼料與飼養方法；並用圖表說明牲畜的疾病狀況及治療方法。這裏告訴觀衆，一切牲畜的嚴重瘟病，都可以克服的，現時已在逐漸克復中。

10、蘇聯農業介紹部　這裏所展出的，雖然僅有十餘張畫圖，一百餘張照片。但具體表現出三部份，即：一、國家農場、集體農場的管理、技術與生活；二、蘇聯農業偉大生產的勞動英雄的事蹟；三、蘇聯人民科學家米邱林、李森科學說的說明。這裏說明蘇聯老大哥社會主義的農業建設過程，給我國農業建設前途的好榜樣。

大會除以上十部之外，尚有表演台、放映室、和服務部三部份。

表演台隨時有各種通俗性的講解，藥械及小型農作工具的說明與表演；和活報、腰鼓、歌詠的演出。

放映室專放農業科學的電影。

服務部出售有關農業的物品，供應觀衆食飯地方，幷有郵、電及人民銀行臨時辦事處為觀衆服務。同時為觀衆旅行服務起見，大會請由本社在會場設辦事處，辦理解答旅行詢問事項及代售團體車船票；本社本服務旅行宗旨，幷特價發行有關旅行書籍。

受到表揚的展品

大會展出物品總計七千多件，自不能一一介紹。經大會依極必要與可能的原則，經過各總結小組的研討，勞動英雄的提供意見，以及大會總結委員會的最後決定，有下列各展覽品受到表揚和獎勵。（以大會佈置部門先後為序：）

1、山東實業廳捕蟲運動大圖片。
2、山東農業試驗所十種小米品種。
3、山東莒縣農場的五種高粱品種。
4、南京大地農具廠萬能鋤。
5、南京農推會糧食增產圖表、照片、標本全套。
6、農林水利部病蟲藥械廠之菜蟲藥劑及手搖撒粉器。
7、農林水利部病蟲害研究室倉儲害虫防治法。
8、大倉陸敬臨君自培之留蘭香品種。
9、金大農學院之大蒜與山胡桃良種。
10、永利化學公司之硫酸錏。
11、常州萬盛鐵工廠之磨糖爐。
12、上海農民鐵工廠之鐵牛車。
13、蘇北鹽城之改良洋風車。
14、蘇北之繆氏水車。
15、中國蠶絲公司之刻絲。
16、上海水產公司華盛綢廠之漁網及白棕繩。
17、上海水產公司魚肝油。
18、吳淞水產學校之紫菜繁植法。
19、汪石甫君設計之人工孵卵器。
20、鎮江四岔農場之油桶良種。
21、浙大農學院之米邱林李森科學說圖解及標本。

勞動英雄的簡貌

這次華東農展的成功，筆者認為是農業科學技術和勞動農民的經驗相密切配合。由於山東、蘇北、浙江各地區農民勞動英雄的前來出席，為這一意義的有力證明。農業勞動英雄在會場講話，解說勞動經驗，和農業工程部表演新式農具的應用，最受觀衆，尤其是農民兄弟的歡迎。這次前來出席的農業勞動英雄計有九位，上海各報記者均有個別訪問，在報上發表詳細記載。這裏祇有作最扼要的介紹：

劉老好是蘇北漣水縣五港區人，現年六十一歲，是九位勞動中年紀最長的一個。他是窮苦的僱農出身，苦了大半生，到新四軍解放了蘇北，在減租減息運動中，被選為組長，得了三畝多地，生活便開始好的轉變，從此便大力搞生產，搞支前，搞參軍。被羣衆推選為勞動英雄，擔任當地生產推進社的主任。

陳維方是淮陰區勞動英雄。貧農出身，當十八歲時被迫當壯丁，充兵役，後來隊伍打垮了才



農業工程部展出之蘇北鹽城改良洋風車本有風扇六片遣時適遇大風兩片已足旋轉之用


鄰近賽馬道的服務部出售有關農業的物品

逃回家，他母親因此病死，靠施棺下葬。鄉保長又來拉壯丁，他糾合了二百多人進行自衛，才沒有被再抓去。以後靠做短、長工過活，到二十五歲時，民主政府建立了政權，他的家才翻身，把典掉的田地購回自耕。他很熱心響應政府號召合夥互助，到處宣傳，動員隣居合夥，組織了互助組。在他全心全力領導下，互助組有很好成績表現，就被羣衆選爲勞動英雄。

董力生是個女勞動英雄，今年二十七歲，住在山東省竹庭縣城頭區青墩村，小時在青島紗廠做工，十四歲時因工廠一齊罷工回了家，就學着到海濱挑鹽推鹽賣，一九三九年八路軍到來了，她的勤苦生產幹得更起勁了，一連再勤苦了三四年賺了一些錢，就治上了七畝地。一九四三年濱海等區在坪上召開勞模大會，她因爲生產發家被選上勞動英雄。當國民黨反動軍隊進攻她家鄉時，她一心要支援前線，堅決加入担架大隊，全隊中祇有她是個婦女，可是她拚命趕隊，在有名的孟良崮大戰中，五十八天有十天晝夜沒有睡覺，成績挺好，她這一隊被詳爲『鋼鐵担架隊』。她於去年被選爲山東勞動婦女代表，到北京出席全國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

王福祥是蘇北鹽城尙莊區灣海鄉北堡村人，本來是自耕農，後來被高利貸拖垮了，到處流浪，曾在上海當過四年碼頭工人，才回鄉當僱農。當新四軍到蘇北，他生活始轉變了好起來。他很熱心響應政府號召組織換工，組織貧佃農九戶參加，並當了組長和合作社經理。由於吃苦耐勞，做活搶先，搞換工會動腦筋，在生產上表現了好成績，一九四四年被選爲鹽阜區勞動英雄。

王炳奎是新解放區的勞動模範，住浙江蕭山縣臨浦區白鹿鄉，今年五十歲了。貧農出身，勞動力最强，最能耐苦。在去歲解放軍到了蕭山，他才開始翻身，被羣衆推舉爲白鹿鄉農民協會副主任，他堅決領導大衆減了租，并領導全村會員開荒，很有成績，由臨浦區大會推選爲勞動模範。

馬星祥是魯中南區勞動英雄，沂南縣人。在抗戰期間爲八路軍表面上推麵送麵，暗地裏收買槍枝，很有成績。他當了村指導員和生產大隊長，組織了變工組和合作社。那時國民黨反動軍隊打到魯中南，他率領村子裏三百多人撤退到沂水柴山區堅持邊沿武裝鬥爭，一面又領導搞生產，撐過了一年，渡過災荒，戰勝了敵人，被選爲勞動英雄。

楊恒倫是山東渤海區勞動英雄，現年五十一歲，中農出身。他在本村——博興縣閆坊區楊家棗行村組織勞動力推動了生產；把生產、支前、治黃三項工作密切的結合起來，克服了種種困難，并領導全村羣衆大翻身，在減租、減息和土改的工作中起了核心作用。因此他在閆坊區和博興縣的勞模大會上，被選爲一等勞模。

李正是蘇北地區的勞動英雄。她本人是江南常州人，嫁了泰縣的裁縫才到了蘇北。她家在種種剝削壓迫之下，丈夫、婆婆、叔子、姪子先後一個個死了。牘着她和兩個襁褓的兒女，沒有錢又沒有地，祇靠做手活過苦日子。新四軍到了蘇北，她才開始新生了。由於她的勤勞刻苦，和對羣衆生產工作的積極帶頭，被選爲村長。爲了要支前參軍，她更發動婦女們從事田間勞動，很有成績，又被選爲婦聯會的生產委員。

徐志清是蘇北的勞動英雄，泰興人，今年祇有二十三歲，是七位勞動英雄中最少的一位。泰興在一九四一年就解放了，那時他才十五歲，就決心參軍，爲了年紀過少，祇充任通訊員。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九年的八年間，他家鄉曾數次遭敵人進攻，他留在鄉下，組織兒童團，領導七八十個兒童幫助生產；又組織民兵協助生力軍作戰，保衛農村，打擊敵人。他又在土改中擔任翻身委員，領導窮人向地主鬥爭。在一九四八年底又堅決幹支前工作，在淮海戰役中送軍火、送糧食、抬傷員，都起了帶頭作用。事後在評功會上，被評爲二等功臣。大軍渡江後，他回到本鄉，動員人民組織互助組，有很好成績。

建設新中國農業

參觀大會的農民兄弟，對於新式農具特別注意；他們看了新式農具的效力，誰都盼望在最近的期間，能够把這種種新式農具普通推廣到廣大的農村去。他們腦筋中浮起了將來的農村一定能成爲集體化的美麗遠景。

新式的農具中，有：

一、改良農具部份的棉田中耕農具和棉籽條播機；

二、農田水利部份的改良水車，改良風車和抽水機等。

三、農械部份的適合集體化拖拉機。

此外有割打機，碾糖機，新式馬拉犂，解放式耘鋤等等，名目甚繁多，不及一一再述了。

中國是以農立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直至現時在國民經濟中，新式工業不過百分之十，而農業仍佔百分之九十。我們農業如果不從事改進，將無法成爲現代化的國家，在過去談到農業的改進，祇有在技術方面着眼，有不少人在外國搬來了不少學理，及抄來不少新式農具的圖案，說要如何應用科學去播種、施肥等等。但因爲將農村間生產關係擱開了，結果是『此路不通』，毫無一點成就。現在由於解放戰爭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土地改革有了合理解決，將過去農村中所有封建地主、買辦的剝削生產關係基本上全部粉碎了，從此便可建設我們無限美麗遠景的新式農業。

本社服務之光

瑞士商薛天利公司理事蒲杜克君，與同伴九人由青島來滬，一切旅行手續均由敝社青島分社代辦。蒲君等安抵上海後，即於一月廿四日致函敝社，對於此次旅行上所獲得之種種便利，與青島敝分社服務之妥善週到表切探切謝意。

永安紡織公司副總經理，頃函本社云：「敬啓者，敝公司此次自香港轉卸青島之棉花，荷蒙貴社負責代爲提收，妥運來滬，手續簡便，經驗宏富，運輸迅速，足見貴社服務周到，克享令譽，洵有由也。專泐申謝，敬頌公綏此致中國旅行社。

永安紡織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郭棣活啓。

公元一九五〇、一、七。」





荒域塞北

洪文瀚

從蘭州循一條荒凉、寂寞、沒有淡水可飲的路線到了寧夏中衛後，精神上已是非常困憊，很想換換新鮮，找一條荒老、廢棄的古道回去。

這一條荒老的道路，是在十二年前被遺棄的。許多依靠過往旅客為生的飯舖、車店、小店，在這一條道路宣告破產的時候，只好紛紛歇業、倒閉，另尋出路。結果，沿途一些村鎮，形成空前未有的荒凉、冷落。

以前，這條路上，雖經常有車馬通行，但沙坡頭至孟加灣子八里路間，沙山綿亙，直逼黃河河沿，道路無法開闢。車輛到沙坡頭後，須裝渡船，溯黃河而上，至孟加灣子登陸。而今，這幾只渡船，雖仍冷清清地停在河邊，但早已老廢，不能航駛了。

雇不到代步的工具

從這邊回蘭州去，交通工具，很成問題。雇大車吧？從前的車路，早被大車吞噬；雇牲口吧？在這人煙絕跡，水草毫無的荒野地區，有誰願意受雇呢？雇大車吧？滑杆是不進寧夏的，生長在這邊的土著，恐怕還沒有見到過；跑路吧？又找不到揹行李的伕子。這眞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我既決定要從這條路線回蘭，縱遇更大的困難，也是要想法克服的。

我們幾個人，均忙於試雇返蘭的交通工具。忙了兩天，還是毫無頭緒。我想：這問題並不簡單，如果不求助當地的政府，將是無法解決的。

我獨自一個人赴縣府訪周縣長。略事寒暄後，即述明此行任務，并據實告以在這邊自行雇牲口的許多困難。我請他能幫忙代雇幾頭牲口。他說：縣府代雇牲口，如未奉省府令准，是萬萬做不到的。

的確，我在一些村莊裏，早就看見這樣像是非常愛民的文告。如果他不能為我另外想些辦法的話，就勢難取道這一路線返蘭。因此，我只好硬着頭皮，繼續請他幫忙代雇幾頭牲口，所需費用，是決不計較的。

他對我的處境，總算能表同情。蒙他破例通知警察局轉飭聯保辦公處，代雇三頭毛驢。但預定起程的那天，望穿秋水，竟沒有看見毛驢的影子。



荒涼的塞北

我想：周縣長代雇的牲口，既係由警察局轉飭聯保辦公處代辦，再到縣府去查詢，反多一層麻煩，還是逕向聯保處而洽來得便當。

聯保處離宿舍不遠，那是一間普通民房，兩名鄉丁，穿着便衣，荷鎗緊彈，站在門口守衛，原來這是徵兵的機構。幾間四合廂房，均臨時改為看守所，拘留着不少壯丁。裏面人頭擠擠，像在審什麼案子，聯保主任為此弄得更是忙中加忙。前幾天為抽壯丁，他被毆辱一頓。頭上的傷痕，今仍存在。他對人相當熱誠。我一提牲口問題，他忙稱：三頭毛驢，已向各保徵用，準於下午送到。

將近黃昏，果見鄉丁牽來兩頭沒有鞍子的毛驢。覩此情形，不禁愕然。而另一頭毛驢，他說明早才能送到。我吩咐他要把鞍子一同帶來。

次日，天剛破曉，大家均起床捆行李，盥洗過後，進食早點。為着沿途沒有村落，無飯可食，無水可飲，故向隔壁燒餅舖定製了幾十只葱花餅，另外買了不少梨子。

聯保辦公處少送的毛驢，今晨已派人牽來，後面還跟着一個婆娘，接着又來了兩個。我問她們為什麼沒有人跟牲口？那知問出麻煩來了！她們一個個都潑辣得很，自稱全是寡婦，那裏來跟牲口的人？我問鄉丁為什麼不把缺少的鞍子，一同送來？鄉丁竟轉向她們發脾氣，鬧成一團。她們諉稱這是家裏磨麵的牲口，根本就沒有鞍子，問我從那裏去要！鄉丁無奈，只好回到聯保處，另找兩只鞍子和一個跟牲口的人來。

她們見計不逞，就哀懇將牲口放還。一方面謾罵保長不敢抓上戶的牲口。看她們的情形，的確也够可憐。但在無其他兩全的辦法可想時，只好請她們受點委屈了。

剛把行李抬到牲口身上，一個婆娘，忽跑來緊偎着她的牲口，大哭大鬧起來，說是牲口馱得太重，會在路上壓死。毛驢的載重量，我是清楚

六三一一〇四

的，那裏會有這末一回事。她哭哭啼啼跟着我們跑到大街上去，總不成話。我對她說：「你的牲口，一定會和你喂得很好，脚錢也會如數付給跟牲口的人，請你放心，不必害怕。」她聽了我的話，才默默無言地含着淚水，送她的牲口走了。

土地被流沙吞沒了

出西郊，走過一片小平原，再爬上一個高坡，不覺已踏進一個平凡而單調的黃沙地帶。

啊！這一地區，原也是一片青葱而肥沃的土地。但不知在那年那月，令人咀咒的流沙，竟遠從騰格里移從過來，累得舊有的道路、農田、村莊……支離破碎，一片衰頹景象。

我們沿着黃河右岸走去，頓時可以發現兩個不同的境界：一個是黃橙橙的，一個是翠綠色的。由騰格里不斷移來的流沙，到了河邊，就無所施其伎倆了。它繼續移運吧？只有交付流水，在渤海組成一部份的淺灘。但，話又得說回來，這頑固的流沙，無時不在俟隙而進。當黃河凍結的時候，就藉着狂風的掩護，浩浩蕩蕩向隔岸侵襲，使青翠的山巒，也聚積不少黃濁的流沙。長年累月下去，不是很值得担憂的麼？

在這流沙與半流沙的地帶，跑了四十里後，即抵著名的沙坡頭。舊日過往的車輛，原來都在這坡下的渡口上下，故房舍較密。自一些撐船和做小買賣的人，失去生活的泉源後，紛紛遠徙。剩餘下來的人，多是一些不能勞作的老弱。

這裏，距離寧、甘兩省的邊界還有好幾十里，但出境檢查，却在此地舉行。聽說這邊對於商旅的檢查，是非常嚴格的。受檢查的人民，常有被毆辱或物件無故被沒收情事。我到了這邊，自動送護照至該所查驗。該所職員，却非常客氣，隨帶的幾件行李，他也不要拆開來看了。

據當地的居民告訴我，沙坡頭的房舍，有很多埋在沙裏。這話我很相信。因為我眼見晝夜不斷東移的流沙，已爬上好幾幢房屋的後牆，時機一成熟，即將爬上屋頂，然後由屋頂沿着屋簷放下一幅沙簾，掩蓋着這殘存的幾幢房舍。

從沙坡頭西南角上前行，忽見幾株沙棗樹。但過半部份，已埋在沙裏。彷彿是幾根樹幹，插在沙丘中一般。

一座高大的沙山，緊傍黃河，無路可通。我們從那波浪形的沙坡上爬去，隨即留下了鮮明的足印，一霎眼間，又被飄來的流沙所填沒。要不是趕牲口的老漢，熟悉途徑，說不定會走進騰格里的絕境呢。

幾頭毛驢子，在這陌生而鬆軟的沙坡上行走，似是感到無限的驚奇與艱辛。沿着沙坡爬去，沒有幾步路，就停住不走了，老漢就把牠一頭頭推過山頭。

我為着想一嘗沙漠中步行的滋味，特和老許約好，不管前途是怎樣的艱辛，非步盡這沙磧和荒灘不中止。

在流沙上步行，雖覺新奇有趣，但走起來也就够吃力。大約每前進一步，即須倒退半步。

好容易爬過幾座沙山，方走進一個半流沙的地帶。這時，零亂的房舍，廣闊的耕地，已映入眼簾。這個村落，原是一個重要的水陸碼頭。凡是過往的車輛，都在這邊上船或登陸，故曾繁榮一時，然今日的情況，却已大非昔比。

由這邊繼續前行，地勢已比較平坦，但路上仍平鋪着鬆軟難行的細沙。好容易跑到近甘省邊境的長流水後，才借到一間矮小的民房住宿。

荒無人跡的世界

次晨起來，食罷早飯，即行起身。今晚住夜的地方，不在路線上。全程八十里地內，不但沒有人煙，就是苦水和污臭的窖水亦不可得。故今晨特將所備乾糧、水菓，另袋裝儲。

從這邊走向今晚的歸宿地，仍是綿亙的沙山。鋪在地上的細沙，不斷地朝着東南角上飄去，但遇到幾株紅柳或一些駱駝刺時，即以這障礙物為中心，造成一座饅頭形的沙丘。我們最容易感覺到的，是嘴唇邊的水分，被蒸發得發痛，不到半天工夫，上面結成一層白霜，痛得更是難受了。

我們在這細軟如綿的沙地上走着，精神是枯燥極了！走了不少路，沒有見到一片青山，一株綠樹，一股細流；沿途不但人影絕跡，就是掠空的鷹影，亦一無所見。走在這荒漠之中，不知還有什麼人世？

走進荒灘，流沙雖沒有和我們絕緣，却已開始見到一叢綠草，草叢中還長着稀疏的野葱，即順便摘了些來佐餐。同時，我們就在這荒灘上，揀了一塊平地，卸下馱架，停留下來，開始野餐。從中衛帶來的梨子，這時成了最寶貴的飲料。

從這邊前行，約摸有三十里地光景，見路旁邊有一座廟宇，為西北角上飄來的流沙所圍困。這廟宇名茶房廟。入內巡禮一番，除有一個守廟人外，空無一物。他說：廟裏飲用的水，須用毛驢從二十里以外的地方馱來。看他的光景，大有活不下去的趨勢。

由茶房廟南行，我們開始留意走向今晚住宿地的途徑。假如這個地方找不着，那末，今晚的飲食問題，就不能解決了，幸腳夫富於沙漠旅行的經驗，他不時爬上山坡上去瞭望。後來，給他發現山凹裏有條小路。但，這是否到那獨家村去的呢？誰也不敢說。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好試探一番。

爬上山坡，盡是一片枯黃的野草，野草中隱藏一條小道。我們在這小道上奔走很久；見一座房舍，孤零零地處於荒山之間。走到那邊，得悉果是馬場。這幢小屋子，已有回教徒四人趕着兩頭梅花鹿住在裏面。得悉他們是遠從青海到寧夏去的。

一行六人至此，飲用的水，驟成問題。掌櫃的以時間已不早，忙趕着毛驢子到十五里地外的荒灘馱水去。

此間屬甘肅靖遠管轄。據掌櫃的說：這邊距甲長住的地方，還有二、三十里，而方圓十幾里地內，又沒有旁的村莊，所以，一切攤派，再也輪不到他的頭上。這自由自在不受保甲長剝削的生活，他感到是非常的幸福。

從這邊去營盤水，共有九十里。近來天時甚短，如果不早些動身，定難趕到那邊去住宿。故大家商量在天未亮前起程，免得臨時在途中再發生種種困難。

這天，老許特別機警。上午三點半鐘，他就喚醒測工起來燒飯。測工從中衛出發以來，大概是不習慣這邊生活，他老是咳嗽，精神很壞，臉容也消瘦不少。老許叫他起來，他看看月亮，認為還太早，怪老許不該這時就喚醒他。

路是遙遠的，自非爭取時間不可。我起來了，他們也就跟着爬起來。用罷早餐，抬上馱架，把牲口拉到門外，準備起程。為着到大路上的途徑不熟，特請掌櫃為導。

路是崎嶇的，在夜月下走起來，一高一低，更是吃力。我們為免迷失方向，均相互呼喚，以資聯絡。同時，在這荒野區域，因向來不大安靜，今在黑夜裏摸索前進，難免不生意外，故請護送的三個士兵，持鎗實彈，分插於行列中，以便應變。

走了一個多鐘頭，天才破曉。當紅日由沙山後面湧現時，景色是怪美麗的。然在這荒無人烟的沙漠裏面，卻又顯得是非常的悽涼。

走在這黃沙漫漫的世界，雖感到景色的單調，空氣的乾燥，以及徒步的困難，但當我拾到幾塊枝葉清晰的植物化石時，卻又感到有重大收穫似的，在內心浮起着愉快的漩渦，並從而讚美着西北的偉大了。

沒落中的村落

我們朝東南角上走去時，綿亙不絕的沙山，已慢慢地拋到後面。地上雖仍平鋪着一層細沙，但行走其上，已不大感到吃力。繼入行一條為土山所夾峙的沙溝。溝寬八十公尺，一羣駱駝，躺在地上休憩，溝中有水井一口，駝伕提着一個不漏水的籐籃，不斷地汲水給駱駝喝。駱駝喝好水後，他們就在這邊架起火來作飯了。

我們為着想一嘗游牧式的生活，特和駝伕借用炊具，並親自到井邊汲水，分工合作的煮了一鍋大米稀飯吃。

駝伕對我說：這邊原是一個站口，名清鞍子。他們指着溝旁山溝上的頹垣說，那就是原來的村莊。自甘、寧兩省的大車交通，轉移到黃河東岸後，這邊已沒有什麼客貨往來，村民站不住脚，紛紛他徙。時至今日，已寂無一人。舊日的房舍，亦早歸烏有。的確，沿途所見到的一些村莊，亦在沒落的途中。今如用陸地測量局民國二年測繪的地形圖到實地去對照，有好些村莊，早已失其蹤影。

午飯後，大家躺在沙地上休息。待起程跑到營盤水，彷彿是進入一個刼後的世界。十餘戶土房，東倒西歪的排列着。內面除剩下一只土炕外，均空無所有。據說：這邊原有居民二十餘戶，今僅剩八戶。他們所過的苦難生活，似乎有兩種難以挽救的刼運。第一：過去以麵食、脚店為生的，自交通重心轉移河東後，相繼倒閉，無法生存；第二：以農耕為業的，因沙漠不斷南移，空氣乾燥，雨水缺乏，耕地被掩，無法繼續生存。現活在這邊的，僅賴摘些髮菜，換取糧食，以延其生命的殘喘。

營盤水迤西，是一片廣闊的荒原。從這邊走過去，另有一條大道。那是由蘭州往阿拉善旗的。據說：路旁立有蒙、漢的界碑。這一地區，今雖屬寧夏管轄，但漢人的牲畜，如在界碑以西放牧，須向蒙人繳納草稅。

我原想跑過去看看界碑，但在時間上，已不許可，只好用望遠鏡瞭望往昔內蒙界內的景色。

營盤水人民所過的生活，困苦到極點。我們住在這邊，連鷄蛋、青菜都買不到。他們吃麵飯時，難得有小碟野葱點綴。這晚，我們吃自備的大米飯，也就只能買碟野葱來佐餐。

走進頹廢的長城

翌晨，我們又走上百餘里地內沒有人烟的旅途。在這一旅途中，不單是沒有人烟，即連一棵沙棗樹也看不見了。滿目淒涼，不知幾時才能化這荒磧成沃野？

跑了六十多里路，才見西北角上有一條車道，蜿蜒南來。車道上烙印着輪跡。這是由擦汗池運鹽入甘的大道。在大道上走了一段，即進入萬里長城。城為土築，經數千年風雨剝蝕，已殘闕不全。

這一道頹廢的長城，在古昔原是蒙、漢間一道壁壘。數不清的頭顱，曾在這邊拋擲；汨汨的鮮血，曾經染遍這廣漠間的每一粒泥土。而今，只是徒供過往的旅客憑吊能了！

今天，走了很多路，不覺右脚已起泡。但，我仍要堅持既定的主張，非跑完這荒磧不中止。我忍着劇痛，藉拐杖的力量，蹣跚走去。不久，已隱約可以望見一條山，我高興得要歡呼了。我像是在寂寞的海洋中，漂流一個悠久的歲月，一朝望見大陸，內心就有着無限的慰藉似的。

跑到一條山，卻又感到此地的荒涼。這裏雖是鹽運必經的重鎮，惟經多年的兵荒馬亂，有些房舍，竟空無人居。想不到這不景氣的逆流，已襲到西北的每個角落。

當晚，住在一家大車店裏，派測工買了些羊肉來煮麵，藉潤枯索已久的胃腸。

在這邊，盤桓的幾日當中，迭蒙劉君、張君等盛意拳拳，良深感謝。

從一條山返蘭州，已進入「苦死老子，飽死兒子，餓死孫子」㊀的砂田地帶。

㊀甘肅的農田，大多缺水灌溉，為保藏地中水分，使不被烈日蒸發，多在田中舖砂，名為砂田。舖砂初期，因甚艱苦，故云苦死老子。數年之後，土地日臻肥沃，收穫漸豐，此時或已交給兒子耕作，故云飽死兒子。數十年之後，砂中飽吸老硝，農田生產力日漸削弱，此時，或已由孫子耕作，故云餓死孫子。

房山之遊

萬峯

一九四九年秋末有東北之行，余提早赴北京作部署。時值人民政協開會，好友雲集京中，我除了接洽至東北事情外，無事可做，乃作房山游。房山亦名上方山，夙稱為幽燕奧室，北互居庸，東迤漁陽，西走紫荊，而會於京城，即太行山脈也。

山在北京之西南房山縣境，計程一百五十華里，距縣城八十華里。自京中去有二種走法：一搭京漢鐵路過良鄉站至玻璃河下車，經玻璃鎮李莊東營至孤山口。自玻璃河至孤山口，計三十華里，為入山之門。二在北京珠市口搭長途汽車，經盧溝橋至房山縣，再至孤山口，里程較前一條路線略為遠些。惟因房山縣西南有周口店礦場，經常有載運貨車往來，隨時可搭乘。我採取了第二路線。

晨六時出發，五小時抵房山縣，在縣城雇黑驢一匹，驢夫伴行。據驢夫述房山縣係二三等縣，耕地缺少，人民一半要靠周口店煤炭礦為生。抗戰期間即為老八路游擊區，人民對革命意識，極為堅強，惟生活並不富裕。一路行走，但見農民正在收穫包米等作物，因旱災缺水，年成大壞。太行山脈橫亘嵬崿，鬱勃雄秀，均為西山支脈。吾們的方向係直取西南角，旋抵天開村，多棗林，訪天開寺，僅存遺跡。據北方人稱：天開寺乃後漢以後，幽州最古之寺院，以寺前山谷開朗故名。旋抵孤山口，稍憩，續行十里，經下中院上中院抵接待寺，乃兜率寺之招待處。時已下午五時，余本即欲上山，寺中香火相告山上無人招待，知客有事赴鄰村，晚間方能回來，乞留一宿再上山，允之。

兜率寺

上方以兜率為中心，四週有七十二庵，均屬於兜率。各寺若擁若綴，環繞山谷間，蔚為燕州佛教勝地。據志書稱：兜率肇自陳隋，而興於明代。有明一代太監當權，侫佛修廟之舉，時有所見。如神宗時之司禮監太監馮保，山中碣石，述其名獨多。明朝太監，是炙手可熱的，他們運用政權，來修造寺廟，禳災求福，無非出之自私心理。吾們目睹昔時的精廬靜室，今日成為荒草斜陽，實不禁有今昔之感。

在接待庵駐足之次晨，偕知客上山。自庵之右側行里許，經兩崖間，危磴偃臥，涉躍其上，過筏漢嶺，至一平坦處，曰歡喜台。至此又可望見摘星蛇，乃上方山之絕頂也。從木叢中見百步雲梯，懸崖中紅樓一角，乃雲梯庵。計躡石梯二百餘級，旁有鐵鏈，經四大曲四小曲抵庵，級盡即為上方寺境。回顧石路漫漫如白沙一垠，是即頃來之徑。再行五里，過欵龍橋，經延壽、藥師、瓣香、塔院、紅橋諸庵，均破壞無人；乃抵兜率寺，尚稱完整。當家和尚已赴天津，祇有一山西僧及香火二人守寺。據僧云：上方昔年香火甲於河北，雲游僧侶及苦行頭陀禮佛上方，香火極盛。自抗戰軍興，游人絕跡，山中寂然；解放以後，除北京師範大學一羣學生，於九月間來山外，祇有君一人；而來自江南更所難得。余告以三十年來，雲游山水，固與出家人同一心情，寺僧聞言，為之莞爾。

兜率寺居上方之中央，後為錦繡峯，左文殊峯，右毗盧峯；西方有峯高聳雲霄者，摘星蛇也。寺附近有龍虎峪、一斗泉、斗泉巖諸勝。右側則有藏經樓等庵，淩亂不堪，因無人管理，門窗鐵器部分，均為鄉民所取去；幸兜率附近諸樹林，尚保存完整。最近地方政府剴切佈告，不得任意採伐。

綜觀上方面積並不廣大，深邃幽靜則過之。以地處山脈之陽，乃有冬暖夏涼之妙。自孤山口曲折縈迴而達兜率，如深入內室。故房山之名，頗名副其實，譽為幽燕奧室，亦非虛語。

雲水洞

雲水洞與上方齊名，為游者所必去。出兜率寺西行，經文殊殿、聽梵橋、地藏殿，均圮傾。余嘗讀謝振定氏游上方記，及蔣竹莊氏大房山游記，均謂險阻，乃決意欲上，候雲水洞回來，定當攀登。行數里，抵洞口之大悲庵，庵中僅有一老者；與之商量引導，伊稱未曾進過洞；導遊山西僧，則稱祇進過一次，並不識路，二人均有難色。余強之再四，方允同往。覓得火炬二，照耀入洞。初進為一甬道，兩壁皆石鐘乳，右方刻有西方接行佛。行數十步忽然如入大廈，地上突然隆起，若丘陵。余所攜電筒極小，而兩火炬亦黯然無光，如萬一火熄，勢將無法出洞。乃命老者守出口處，余與山西僧各擎一炬，摸索前進，相約如火燼，則彼此呼應，以便聯絡。再前進達第二險，險更狹，余思所攜炬火光既不亮，即有好景亦無從看見，進亦無益，不得已乃悵然而出。

余曾游庚桑、善卷、七星、冰壺諸洞，並深知雲水實為諸洞之冠，今到此尚未能窺其全豹，為之悵惘不已。據蔣竹莊氏所述：洞分四進，每進有一險，第一險為入口處，第二險名油簍門，第三險名鷂子翻身，第四險曰南天門；全洞共有百餘景，均石鐘乳所結成。第一進有臥虎山、馬峯窩、雲彩山，半懸山、上天梯等景。第二進有長眉祖師、獅子望蓮、鐘鼓樓、雲鑼、石筆、白龍潭、仙人橋、觀音說法、玲瓏塔、象駝寶瓶諸景。第三進有千層萬層山、棉花山、白麵山諸景。第四進有須彌山、將軍柱、通天柱、石猴山、金

魚山，至洞底有十八層羅漢，均維妙維肖云。大都遊人至此止，計長三四里。茲特錄之，以供後遊者之參攷。千萬應注意者，入洞必須備有充分燈光，如汽油燈或多枝火炬，方能照得清楚。

自雲水洞歸來，乃亟欲登摘星蛇，環山而行，遍覓不得路，乃擇一陡壁處攀登，漸上壁更陡削，雖一足指亦不能容，卽蔣氏所稱之石級亦不可得。乃廢然而下，既不能盡收雲水諸勝，又未登摘星之頂，只得悵悵返寺，此皆山中缺少嚮導之故。

餘音

此行，又碰到我旅行經歷中之足述者。當我離開北京時，有朋友勸我注意交通問題。爲鄭重起見，請北京公安局給一路條，據稱可毋須辦理。於是請局方在上海公安局所發通行證批「往游房山」字樣，一路無話。惟鄉人對我特別注視，余以爲外鄉旅客，原無可奇之處。抵接待寺往宿時，夜間有人民武裝隊往來查夜，出給證明文件，亦相安無事。第二天往兜率寺，俟由雲水洞歸來，突有武裝鄉民隊伍六人來寺，對余作描準放射狀，情形嚴重，余知必有誤會。據隊伍稱：各鄉接報告，謂一形跡可疑之人來山，故特上山查詢。經解釋並出示通行證、身份證後，隊伍要求隨往村公所受訊。經雙方談話後，彼此始瞭解。據稱房山地區，自日本侵略後，外來旅客甚少，而余穿西裝衣着異樣，致引起鄉民的疑奇。余允宿一晚下山，親往村公所投到。越日由知客和尙陪往，經村公所區公所至房山縣人民武裝部隊，作一交代。爲了此事，白白多跑了三十里路，至房山縣住一宿搭汽車返京。經此一番餘波，可證明老解放區人民的組織堅強。他們怎樣保護他們自己的紀律，一點也不肯放鬆。旅行者如赴山鄉游覽，最好向當地地方政府報告，或請領一證明文件，始可避免發生波折。

本來我預備游房山，後再往西峪寺看石經山小西天石刻。寺距接引寺五十華里，據稱有七井五洞之勝，井卽地鑿成，深廣丈餘，湛臨不知所自出；冬不冰，夏不涸。洞貯北齊慧思大師及其徒靜琬法師所創梵經石刻，自隋迄金遼有石刻千餘版，爲燕京最著名之金石。據知客僧稱：西峪寺原爲京西大寺，抗戰之役，燬於日寇炮火，寺全廢。惟小西天石刻，尙完整無缺。余以往返百里，既無宿處，又急欲下山，無心前往，惟有待之他日矣。

常熟在蛻變中

章元鳳

常熟是個好地方，十年難得一年荒。……正因常熟的秋收，年年常熟，所以多的是騎在農民頭上吸血的地主。

自清朝到民國，經北洋軍閥到國民黨統治，常熟地主們的利益，未曾稍動毫末。除北伐初期，他們撈過一撈，可是國民黨反動派背叛了革命，從打倒土豪劣紳而勾結土豪劣紳，地主們溫床底下又添上了火焰。

抗戰前，每畝土地，地主至少好淨多銀圓五元；如果你有一百畝地，每年好有五百元，你不須勞動，一家衣食便得無憂，這是小地主。常熟還有些大地主，幾千畝不算多，多的是一萬畝。想想看，五萬元銀圓，是多少農民胼手胝足勞動的累積，專供一家一年的享用，財富分配，不平如此，中國那會不革命；國民黨的統治階級，本身個個是大地主，他們那肯實行土改。

講到常熟大地主們揮金如土的故事，說起來令人發嘔，我且舉幾個小例子：

某巨室在抗戰前，每天要買銀圓十元的鮮蝦，擠取了蝦仁，去喂綠毛烏龜；多看綠毛烏龜，可以養目。——這是烏龜享福。

某大家在抗戰前，每天要買銀圓二十元的鴿蛋，掏取蛋黃去養芙蓉鳥，多聽芙蓉宛轉，可以怡性。——這是同胞吃子孫。

常熟的大地主，過去每千方萬計，勸其子孫抽大煙。聽起來這似乎是矛盾，其實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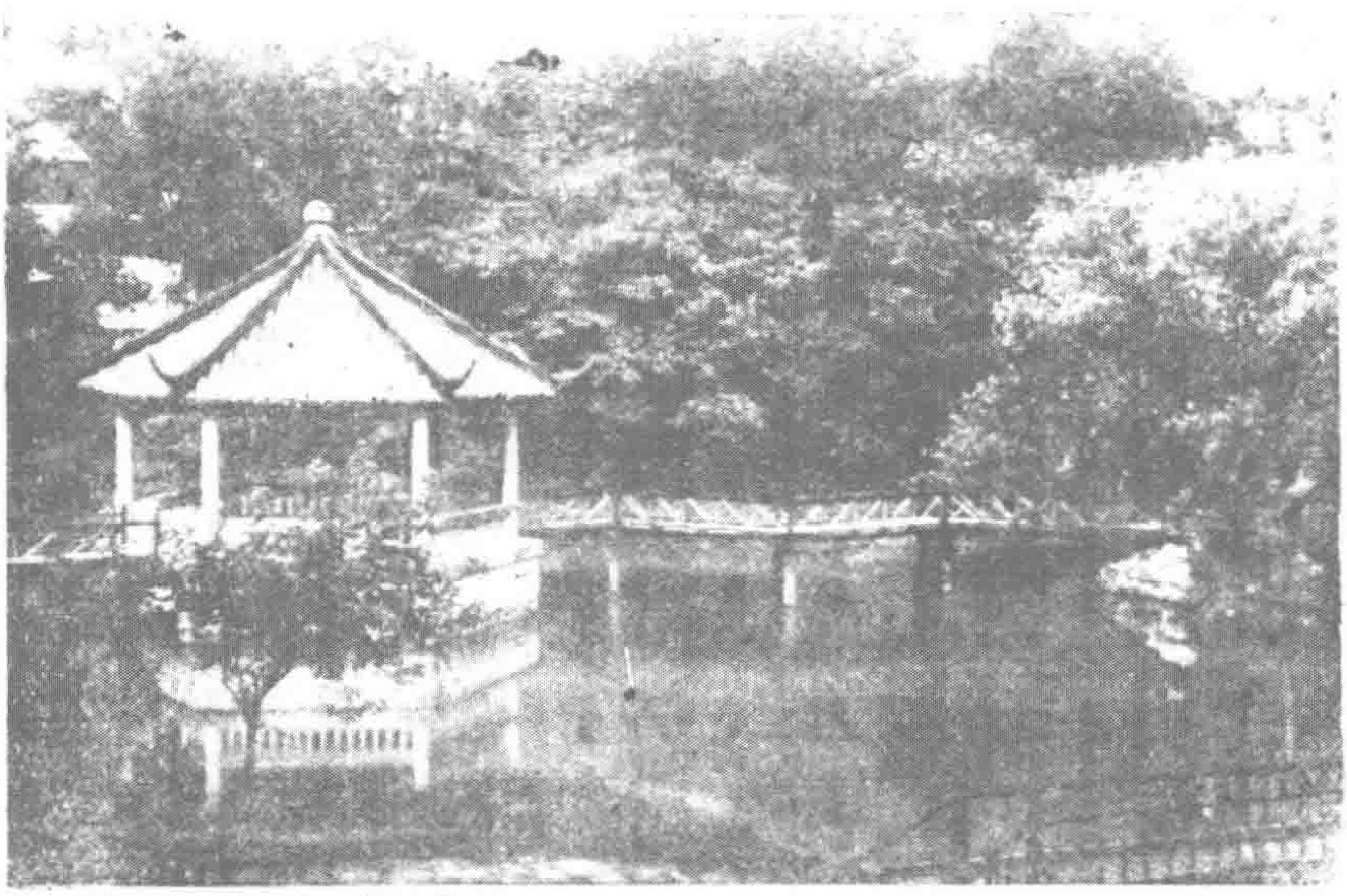


從常熟虞山眺望江海

情也很簡單；衣食儘由子孫盡情享受，深謀遠慮的老人家，每想到如何使「福德常蔭」，方不致敗家毀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過去常熟多的是式微世家的窮大少。大少怎會窮？請看他們的日常流水賬：

十一時起身，到茶居去洗盥，吃點心，高談闊論，一直到了午後一時，方轉移陣地，到酒樓去，伍元和菜，二斤花彫，不够儘管添。酒酣耳熱之後，湊足四人，歡然入局，八圈以後，再來八圈，這正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一蹬煙的上酒店。整罈的酒，整桌的菜，沒有限制的時間；好在拉車阿福之輩，總是縮瑟街邊，等候大少回府。

你儘如此荒唐，如果是大地主，你家道也決不因此中落。大地主要窮，你必得在花錢上出奇制勝，方能貧無立椎。



常熟中山公園

公路上的血債深仇

現在要到常熟去，你有兩種走法：在上海乘公路車直接到常熟，大約祇需五小時的路程；或者傍晚先乘火車到蘇州，住一夜，第二天再乘小跑車到常熟，這像需要跨着兩天。可是來往常熟的客商，寧願轉程蘇州，原因是這樣的：

幾月前，一個旅滬的常熟青年，在上海結了婚，擬滿月回籍，拜見萱堂，並補治喜筵，遍請里中親舊。高年的老母倚閭望切，居然望到了自己的兒子，瞬將攜着如花美眷回家來。喜筵擺開，親戚到齊，遍等不來，焦急的苦悶中，驀然有人走進來報信：有一架有青天白日標記的飛機，在白茆追擊長途汽車，機槍掃射，全體乘客，個個斃命：：：又是一筆血債，記在暫欠帳上，將來總得一併清償。

這次，我轉程蘇州回常熟，不一定怕飛機，爲的是解放前我曾回過常熟去一次，那時乘的是長途汽車，這次不妨換換口味。往事如夢，歷歷如在目前，追記下來，也好知道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老百姓過的是什麼日子。

那時淮海戰役，尚未展開，江南早開到了不少軍隊，來「捍衛疆土」。我所乘的長途車，一直從上海開到了直塘，全程走去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車過直塘，站上闖出十幾個丘八大爺，堅要攀車搭往常熟。車上乘客多，儎量重，司機爲安全計，婉請等候下班車。嗎的一聲，暴跳如雷，盛怒之下，八大爺要拖司機到附近的司令部去；司機自忖凶多吉少，堆上滿臉笑容，解釋着車子已壞，急待修理。火上添油，八大爺冒足了火，拖的拖，拉的拉，司機揷在人羣中幸虧沒有被拖下去。乘客紛紛爲司機緩頰求情；打！打！打！司機身上拳足如雨下，有的還扭着司機的頭髮，有的竟踏上司機的肩膀。如此僵持了兩個鐘頭，後一班車趕到了。那時八大爺愈聚愈多，唯恐自己搭不到常熟，行兇的一哄而下，爭搭後班，而另一批八大爺卻搭上了我所乘的一班，細點人數，比前一班還多了四個。

這還是交通部所屬的公路車，「戡亂時期，軍事第一」我那時開始瞭解了！

勞働改變了人

到了芝草浜，跑車停了，爭先恐後的是黃包車夫爭攬生意，「大少！大少！」亂叫了一陣。失望的，是五個旅客，個個提篋步行，原來大都市的市民，如今學會了走路，距離近，還是走的痛快，一則省錢，二則免得討價還價的麻煩。想過去，出入汽車，從娘胎裏帶來的兩腿，似乎應當在物質文明條件下，消失本能，Ford Car應當在大都市如上海也者，一定要達到它預定的銷數，非如是，不足表現其接受了「美國的文明」；否則爲什麼白天死不肯走路的人，一到晚上，大家喜歡上跳舞場去練脚勁，學拖黃包車。

家園依舊，載欣載奔，門窗破舊，花木無存，三弟蹌的笑面迎向過來。嬸嬸在縫布，嫂嫂在繡花邊，三弟本來自已在煮飯。三弟對此不速而歸的老哥，不禁露着一副尷尬面孔，或者飯菜未備，食不果腹；他一面忙着招呼，一面暗授計補充，我不待他佈置，一把手拖他同上酒樓去。

「我還沒帶……你怎能上門請客……常熟不比從前了，雇不起傭工，一切得自己動手，這眞是大少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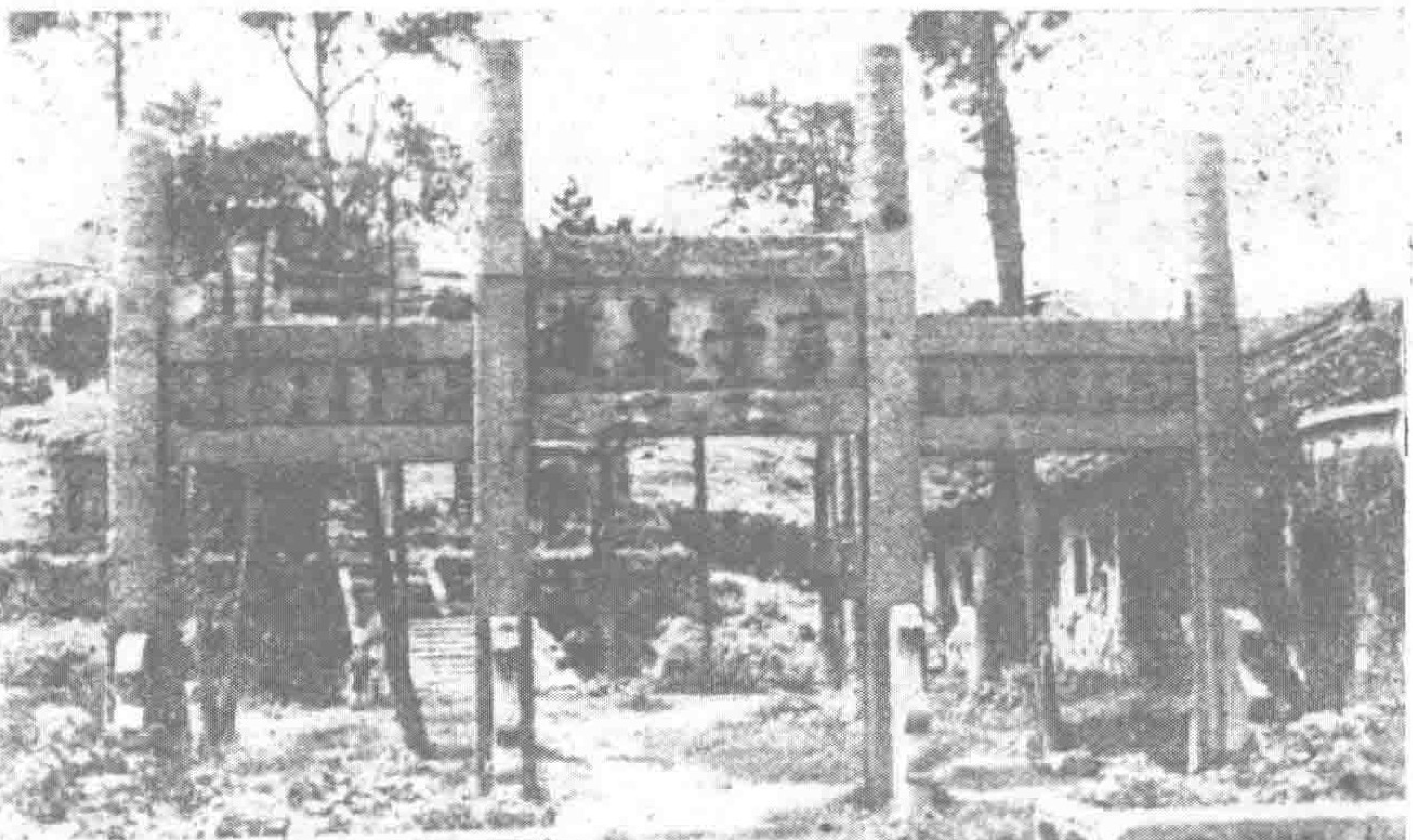
「這是合理生活，那算末路。」我解釋了勞動如何創造了人，他的意志，終於被我扭了過來。

「喔！不錯！不錯！」經過短期阿Q式的輕鄙後，他終又發言了。「邵家大嫂以前不是整年叫腰酸，可是麻將她又不肯放棄，她向來一面打牌，一面叫小丫頭槌背鬆骨。她現在完全改變了，不消說，買菜、淘米、煮飯、洗衣、汲水甚至倒馬桶，都祇是她一個人；她還得每天接送香珠上學；一落空，她每每拔足從北門趕來南門，探望老母親。……如今非但腰不酸，紅光煥發，她眞健步如飛。一切改變，她的纖手如今也生上了不少老繭。我確相信，勞動改變了人。

朝向合理的方面蛻變

常熟的南門外，好譬蘇州的閶門，是交通要津，相當熱鬧。我倆由壇上、平橋彎沿總馬橋大街而進南門。時過正午，行人如織，相當熱鬧，我驚問常熟市面還不算錯。原來城內城外的對比，現在正在交運脫運。南門外是城鄉物資交流之所在，大半農民脫售了農作物，歸途中多在此購買日用品回去。如果上豐樂橋，當更熱鬧，而向被鄙視爲鄉莊的店舖，現在反門庭若市。面向大衆，依靠農民，是今後商業的唯一出路。

進了城，踏上南門大街，一家大門上一向貼着「善後救濟總署副署長×公館」朱紙大字，現在撕下了。由縣南街、縣西街、市心而寺前，十家店舖倒有九家沒有主顧上門，夥計閑着望遠眼，兩袖交封着的發楞。據說益泰豐（著名茶食店）昨天賣了二萬多，不够夥計的伙食；重糖栗子攤，一天賣不到五千元。而北門外的王四酒家，解放前，每當春夏佳日，上門每要等幾個鐘頭，纔能吃到菜。如今達商巨賈，多到香港美國去當白華，而孤羣狗黨又都鑽進了台灣的牛角尖，本地的地主裝窮的裝窮，流亡的流亡，王四酒家祇得關門大吉。



言子墓

拜謁親戚去，走進一家的大廳，橫匾文倩堂三字剝落得變成了欠債堂。大廳、茶廳、花廳、書房、花園、後堂、側廂、邊屋，處處租滿了人家，而一曲清流也早變成了納穢的濁水。合計起來人家有幾十家，比上海普通的里衖還要多。主人緩步見客，手中還捧着待發的信稿，低聲吟哦：「十月初寒，閉門不出，茶煙牛榻，長日消磨，終日除評量酒味外，別無所事。……」接着的便是叫窮，罵農民。「茶煙……酒味……閉門不出……你那不得窮？攏近農民，趕快勞動，你方得救，」這是我的回答。

「內有各項家用什麼，應有盡有，歡迎入內選購。」這是我們要去的第二親戚處。主人一手好字，這樣寫着，貼在大門之上。靠典鬻度日的地主，他家所有，除人以外，什麼都買；但可靠的主顧，還祇是他所不歡迎的農民，而農民所選購的，不過廚房或下房裏的椐木方台長櫈之類，古鼎尊彝之屬，根本上看都沒有人來看過。

「變了！常熟正朝向合理的方面蛻變。一般人祇知喟歎，而看不出變的趨勢來！」

站在風景線上

第二天清早，先往近山訪古蹟，經言子射圃，北望林樾蓊翳，樓閣參差，是翁氏世恩祠，白衣送子觀音庵和繆太僕祠。經石梅迤西幾十步，周垣層台，門外松柏成列，是梁昭明太子蕭統讀書處。返石梅循翁祠左徑，北行至山麓，陡然有三個石亭，後有石坊，橫勒「南方夫子」四字，是淸雍正間布政使鄂爾泰所書，這是言子墓。拾級而上，略作瞻仰，再攀登仲雍墓。仲雍是周太子的次子，泰伯之弟，讓國來虞，據傳死後就葬在這裏。左經周章墓，登辛峯亭，亭後跨山脊建乾元宮，這是城內山上的最高處。東望萬瓦鱗鱗，西則尙湖浩渺，確是壯觀。循原路返言子墓，出墓門淸權坊，到早北門大街。解放前，大街上多的是榮軍，散住各家人家。淸晨傍晚，他們三四成羣，搶刼行人，「榮」軍確夠「光榮」，莫怪老百姓

六三一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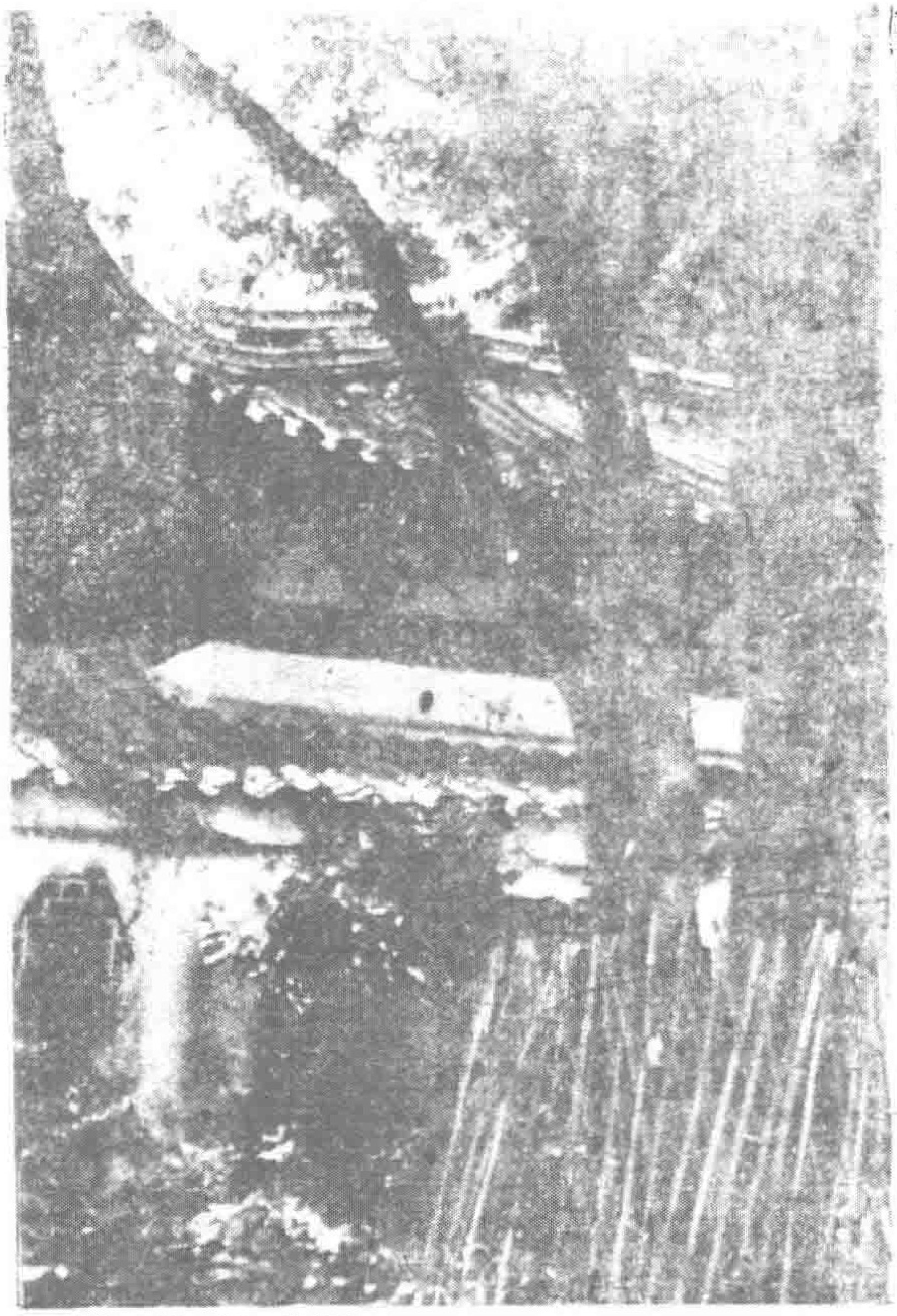
忽壁載道。我們入公園，啜茗小憩。時朝曦初上，游客不少，省立中學的學生，正在舉行早操。這裏空氣新鮮，確是求學勝地。

走了相當時間，到達破山寺興福，這是虞山四大寺之一。寺前清流環繞，名破龍澗。相傳齊高僧誦經山中，龍化人形聽經，僧誦揭諦呪，龍現本形，神和龍角鬥，龍破山而去，所以名破山。的確，宗教是政權的反映，封建勢力每利用傳奇方式來愚昧人民，破山之傳，不能例外。入殿一轉，經長廊，廊外脩竹掩映，構屋三楹，山麓有君子泉，一泓清碧，窈然而深。折東循石徑登山，就是印心石屋。下山繞殿東，行入方丈，院內有大桂樹，高逾數丈，相傳是唐代名物。兩棵死去其一，枯木呈廊中，是植物的木乃伊。

繞與福寺後面的小徑，灌莽叢雜，山石确犖，走約二里，到聯珠洞。這是平扁式的石洞，岩石闊匜，洞石低瑣如簷，入內有五六丈廣闊的石坡，但高不到五六尺，恰似石室。室上終歲滴瀝有水，和尚就洞內鑿一小池，蓄水汲飲，烹茶供客，是僧人唯一的收入。緣着聯珠山麓西行一里，嶺上長松間，隱約見石垣，這是虞山四大寺的另一大寺三峯。寺道廣闊而平，清帝南巡曾到此山，這條路或是御道遺址。三峯寺院內有一巨鐘，已破，上刻法華經全部，寶貴的勞動力，枉費在這鐘上，何等可惜。

越萬松嶺南行，好到拂水。這條路是越山而南。到山頂，北望長江如帶，帆影數數，歷歷如目，福山狼山，在這裏夾江而峙。巖後就是拂水，有報國院，院前有澗，下臨絕壑，橋跨其山，叫長壽橋。雨後澗水下注，爲風衝激，宛如萬斛珠璣，這是拂水之名的由來。巖東，峻坂如削，因山鑿路，彷彿蜀棧，石壁若劈處名劍門，相傳是吳王夫差曾在這裏練劍。

再到維摩寺，走得確已精疲力盡，維摩寺也是四大寺之一，內有望海樓，左面有小窗，可看東海浴日，不亞泰山日觀峯，所以維摩旭日，是虞山十八景之一。



興福寺唐桂

西山的花花絮絮

歸途走西山了，新阡舊壙，西山充滿了大小的墳墓，甚至大部平地，也都是什麼家祠而不作種植之用。傳聞當局擬在常熟開闢公墓，把平地上的墳墓，搬上山去，留出平地來，地盡其用。鬼陰，公墓闢在山陰，適得其所；山陽造林，遍植樹木，各得其所，確是增產的好方法。

這個計劃，是否確實，不得而知。就事論事，確是賢明措施，可是常熟人却因此而騷動了。祖宗喬遷，子孫不安，常熟攷究的是墳墓—陰宅，陰宅由陽間來造，確是奇蹟。墓道、碑坊、聖旨、旌揚，常熟人喜歡的是這一套。一上公墓，面積有限，將無以顯親耀祖，他們的確會因此而惶惶不安。

燒香浜著名的便是孫氏墓道，名吾谷園。孫西川生前在此親植楓樹九千九百九十九棵，前屆多初，游人都到此看紅葉，稱吾谷楓林。現在牛山濯濯，無復當年紅葉點綴山麓，傳在抗戰期內，盡爲日寇所斬伐。

西山麓，抗戰前已築着公路，稱中山路，自城通鄉。東澗老人（錢牧齋）的拂水山莊在公路附近，傳公路開築，路線切過錢牧齋墓和旁邊的河東君（柳如是）墓，經邑人環請，國民黨當局居然增費公帑，繞道來保存公蹟。可惜鵝鴿峯下面的紅豆山莊，這是昔日錢牧齋與柳如是借隱處，早已衰草沒徑，白楊愁人，國民黨當局何不撥欵修建，以彰此兩朝元老？

西山面對望湖，呂尚避紂，隱居虞山，垂釣湖中，因此得名。湖包虞城西南兩面，東注洋澄湖，是洋澄的尾閭。洋澄美蟹，好多棲蓄望湖，湖蟹味美可貴，今年捕蟹人多過吃蟹人，價格便宜得難以置信，可惜蟹汛已過，無福再嘗美味。

美術立場與文化立場

友人邀我看書畫，當然脫不了王畫翁字，其實硬把翁同龢拉在王石谷一起，確有些不稱。石谷王翬，當然算得有清第一流畫家，宗原祁，師時敏，是犬王之一，受清廷供奉，望重公

六三一一一

卿。他的畫留在本鄉的並不多，晚年告老回家，更不輕易落筆，偶有酬和，也祇淸暉而不名。毗陵正叔惲壽平和他一同學畫，自認石谷勝他一籌，於是由石谷去發展山水，而自己專攻花卉，終究他也成淸代第一流畫家，名和石谷相埒。古人妥協的方法，的確獨特無二。石谷的畫流在常州的，比本鄉常熟爲多，石谷和壽平唱和之作，據說確屬不少。王石谷子弟成羣，畫法萃成一派，石谷生時，許多應酬作品，也多由弟子楊西亭代筆，或者西亭畫好了，由石谷潤飾一二。西亭擅畫牛及人物，石谷的畫，其中人物點綴，也多請西亭庖代。在常熟莫買王畫，玩書畫的人每抱戒心；的確王畫不多，大半都屬贋名，遠在民初，石谷山水久成爲資產階級的點綴品了！

看翁字有祕訣：中年的作品署叔平，老年用松禪或瓶廬之名。他自貶黜歸家，作品更多，大半署瓶廬，以示守口如瓶的意義，這種作品，多是應中下級人家的請求。好笑的他生前自已寫好墓碑，「淸削職大臣之墓」而不名，字跡蒼老樸厚，你如果到鵓鴿峯便可看到。他當時雖胸襟暢達，至今看來尙不够徹底。他年老居鄉，住鵓鴿峯家祠，深深接近了民衆。村孩如果叫他「大人」，他便面露不豫，說他削職回了家，也是平民；叫他「老公公」，他便快樂得在杖頭解下一個大錢來送你。那時不論村老俗夫請他寫字，他一概不拒絕，遒逸之妙，得諸涵養。他的字當時的確深入民間，流傳不少，譚延闓昆仲傳其衣鉢，如今好多湖南人，都寫翁字，常熟習翁體的祇有趙古泥一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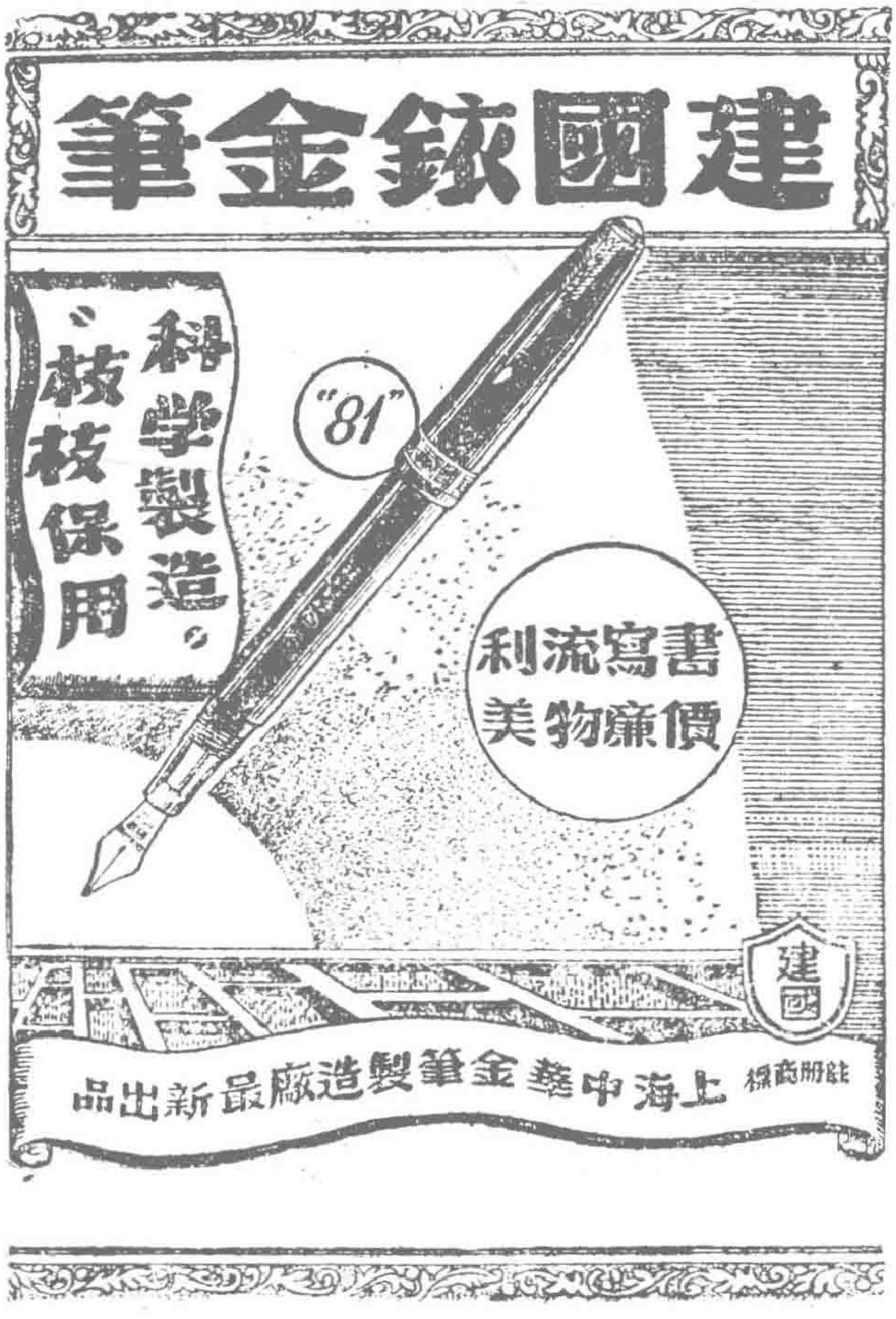
瓶老生前，趙古泥已寫得魚目可以混珠，但自己還不肯相信。一次托人把自書署翁名的對聯送去問翁，是否眞迹。翁連連稱是，並稱此聯書得還不錯。

的確，古泥的字也火候功深，可惜每寫必署翁名，未免遺恨。

「你提倡解放簡筆字，同時喜歡看字畫，眞是矛盾。」親友如此的責難。

「看字畫是站在美術的立場，提倡簡體是站在傳佈文化的立場。」我相信我並沒有回答錯吧。







六三—一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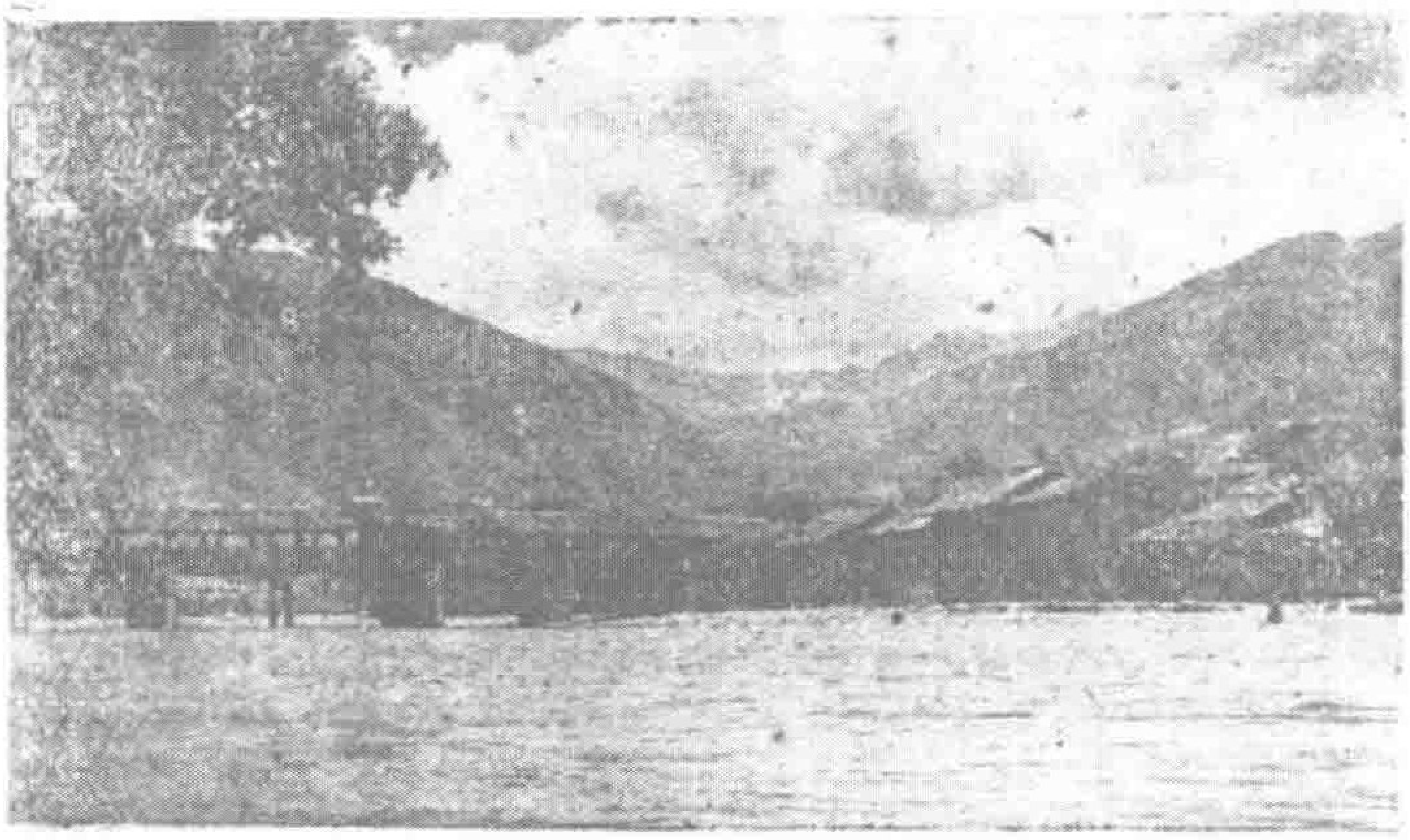
西昌和邛海速寫

朱偰

四川貴州解放後，中國大陸上殘餘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只剩下西康南部的西昌和雲南南部一小塊地方了。在一九五〇年最初幾個月內，也必定將先後解放。

在東南一帶的同胞們，普通必認爲西康南部是窮鄉僻壤，所謂「瘴雨蠻煙」之區；但是事實上，那確是風光秀媚，山川雄偉，礦產豐富的地方；尤其是西昌的氣候，一年四季，溫暖如春，有「四季如春，一雨成秋」的諺語。作者於抗戰期間，嘗深入西昌考察，小住月餘。特寫本文，以供國人參考。

在瀘山邛海之間，當樂西、西祥二路之會，矗立着那古色古香的西昌城。它舊稱寧遠府，處川、康、滇、黔四省之交，向來是西南一個重鎮。它所管轄的範圍，東連烏蒙，西接鹽井，南及金砂江，北至大渡河，延袤千有餘里，屬縣凡八（西昌、會理、越嶲、冕寧、鹽源、鹽邊、寧南、昭覺）；設治局一（寧東）。其間山清水秀，原壤膏腴，漢夷雜處，民殷物阜；而礦產蘊藏的豐富，農林畜牧的利益，尤爲國內所罕見。除了東北以外，實在是一個未來的國防工業最重要的區域。



瀘沽之孫水河橋——通西昌之大道

西昌的城垣，建於明朝宣德年間，高二丈多，周圍九里三分，共一千四百四十丈，東西南北，共開四門，（東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寧遠，北曰建平）。四面青山環繞，只有東南一面，較爲開曠，安寧河的支流，繞城東南及西面，緩緩流去。而一碧千頃的邛海，則汪洋於城之東南，其間柳絲菰蒲，與山色湖光，交相映輝，頗有江南風味。西昌繁盛之區，都在城南，新式馬路，僅有二條。城北大半荒涼，小徑陋巷中，往往草萊叢生，家家戶戶牆上，多植仙人掌，以防盜竊；書綸詩中所謂「牆承仙掌露，徑颺稻花風，」便是指此。全城最高的地方，爲望遠室，據城西北隅，室前有匾，曰「管領湖山」，南望瀘山聳翠，邛海拖藍，縱橫百餘里。遠近煙樹迴環，雲霞映蔚，宛似杭州西湖；但是山勢磅礴，直上雲霄，顯出西康山峯的雄偉，則又遠非西湖的南北高峯所可比擬。

西昌的過去，曾經有過一個黃金時代。當滇越鐵路還未築成，西南夷民還與漢人相安無事的時候，它是從雲南到中原的孔道，所以商旅雲集，生意鼎盛。那路旁高大的門楣，寬闊的商店，還顯示着過去的光輝。可是自從滇越鐵路告成，海運暢通，從雲南到中原，都取道海防，西昌地位，爲之一變；自從清季夷民變亂以來，雷、馬、屏、峨道路斷絕，而寧屬一帶倮儸，又蠢動作亂，於是西昌地位，遂一落千丈。據父老傳聞，舊日北門以外，沿河居民，有三百餘戶，綠柳扶疎，雞犬相聞，一派太平景象。現在則一出北門，荒涼滿目，但見荒塚纍纍，斷壁頹垣而已。甚至民國十二、三年之交，城門晝閉，行人裹足，即北城一帶，亦且頻經倮儸焚掠，深宅大院，鞠爲茂草，月夜過此，誠有不勝今昔之感。



好勇鬥狠之倮儸戰士



頭纏三角之倮倮

記得有一次月夜，我從望遠室宴罷歸來，從北城荒徑，回到省立中學招待所，一路斷壁殘基，觸目皆是；而草萊叢生，荒蕪塞途。月光皎潔，倍覺蒼涼，記得當時有詩二句，是：——

「古徑煙深蟲對語，荒江露冷鳥悲嚥。」

正是這個冷落了的古城寫照。

★　★　★

西昌的唯一名勝，是瀘山邛海。因為西昌四面環山，四山的清泉，匯為邛海。深山中的湖泊，每較平原的湖沼，格外澄清，格外晶瑩；而邛海的水，更是一清見底。泛舟其間，飄飄然有凌虛之感。據歷史上的記載，漢武帝元鼎初年，邛都地震，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西昌舊志，對於邛海，有一段簡括生動的描寫：

〝邛海，在縣東南五里，澄瑩芳滌，煙靄微茫，飛鷺涵青，嬌鶯湛碧；園林繚屬，菱芡佳餚。廣六十里，直徑最長處約三十里。銀鮮翠綠之產，輕舫小艇之游；微風不瀾，旭日始旦，魚龍之氣，晃於波心；塔寺之圖，開於天半。其足以娛靈暘，盪奇胸者，遠近殊姿，空水異色，莫能狀也。

我未到西昌以前，久已聽見「瀘山邛海」之勝，既到西昌之後，便於第二天乘車出城，作探勝之舉。那一天晴雲曖曖，空氣中微帶水分。車出自西昌南門，便直駛邛海。將近湖濱，遠望青山橫黛，湖水拖藍；及至到了湖濱，但見山光水色，上下一碧，空明澄澈，放眼盪胸。久居霧氣沉沉的山國，覩此奇景，眼為之明；但忽然一轉瞬間，想起了西子湖，波光雲影，正與此處相似，而六橋煙柳，久淪胡塵，十里平湖，腥膻滿目。這可憐的西子湖，這明媚的西子湖，不知道別來六載，幾經風雨飄零！故鄉的喬木，不知是否無恙？舊國的亭榭，可能依然如故？想到此處，悲不自勝：六年來的國仇家恨，六年來的鄉思離愁，一齊湧上心梢，對着這明媚的湖山，不由人百感交集起來。

邛海四周，儘多勝景，而風景最美者，首推南岸的瀘山。由湖濱南上，行於兩行翠柏之間，便是瀘山路。可一里許，即到西康技術專科學校。校址高踞半山，背山面湖，形勝至佳。校址舊為光福寺，創自唐貞觀年間，而重修於明之正統。寺後古柏，鐵幹凌雲，蒼龍夭矯，拏空欲去，相傳為唐宋時物。寺門有匾，大書「蓬萊遺勝」。前後凡四進，現都改作學舍。友人某君，在該校執教，適住在吟雲閣，推窗遠眺，翠靄空濛，山光水色，渾然一碧。簷前蒼松翠柏，掩映波光雲影之間，朝聽啼鳥，夜聆松濤，而風雨晦明之際，看邛海雲霞變幻，興味無窮。小坐閣上，不勝欣羨，我眞願意捐絕世外，掃葉焚香，長對湖山，悠游卒歲；但是友人離羣索處，已將二載，他動問陪都長短，表示着實繫念外界的意思。人生竟無兩全的，也只有「從吾所好」而已。

★　★　★

那天向晚，微有風雨，夜來的月色，更覺得異常皎潔。湖上的空氣，更覺得異常清新。我們從邛海南岸放舟，直駛湖心：但見上下晶瑩，空明一碧，如入琉璃世界，不由人憶起少陵的詩句：

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

他寫山影動搖水波微漾之狀，如在目前；但是好景不常，佳游難再，忽然水面風起，幻作琉璃萬堆，輕舟動盪，隨波上下。頃刻烏雲蓋月，水天異色，颯颯雨點，降落湖面，則又令人憶起：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可是一陣風雨過去，雲散天晴，月色更顯晶瑩，波光更顯皎潔。正是「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於是放舟湖心，不復思歸，一直到夜闌人靜，猶容與中流，不忍遽去。

第二天早晨，泛舟橫渡邛海，但見曉嵐橫黛，碧波弄影，四山樓臺，盡在湖光氤氳之中，與昨夜神靈出沒，風雲變幻情景，又完全不同。我曾放舟西湖，鼓棹洞庭，橫絕太湖，登臨鄱陽，覺得洞庭雄闊，鄱陽奇偉，太湖深秀，西湖與邛海，並以柔媚勝。不過西子濃妝，邛海淡抹，各有千秋；而邛海尤以恬靜見勝。比之以深山閨繞中之天眞處女，其庶幾近之。只以僻處西南，游者罕至，遂致湮沒不彰。這是邛海的不幸；可是得以因此保持它的天眞恬靜，不為紅塵所染，則又是不幸中之幸了。

★　★　★

西昌城北的北山，縱橫百餘里，完全是倮倮

國的世界。其中道路崎嶇，峯巒險阻，在數年以前，尚不少殺人越貨的事件。作者嘗於一九四一年夏間，深入夷區，作實地考察。出北門以後，即入荒山，愈行愈高，渡澗涉水，亂石塞途。作者所乘係建昌良馬，短小耐勞，善於登山，然走在這種崎嶇的山道上，猶自氣喘不已。聽見當地人說，在民國二十四年以前，城門晝閉，即出城數步，也有生命危險；至於深山之中，更絕無漢人足跡，倮儸橫行，於此可見。走了五六里路，在一座高崗上稍息，回首望一望西昌，在朝陽明媚之中，和平地躺着；遠處是峯巒重疊的瀘山，和一片汪洋的邛海，山光水色，互相輝映，風景實在秀麗。所可惜者，是北山數十里以內，毫無樹木，一因倮儸多用火耕，往往縱火焚林；二因漢人怕夷匪潛匿林中，所以也砍伐森林，遂致牛山濯濯，一望荒涼。西昌附近一帶山上，大多如此，以致每逢雨季，常有水患。大規模造林，猶有待於將來的建設。

行行重行行，越過了幾重高崗，這時在不遠的前面山上，忽然出現一幅奇異的圖畫：有倮儸少女數人，拖百褶長裙，娉婷而來，一路載笑載言，態度自若。如此山徑，如此崎嶇，乃猶長裾曳地，履險若夷，為之歎絕。山上漸多倮儸作物，最多的是包穀（即玉蜀黍），其次是洋芋，再其次是蕎麥，開花的時候，一片紅英，與青天白雲相映，頗為有趣。再往前行不久，夷村已經在望。該村地名小壩，我們所訪問的，是一所黑夷貴族兼當地聯保主任的住宅，四圍土牆，中間是正房，右手是廂房；更有碉堡一所，矗立二室的角上，牆垣上碉堡上，都有槍眼，以資防守。倮儸好打冤家，往往冤冤相報，數世不息，所以每一黑夷住宅，都有碉堡設備。正房極低，暗無日光，倮儸席地而坐，別無桌椅；僅有一個似櫥非櫥之四方木架，分上下兩層，擺設着一些器皿，（多係木置，圖畫漆紋。）正房裏面偏右是馬廐，在黑暗中往裏一望，居然有一匹馬在裏面。廂房中多養牛羊，污穢不堪。這時黑倮儸來同翻譯員辦交涉，要斬牛請客，照當地習慣，這是表示歡迎上賓的禮節，但是必須加倍打賞，換一句話講，等於敲竹槓。我們告訴他說，我們來的目的，不過考察而已，並非是什麼中央大員，不必斬牛屠羊。黑倮儸聽了，佛然不悅，藏在室中，堅不肯出；經翻譯員再三磋商，纔商定殺一頭羊請客，賞二百元。於是黑倮儸一齊號召，白倮儸（平民）羣集，團坐地上，就地殺羊，烤火而食，既無鹽巴，又無醬油，他們生吞活剝，吃得津津有味；我們作客人的，只好看他們飽餐一頓。

在歸途上，馳馬高原之上，白雲彌天，蔓草遍地，四顧蒼涼，別有意境，我有詩一首，錄下來以作全篇的結束：——

莽莽高原地，蠻夷割據州；山連雲嶺壯，水入大荒流。

慓悍多侵伐，貪婪事怨仇；草深好牧馬，風勁碧雲秋。

一九五〇年、一、五、追寫於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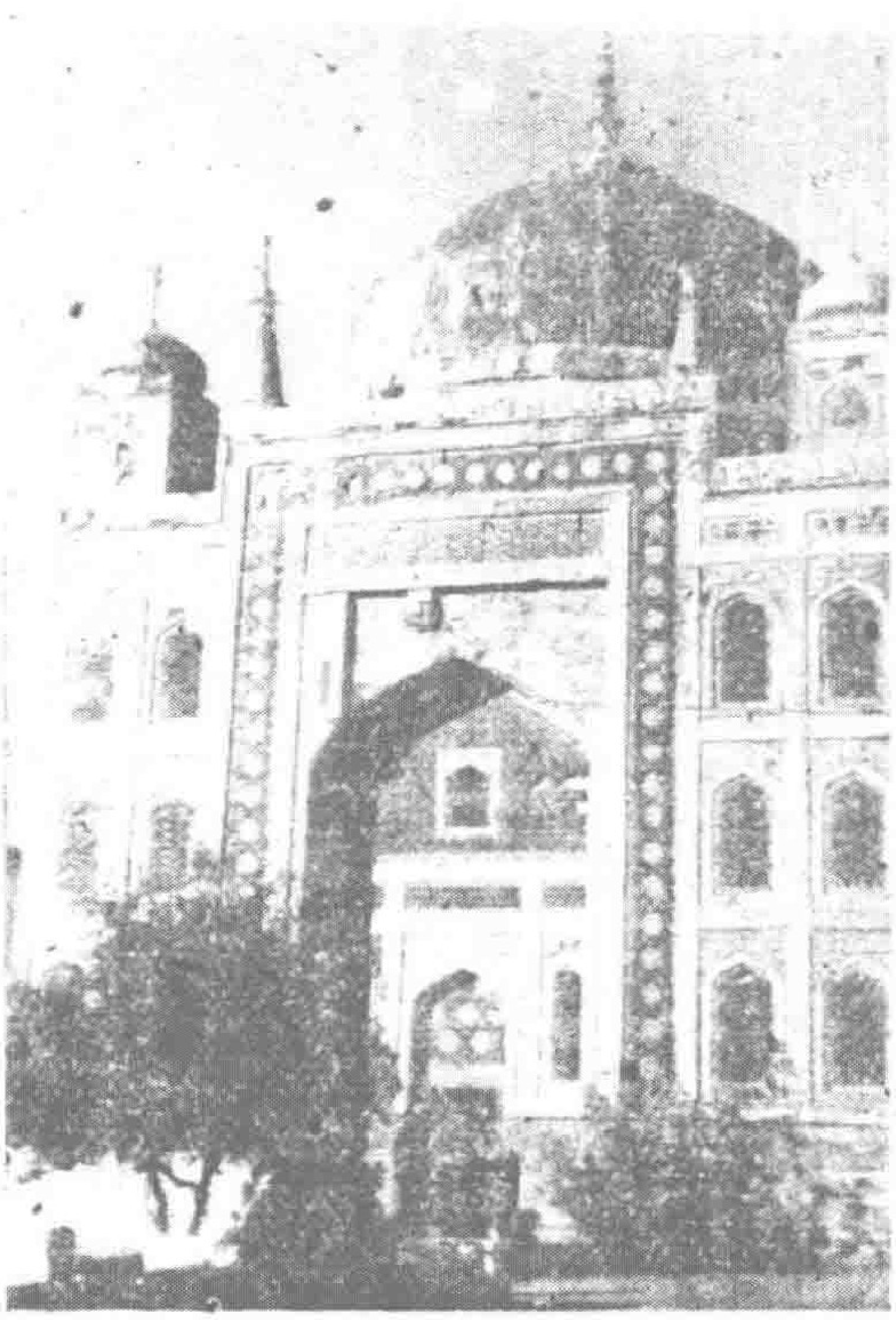
香妃廟會

馬　鳴

是一幕莊嚴、悽麗、神聖、瘋狂、悲憤、頹廢的演出，在那邊地的民族底風習間，我們所看見的眞不知是笑還是淚：

那一座聳立於新疆額什區疏勒城郊的香妃墓，每當一年的五六月及八九月間，逢着禮拜六的這一天，就舉行着朝拜香妃廟的盛會。參加盛會的人物，有維吾爾族人、哈薩克族人、歸化的白俄、漢族人、蒙古人、漢回、二轉子㊀等，幾乎成爲一個世界的人種展覽會。而在這些民族之間，雖然都同屬於中華民族的同胞，但每一個人的心情却具着每一種不同的發洩和感受。被壓迫者和受剝削者的哀號，被遺忘拋棄者的伸訴，自認爲「優等民族」者的闊步昂視，死亡線上掙扎者的血淚，沒有一幕不使你觸目傷心。「這些役人者和被役的人們，是在民族平等的原則下生存嗎」？「他們是不是中華民族的細胞嗎」？在新疆解放前，無論你是怎樣一個想像低能的人，參加了那盛會以後，必會帶着這種疑問的。

五月六月和八月九月，都是額什耕農們休息的日期。田土上的農作物正在待熟收成的時候，農人們便借這悠閑的光陰，在香妃廟前向安拉㊁伸訴他們的痛苦與願望。習俗相沿，日子久了，香妃廟會就成爲他們的例會。會期在這四個月之中，逢禮拜六才舉行的。



新疆香妃廟

到了這一天，香妃墓前眞是人山人海車水馬龍，熱鬧得使人眼光繚亂。處處天堂與地獄交織，瘋狂與肅穆相對。

看香妃廟會去，首先映入你底眼簾的，是無數馬匹和馬車在奔馳。馬蹄與車輪揚起的塵土，直冲霄漢。騎馬者的呼喝，乘車者奏着樂器的聲音，掠耳而過，這些都象徵着富人們是在天空中生活。另外還有成千成萬的步行人，他們拖着疲乏的步伐，雖然亦懷了清閑的心情，但掩不了他們面上飽受剝削的傷痕。

將到香妃廟了，路旁附近全是墓地；無數穿純白或全黑服飾的人，就佈散於每一座隆起的白石堆中或黃土壟側，在向死者禮拜：孤兒哭，吊他的父母，寡婦悲號她的丈夫；流浪者憑吊他的故人。他（她）們都虔誠地在諷誦可蘭經，祈求安拉和死者賜些福，並熱烈地在幻想着膜拜後會獲到神鬼的護佑，希望可能將自己由苦痛悲悽的環境裏解放出來。

過了一塊停放馬車的曠地，在一片片雪白的天幕之下，路畔佈滿了各色各樣的攤販，有零食攤頭、菓子擔、皮鞋販、布攤。賣茶的背着大銅壺，伸着杯子，嘴裏哼着賣茶歌；賣衣的和賣頭布腰巾的，肩上搭滿了花花綠綠的織造物，兩手翻揚着求善價而估的東西，並唱出悠揚悅耳底招徠顧客的歌聲。每一個攤販旁邊，是圍滿着看熱鬧的人和主顧。還有一個一個孤身散佈着的蕩婦，向人叢中擠來擠去；她們不時地用手拉開面幕，把投梭一般的眼睛拋向每一個男性的身上。假如你的視線和她接觸了，她會立刻展開惑人的媚笑，擠弄着眼睛挑動着你的靈魂。她們是安拉的擯棄者，沒有生活沒有保障，祇剩下麻木的身軀和一個向禮教反鬥爭的靈魂，靠了眉眼肉體去換兩餐吃不飽的飯，幫閑、浪子們不時的以她們爲義務的消閑對象，戴了僞君子面具的紳士，又不時以金錢的鞭子痛撻得她們遍體鱗傷。

忽而這慢慢流蕩着的人潮起了大大的掀動。這是說教的大阿洪㊂率領着成羣的跟班來了。這時，無論是商人小販或遊客，見着大阿洪肅穆地站着，並躬身口呼「安拉」。祇有賣笑的蕩婦，沒命回身奔避。大阿洪是慈祥地念着安拉的聖名向人羣回敬，他背後的跟班却抽着闊條皮鞭，追逐着那逃避的蕩婦來鞭打。再後，爲千百成羣的穆民㊃一躬一步地緊緊跟着這宗教主宰的代表者。「安拉」！「安拉」！「安拉」！連串而似帶呻吟的呼聲，就發出在那結隊的穆民底嘴上。

走近香妃廟的墓道門，左右佈滿了百綴破衲



維族的賣饢饢攤販

的老乞丐和賭子。他們有斑駁的銀髯，枯瘦如柴的軀幹。每個人所穿的衣服，都是由千數百片雜色不等形的細小布塊所縫綴而成的。他們靜靜地坐下，或謳着經句伸着手來向遊人要錢。到了這一段路，人是愈加擠得水洩不通了。行人道兩旁的攤販也排成巨陣，而且還有酗酒惹事的醉漢，有擲着羊骨做成的賭具，聚賭抽頭的土棍，夾雜在成堆成堆的人叢裏。在這裏，偶然可以看見一兩個漢族同胞，闊步昂頭地在走着。由了他們一面孔的傲慢表情，不問而知是官場裏的人物。維族人和哈薩克人見着漢人，往往不顯示好感的。據說，由於盛世才時代的鎗桿政策，使他們見漢人如見虎狼。但是當解放以前，新疆的執政者雖極力在推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可是許多在邊地任事的漢人，仍沒有擺脫他們不民主的野性作風，毋怪乎新疆民族今日對於旅居該地的若干漢族，依然懷着如對洪水猛獸的意念。

香妃墓道門右側，有一所維族人的學校，那剛才自遠道而來由許多穆民擁簇着大阿洪，便在學校前曠地中說敎拯民。聽道的人把他圍成鐵桶一般，甚至連樹上都爬滿了孩子在看熱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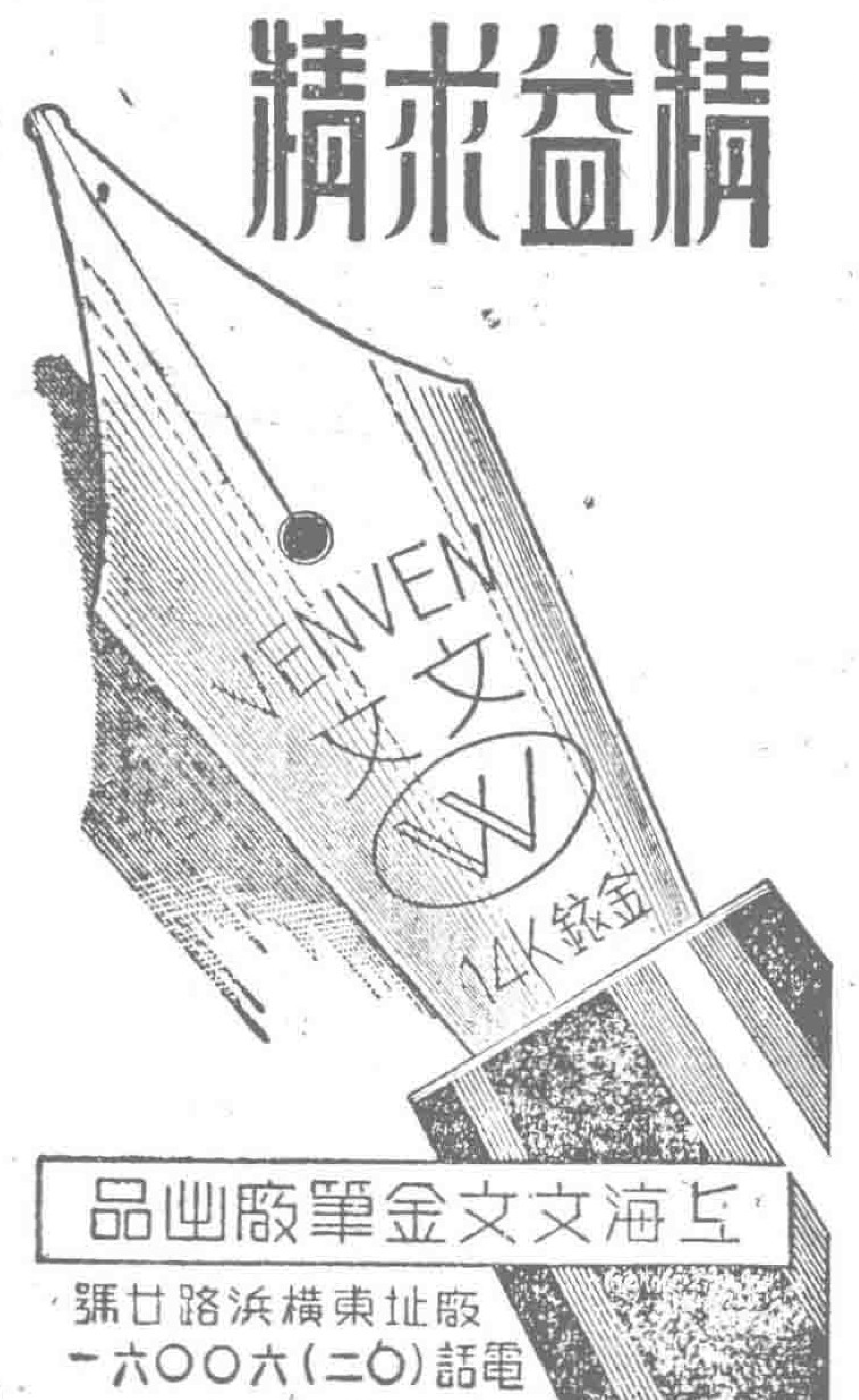
進了墓道大門，可以看到香妃墓外形輪廓的全貌；牆壁和屋頂都用琉璃磚瓦建築，旣輝煌又高大，眞是富麗無以比倫。墓廟外圍着無數三五成羣的維族婦女，她們每一個人都拾了一塊小小右子，向牆壁的磚縫中塞放着。有些更把別人塞放的石子抽出，移放到另一個地點去；放好石子後，隨將手掌拭拭廟牆，再揩揩自已的面孔。這種可笑的動態，原來就是維族婦女求子的祕方。

還有許多的衣衫襤褸之羣，鞠着躬，口裏喃喃地向墓堂伸訴他（她）們的痛苦，求香妃娘娘拯救他（她）們脫離地主的壓迫和剝削的遭遇。這些人大都是孤兒、寡婦、奴隸和一切貧苦無依的可憐虫。

靠着香妃廟側，還有兩座一大一小的禮拜寺。因爲是廟會節期，禮拜寺裏也整日擠滿人在念可蘭經。尤其怪趣的是那所小的禮拜寺裏的人，他們是回敎的另一支派，主敎稱爲「疏比」。大疏比站在寺堂的正中，前後各排立着四個小疏比；小疏比的外圍則一圈一圈的由信徒包圍着。大疏比宛如樂隊領班，雙手伸張揮舞作勢，領導全體信徒呼叫「安拉」。小疏比屈起右手以拇指塞着右耳，左手遙遙掩着嘴巴，伸伸縮縮地在鼓動口中高唱的聲浪。信徒以急促緊張的口氣，每呼安拉一次，則兩脚必向地面踏作節拍一次。「安拉！」「安拉！」「安拉！」他們永遠在叫着「安拉」。

由疏比領導着的敎徒，很少念經；他們平日除聚集在寺裏叫着「安拉」以外，是不幹任何工作，他們的生活似以前國內各地禪寺中的和尚。

禮拜寺的前面，有一面大約百餘畝的水池，池旁亦圍滿着賣茶的攤頭，茶客玩着樂器，跳着維吾爾族的土風舞。有些人瘋狂地在敲着扁鼓，忽而將鼓抛入空中，忽而接回了鼓用雨打殘荷的手法敲出緊張連串的聲音。大地主、土豪及王孫公子們，却安閑地躺在氈上欣賞鼓舞音樂。他們有的是帶血腥的錢，所以在廟會裏儘意尋樂以示



闊綽。還有許多的維族靑年，借了這廟會的佳日，約了良朋好友來到香妃墓側開同樂會；他們舖了美麗的地氈，爭奇鬥豔地佈滿於水池附近的草地上，吃喝、唱歌、吹彈，盡情狂放。在他們現實的民族環境之間，有種種不平之鳴脹滿了他們的胸膈；為要在消極裏找尋人生的安慰，香妃廟會裏的縱情享受，便是他們唯一在生活中的解放機會。

「安拉！」「安拉！」「安拉！」一陣陣的聲音又自香妃墓道大門外遠遠地傳過來。身旁的人都在說着：「另一隊疏比又來了。」

我跑出墓門迎着去看。果然有無數的小疏比擁簇着一位大疏比昂然而來。這位大疏比被稱為「他希汗火」，據說在宗教中，全疆祇有他一人權威最大。他接受了路旁的人底歡呼與祝福，他亦伸手呼着「安拉」賜福與人們。他的身後跟着一個服飾奇特的小疏比，率領着一羣手持響棍㈤的人，到處牽着遊人强索捐欵，吸吸不休，這一羣人亦走至另一曠地中說敎去了。

香妃廟會開始於朝晨八時，散會於黃昏時候。在這一個季節裏，每當星期六的這一天，香妃墓附近的大小道路中，趕會的人眞像潮水般的湧來。除了少數的富者和「特種階級」以外，其餘的人雖說是來湊熱鬧，可是在他們心胸中，却懷着如泣如訴的情緒！一切一切，都是血和淚的交織。

我在香妃廟會中，曾遇了一個賣淫的少婦，她的名字叫做埃寫，漢譯就是月亮和星的意思。她有着一雙圓大長睫毛的眼睛，面貌秀美可人；也懂得一點維文，年紀在二十五歲間。我問她何以會淪落得這麼可憐？她說：父母被殘殺於盛世才的時代，丈夫又死於漢人特工之手。無依無靠，生活困難，不得不以肉體來換飯吃。埃寫的故事，差不多可以代表了廟會中大部份的人。

事實告訴我們：新疆的民族為了過於複雜，就成了野心家的角逐場所，並為貪汚土劣的樂園。雖然過去曾高叫以疆人治疆的政策，且片面地在叫打倒黑暗勢力，然而離迪化較遠的地方，如南疆一帶，民間痛苦依然如故。疆民輾轉於苦悶空氣之下，和像埃寫一樣的遭遇，實在也太多了。望新疆此番解放後，治理邊事者，趕快將新民主主義的一切深入民間解除倒懸，使新疆每一個民族都能實際地獻身於人民事業之上。

香妃廟會中的一切，就是整個南疆民族的環境底縮影。假如疆民眞能獲得生活的保障與自由，我相信香妃廟會中的演出，必會更改為一番新的氣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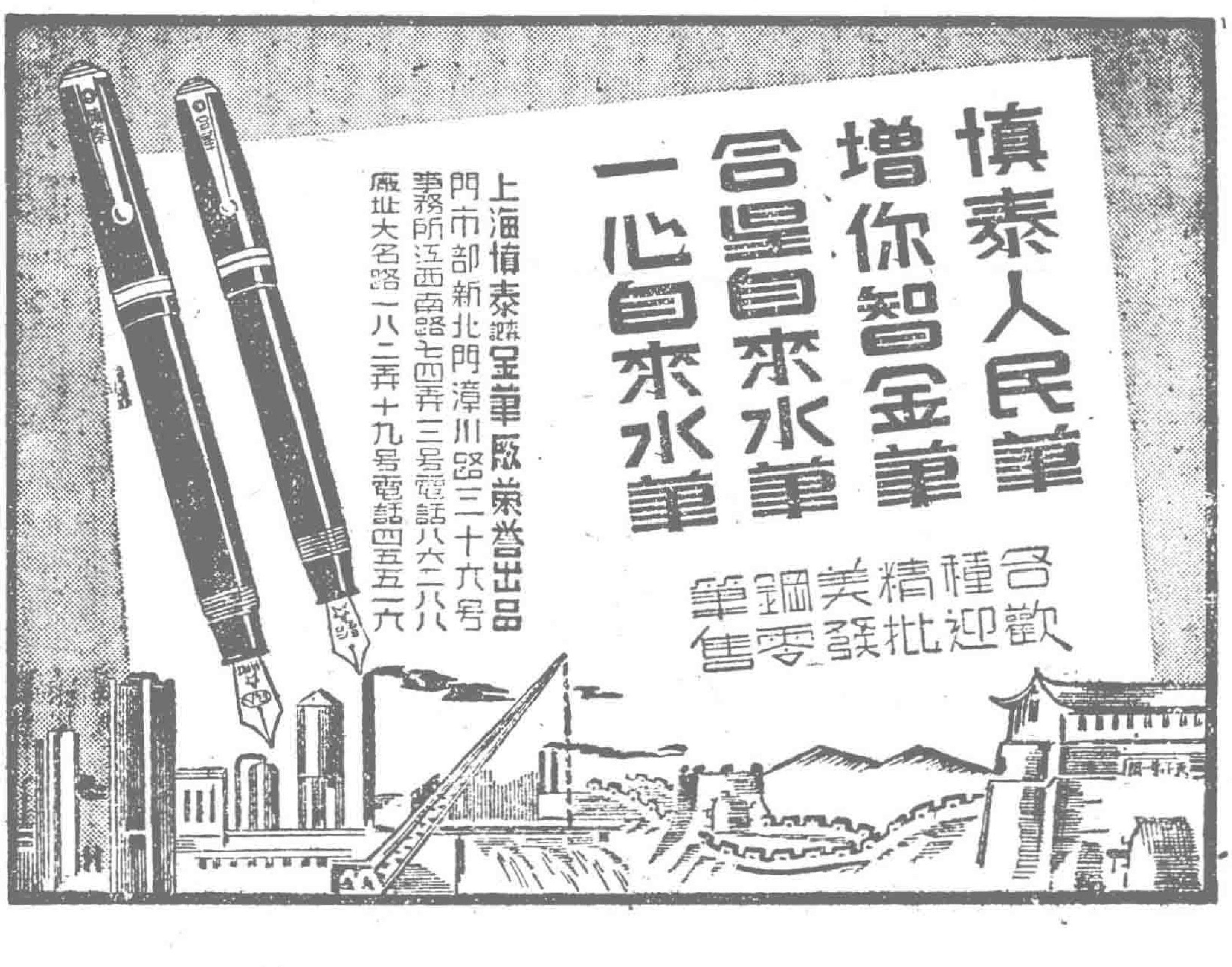
㈠二轉子　是漢維二族人結合所生的孩子。他們旣為漢人所輕視，亦被維人所欺凌。

㈡安拉　回敎徒稱上帝為安拉。

㈢大阿洪　回敎的主敎稱為阿洪，大主敎稱大阿洪。

㈣穆民　回敎徒信奉穆罕默德，自稱為穆民。

㈤響棍　鐵做的，長約尺許，鑲以銅環。



經過阿根廷

〔續上期〕

M. Severov 作
章元鳳 譯

從布諾艾納斯到通鑾茂，有一千多公里的路，差不多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車。路經布諾艾納斯、聖太菲、聖太古(Santiago del Estero)各省，無垠的原野，生着的都是小麥和玉蜀黍。鉛絲網數公里的滿佈着，來區分國境。有幾處的田地，闢作牧場，牛羊成羣，在那裏咬嚙青草。周圍站的是活躍如畫的「高歌們」——阿根廷牧人的名稱。高歌們勇敢堅強，大部人生都消磨在馬背上，和原野結不解緣。在悠遠的過去，他們晚上，枕鞍而坐，掛在肩上的整幅外套，就是他們的絨毯。還有頸間的圍巾，頭上的做帽，脚上的馬刺靴，都是他們外表的特徵。他們雖然活躍非凡，可是工資菲薄，是痛苦的傭備者。菱菱所入，不敷溫飽。住的是窗牖全無的茅舍，甚至到處為家。

極目萬里，田疇盡闢，阿根廷是農業發達的國家。良田幾百萬頃，多數為一千八百五十個大家所佔有。指頭上扳得到的是龐鵬(Bung y.Born)朋盤(Bemberg)潘滋(Paz)闕勒福斯(Drevfus)恩古倫諾(Anchorena)各家族。農民租地耕種，三分之二的耕地由三十萬佃農耕耘着。實際上阿根廷是佃農盛行之國，可是政府卻喊着「耕者有其地」的口號，簡直是開玩笑。農民生活是一頁酸辛鬥爭史，地租高得幾乎吃掉了農民收穫的百分之三十。農具肥料，價格昂貴，而政府收購小麥、玉蜀黍和亞麻的官價，是這樣的低廉，僅及生產成本，農業幾無利可圖。可是農產品一到乘機牟利者之手，向國外市場拋售，其價格卻迴然不同了。總之，佃農在租來的土地上，辛勞耕耘，的確毫無利益。佃農制確使阿根廷的農業日趨衰落，現在已步入恐慌中。恐慌可分兩面來看：農民紛向都市移殖，農產品減少了；十年以來，耕種的面積，萎縮了一半。一九二八年至三八年，每家農民耕種二·三公頃，到了一九三八至四八年，卻改縮為一·四五公頃了。小麥的收穫，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有一千〇三十一萬八千七百噸，到了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卻減少為五百六十一萬五千噸了；亞麻的收穫，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有一百九十七萬七千九百噸，到了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卻減少為九十四萬二千噸了；玉蜀黍的收穫，在一九三六至三七年，有八百八十四萬另二百噸，到了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卻減少為五百八十一萬四千七百噸了。——普減了三分之一。



阿根廷國都布諾艾納斯的福洛立達大街上，行人熙攘來往。

為譽揚一九四八年的馬歇爾計劃起見，阿根廷前總統米倫達在全國經濟協會上宣稱，阿根廷麥類減少輸出，因國內消費量增加所致。謊話說得多麼堂皇。輸出減少，完全為了生產萎縮，而馬歇爾計劃，又似一把利刃，插向阿根廷心頭。列入馬歇爾計劃下的歐洲各國，本是購買阿根廷糧食及牲畜的大主顧，他們現在不買了，他們負了向美國購買這些東西的義務。阿根廷至此不得不接受不利條件，向馬歇爾計劃下的歐洲各國，輸出美國出產不敷的農產品。結果阿根廷的麥類輸出劇烈下跌，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的二百六十一萬二千四百噸，到了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祇賺一百六十七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噸了。佃農生活困頓勞苦，傭農更甚，他們不得不放棄土地，蹓向都市去。整批農民，移殖都市，遞奪了農業上需要的勞動力。結果是僻遠的農村，荒蕪廢棄，在遼遠的省份裏，祇有些老弱不堪耕作之輩，留駐農村。農民從農村移殖都市，是阿根廷經濟上的巨大損失。

× × ×

通鑾茂農業豐富，久負盛名，有阿根廷公園之稱。一八一六年七月九日阿根廷在這裏宣佈政治獨立，一九四七年七月九日庇隆將軍又在這裏向外交團前面，在莊嚴豪華的場面裏，宣佈阿根廷經濟獨立的法令，官方報紙乘機誇說阿根廷從外國資本下解放出來，實現了經濟上的成功。二年以後證明了官方的宣告，純屬掩耳盜鈴之談，阿根廷是小麥、玉蜀黍、亞麻的產地，如今卻產量大減。穀類非但產量萎縮，且輸出銳減，而輸出是阿根廷外匯的主要來源。阿根廷缺乏機器，缺乏鋼鐵以建造工廠，缺乏煉油設備，缺乏原料，缺乏燃料以供應現有工廠；總之阿根廷缺乏外匯，以購辦經濟上的主要物品。披索的購買力與日俱跌，一九四五年阿根廷的準備金是一億七千六百萬元，到了一九四八年祇賸了一億四千萬元。金圓進了美國銀行家的口袋，而阿根廷所得者，祇是些舊卡車和玩具而已。

阿根廷的經濟地位和外交政策，天天在仰承華爾街鼻息上發展，向金圓帝國實行投降。華盛頓老闆要求它放棄與蘇聯及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國通商，依附杜魯門政策，在美洲國家行列裏，武

六三—一二〇

裝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華盛頓老闆採取種種方法，對庇隆實施壓力，唆使巴西和智利的傀儡政府反對阿根廷，甚至導演謀刺庇隆的喜劇，這是一九四八年九月間的事。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阿根廷政府簽了泛美防禦協定，迫使阿根廷作進一步的罪惡冒險，以效忠帝國主義，反對民主國家。遵奉了華爾街的聖旨，庇隆公然批准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並靦顏宣稱阿根廷願為美國作戰。

美國獨佔資本統制了阿根廷的電燈廠、肉類裝製廠、化學廠、織造廠等等實業。華爾街貪慾未饜，其豢養在阿根廷政府中的走狗，得了阿根廷駐美大使賴麻歷諾 (Geronimo Remorino) 的允許，預備作更多的讓步。這樣美國資本便可無孔不入的透過來。阿根廷的肉商，本和英國市場向有聯繫，迫使庇隆政府又向倫敦低頭。阿根廷以特殊低價將肉類出售與英國，庇隆政府負担津貼肉類商及運輸商以損失。為要達到完全統制阿根廷之目的，華盛頓當局不顧國際信義，公然干涉阿根廷內政。當英阿協商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將達到簽訂新商業協定之際，美國高聲叫喊，反對其中某項條欵，這些條欵終於修改，庇隆還作修改後的報告。

接受了英美反動諭令，庇隆政府大開方便之門，戰爭罪犯，法西餘孽，兼容並蓄。保加利亞的血腥統治者曾考夫 (Alexander Tsankor)，南斯拉夫的法西斯總理史坦傑努維克 (Milan Stojadinovic)，希臘屠殺勞工的劊子手孟雅達契斯 (Manvadakis)，以及其他著名反動份子，溫暖的托庇在阿根廷宇下，還忙着進行反對人民的陰謀。庇隆政府對法朗哥西班牙作政治上經濟上廣泛的援助。在聯合國裏，當西班牙問題提出大會時，阿根廷代表為法朗哥統治辯護。馬德里的統治者，在過去兩年中接受了阿根廷的貸款及商業信用借款，達二億五千萬披索。阿根廷的資本家準備及時奠下西班牙市場的基石。可是希望成空，法朗哥西班牙成了北美帝國主義的囊中物，那有殘羹碎骨留給阿根廷。


阿根廷的獨裁者庇隆

庇隆政府每藉無恥宣傳，煽惑人心，以掩飾其轉向而侵犯人民憲法權利和民主自由的罪行。三月十六日正當庇隆莊嚴宣誓，願為新憲法效忠的時候，法西斯暴徒却搗毀了保衛民權同盟的會所。幾天以後，法西斯警察們非法禁止阿根廷斯拉夫聯盟，舉行會議，拘捕代表，解散聯盟及其附屬機構。四月三日法西斯暴徒襲擊阿根廷共產黨總部，兩個拱衛的黨員打死了，傢具什物搗毀了，檔卷帶走了。通鑾茂共產黨本部也受法西斯徒襲擊，燒去了三千本以上的書籍，毀滅了大宗的財產。六月二十日法西斯徒更襲擊阿根廷婦女聯盟。法西斯式的襲擊，殺害共產黨員，拘禁民主團體職業工會的領袖，警察當局酷刑拷打，是庇隆政府法西斯統治的特徵，政府效法法朗哥血腥統治的狩擊，法西斯分支機構，廣佈林立，確是並非沒有作用，可是阿根廷人民，並不畏怯，並未制服，展開了爭取民主自由拱衛和平的運動，却日益擴大堅強着。

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和平會議，阿根廷有二十個代表出席，其中五個婦女代表，在會議席上更形活躍。代表們向大會呈獻賀詞，這是幾十萬阿根廷人民——無男女職業之分，宗教政治之別，一致簽字擁護的。婦女聯盟展開了廣泛的和平運動，在短時間內，十萬人民簽字擁護。徵集簽字，是一種艱難困苦的工作，阿根廷代表烏爾賽 (Irma Olxar) 向世界和平會議報告，收集簽字的人迭遭警察追擊，橫受禁止，聯盟會員，外出活動，痛遭拘捕。聯盟向小學生推行一種有趣味的測驗，以「為什麼兒童們酷愛和平擁護和平」為題，徵集圖畫。幾千張畫片，由一年級九歲以上男孩子所繪，紛投應徵。上面寫着：

「和平偉大，和平偉大，學校裏的老師如此教我，家裏的媽媽也如此教我，我愛和平，需要和平永久存在。」

在阿根廷都市的大街上，在村落的牆壁上，甚至在公路的瀝青地面上，處處刻在「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標語。共產機關報荷拉報 (La Hora) 廣徵人民答覆和平還是戰爭一個問題，幾千各界民衆一致的說：和平，我們祇需要和平。前進的知識階級更愛護和平，作家文藝界發表了擁護和平的宣誓。簽字的有蓋滋屈盧 (Ernesto Castro)、鄔鐵枝(Juan Ortiz)、西班牙流亡詩人歐勃蒂 (Rafael Alberti)、藝術家彭尼(Antonio Berni)、卡通畫家闞他安(Manuel Cantor)等。勞工們組織了保衛和平代表大會，由各工廠、各職工會、各勞工區域派由代表參加。各團體為和平而奮鬥，認明唯有全國一致行動團結力量，面對目標奮鬥，方有成就，所以在全國和平會議大團結下，力求實現。為了爭取團結，各民主團體遭遇到最艱辛的測驗。阿根廷全國工協，是領導各職工會的機構，橫遭政府監視，禁止一切擁護和平的運動。當局用盡種種方法，以達阻撓和平的目的。八月間在露賽歷監舉行的和平會議，事前雖經政府批准，可是會議時突遭驅逐。主持的演說的和代表們，一同送進牢獄去。愛好和平的人士，時受跟踪，行動失去自由。和平大會涌遭解

散。擁護和平的報紙，突受箝制。同時法西斯組織，召開會議，默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遺志，正爲着未來的戰爭而說教。在布諾艾納斯發行的法西斯報畏合報(Der Weg)對拱衛和平的國家，大加侮辱，並誣蔑蘇聯鼓動戰爭，警察當局對此熟視無睹。

阿根廷人民說：「阿根廷需要和平」，而庇隆却驅使阿根廷步入美帝侵略集團陣營中去。

我們無論在布諸艾納斯，在通蠻茂，在馬迪巴雷泰，阿根廷人民對蘇聯，十分關懷，十分同情。這是值得珍視的，原來在阿根廷早聽不到關於蘇聯的公正報導。官方報紙對蘇聯建設上的成功，或惡意緘默，或仿傚英美宣傳口吻，作誹謗的誣蔑。阿根廷的烏克蘭及拜羅俄羅斯聯盟所出版的報紙，早經禁止。在蕎斯鐵盧總統、賴納總統、法雷爾將軍(Farrel)法西斯獨裁時代，蘇聯的電聯還好在阿根廷上演。「虹」一劇在布諸艾納斯頭等電影院裏，買了幾個月的滿座。在別個城市裏，也盛况不衰。當局如今把它禁演了，還把「可怕的伊文」，「柰武斯基」，「時代的轉變」，「鐵樹開花」各劇，以及其他最近在阿根廷上演備受人民歡迎的蘇聯名片一併禁演。戰爭販子及其黨徒竭力想把蘇聯實情在阿根廷人民面前，掩蔽起來，心勞力絀，難以成功。我們時常聽到阿根廷人民這樣的說着：「我們要和蘇聯一起，站在和平的一邊去」。

聞名不如嘗試

喬家柵湯糰

質料精美　名不虛傳



豬油鬆糕

田螺　餛飩　粽子　八寶飯　擂沙圓　春卷　煨麵　尤魚

古色古香佈置　各式各樣名點

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中(支店)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二七〇六

達興商輪公司

DAH HSIN STEAMSHIP CO, LTD.

★信譽卓著★　★歷史悠久★

達興——鋼壳客貨快輪

大賢——鋼壳淺水貨輪

業　務：客貨運輸・代客報關

總公司：上海中山東二路四號

電話：八四五四五

電報掛號：DHSIN(分公司同)

分公司：漢口：勝利街四十號

電話：三八二二

長沙：福星門正街三六號

電話：六五三

航綫：滬・漢・湘・並辦理粵漢聯運・

加緊運輸★

★增加生產

搭客裝貨★安全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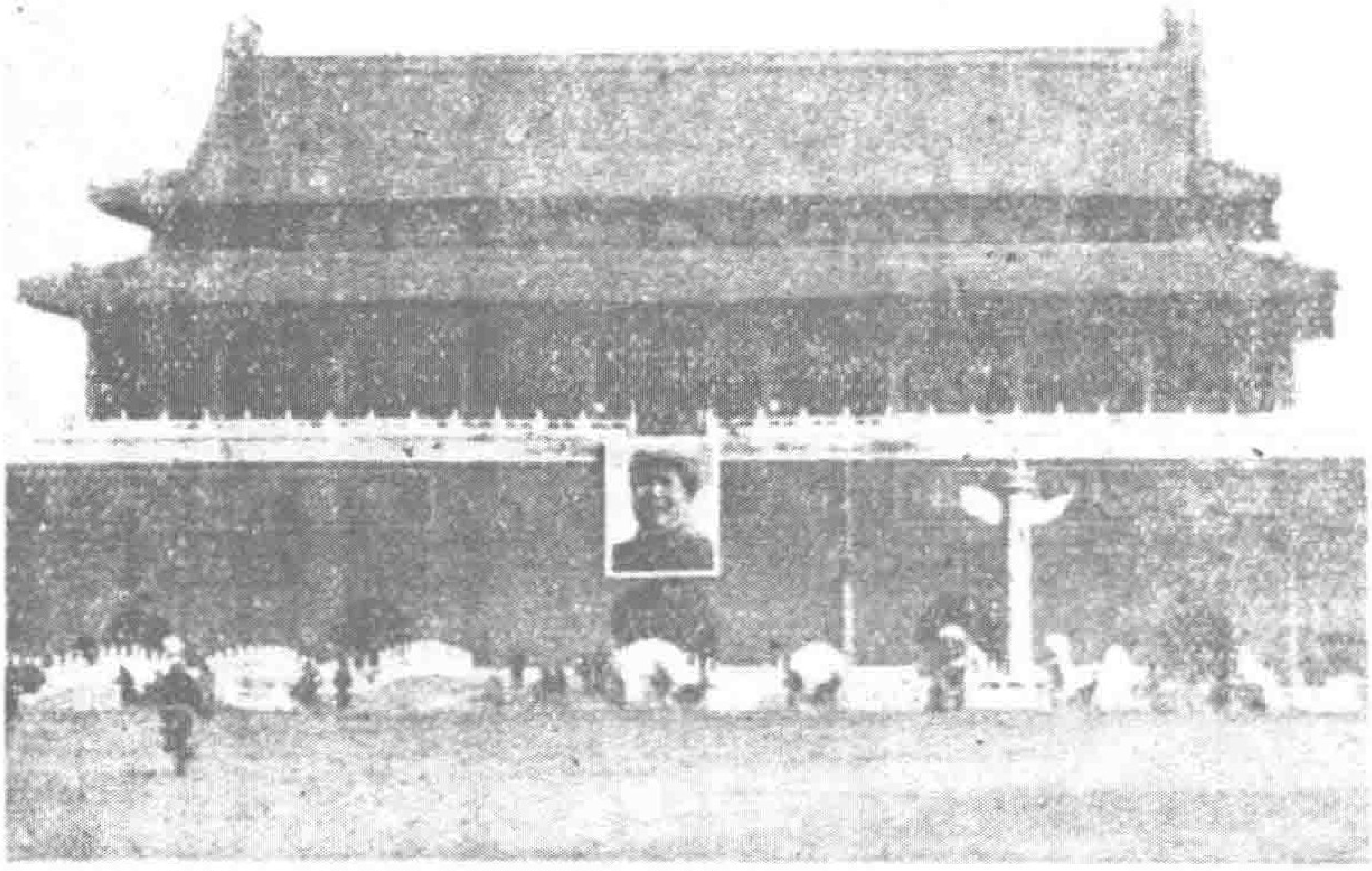
萬民騰歡話北京

——一個光明的新時代開始之一幕——

Balashov 著
墨衛 譯

你若問我，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我一定毫不躊躇地告訴你：那是人民的熱情和狂歡。

北京的街道一向是相當熱鬧擁擠的。但是當我們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前夕到達北京時所見的情形，超出了我們的一切想像。全城的居民，不論老幼，似乎都上了街。從車站到旅館的那段路，平時坐汽車祇消不到五十分鐘，但是却走了至少一個半鐘點。街道上和廣場上到處都蓋起了無數蘆蓆棚來容納外來的觀光者。從城外搭車或步行進入北京城的人們，形成一條不斷的洪流。



北京天安門城牆上的巨幅毛主席像

北京城四周圍着又高又厚的城牆。那些紅色的城門碩大得可以。這些年代久遠的城牆城門上都貼滿了頌揚人民共和國的大字。城脚下做了無數小尖塔，學生們一手提着漿糊桶，一手拿了刷子，在爲它們糊花紙。一向莊嚴肅穆的城門上，也掛滿了靑枝綠葉，中央放上了毛澤東先生和其他人民領袖的畫像。到處都熱烈地進行着慶祝的準備。同行的一位朋友說：「你聽街上那些笑聲，唱歌聲，呼喊聲，簡直是一齣聲音的交響曲。」的確，這眞是一齣勝利凱旋的交響樂。

我們很容易的便找到了人民政協開會的大廈。每個人都知道這地方，而且都樂於指點我們方向。進入內城不久，便見到了紫禁城四周圍着的紅色高牆。宮中巨大的廣場上擠滿了人，每天開會閉會時都有大批人們團集在這裏瞻仰代表們的豐采。廣場上有幾塊巨大的佈告板，專門張貼關於會議的消息。

黃昏時分，代表們從巍峨的宮門中魚貫而出。外面的羣衆每見到一位熟識的代表便大聲歡呼起來。一位濃眉大眼穿軍服的代表出來後，歡呼聲立即四起，且有不少人將鮮花向他扔去。原來他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打敗國民黨反動派的戰鬥英雄之一。

那晚我們到勝利戲院去看了一張中國電影——「橋」。這是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出品。主題是中國工人在解放戰爭中的功勳。故事很簡單，但是當你知道北京的人民多年來祇能看好萊塢來的低級影片時，你便能明瞭爲什麼他們對這片子發生這樣大的興趣了。這張片子在這裏賣座空前。最後的一幕，當一個英雄高呼「新生活萬歲」時，觀衆都不約而同的齊聲響應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紀念日的前夕，我們去參觀了不少工廠和學校。工人們的熱誠極高。九月上半月北京各國營工廠的產量達預定計劃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二。雖然從國民黨的桎梏下解放還不久，北京已產生了許多勞動英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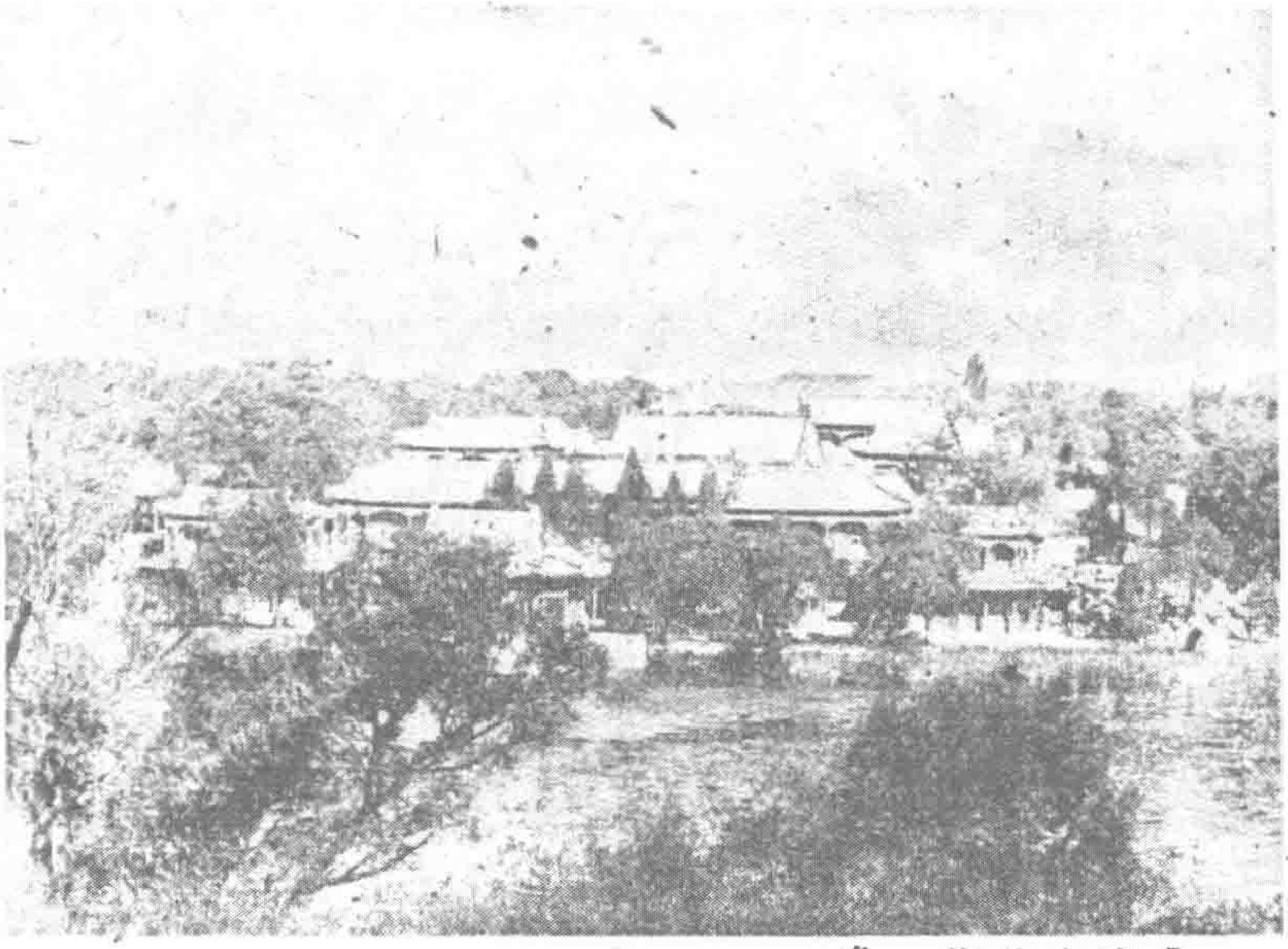
在參觀一家鑄鋼廠時，我們會見了一個老工頭梁起東（譯音）。六十來歲的老梁，身體結實，兩眼奕奕有神。一邊說話，一邊很自信地做着手勢。在日本人佔領時期和國民黨控制時期，他因爲參加工人反剝削反惡劣勞動環境的活動，而被收在監裏達五年之久。現在他已是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之一了。

「想想看」，他說，「從前連皇宮也別想跨進的一個普通工人，現在可以坐在宮裏的「金鑾寶殿」上決定國家的大事。一個工人哪會夢想到這種事？」

北京是一個大學城。學生的革命傳統是著名的。那天我們去參觀了清華大學，蒙該校教授和同學們殷勤招待。同學們向我們傾訴在國民黨政權下他們的生活和學習情形。

清華大學外文系的沈（譯音）教授告訴我們說：「那時北京的大學幾乎都在美國控制下：美國的教師，美國的課程，美國的主義……同學和本國教授們所提的一切抗議，都給無理地壓制了。我也跟其他許多人一樣，不得不在吉林解放後從北京逃到吉林，在那裏的大學裏教了一年左右。很多教授和同學都被逼得走這條路。現在我們的同學有一半以上都是從先前解放的地區回來的青年。」

我們穿過了校舍中又闊又長的走廊。雖然已



北京中南海一角

過了上課時間，仍舊到處都興沖沖地熱鬧着。有一個房間裏傳來了合唱的聲音，學生們正在練習明天慶祝時所唱的歌曲。大禮堂中的桌椅都堆在一旁，地板上鋪滿了紅旗和紅布大長條，有些字還沒有全寫好。我們屢次被學生們留住，殷切地詢問關於蘇聯的生活，和蘇聯青年的種種問題，頗有應接不暇之感。

我們接受了同學們的忠告，到郊外去看大遊行的最後準備。從西門外的山上俯視城內外的景色，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城內各公園中的綠色花草，和許多綠色的屋頂。宮中的亭台樓閣以及城內各處的寶塔，在夕陽下披上了一件黑色的外衣，嫵媚異常。城外的平地上，大隊工人和學生在操練着隊伍，踏着整齊的步子，口中高唱着革命歌曲。旁邊行過了一小隊穿着質地很好的新制服的兵士，精神異常抖擻。

十月一日早晨六點，喧天的鑼鼓聲已將我們從睡夢中喚醒，城裏已開始慶祝了。我們抵此後的幾天中，街道上人頭擠擠，駕車已經不便，今天根本不作此想。旅館外面那條寬大的哈達門路也塞滿了人。市民都穿起了漂亮的衣服，喜氣洋洋，興奮非凡。人人都知道那天下午三點鐘，中央人民政府便將在紫禁城前面的廣場上正式宣布成立了。街上此起彼落一呼百應的，都是「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毛主席」便是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先生的稱呼。

到處都有短短的臨時的集合。學生們在廣場上邊唱邊跳。另一邊又來了一隊遊行者，抬着一個四尺長的紙糊的蔣介石和其他紙人。一看便知道是馬歇爾、司徒雷登、魏德邁等等。觀衆一邊高叫，一邊狂笑。隊伍行到東交民巷外面停了下來。在羣衆的歌舞下，一個個紙人都燒成了灰燼。一旁的銅鼓敲出可怖的聲音。首先火葬的是蔣介石。有一個觀衆在濃煙中嗆咳着說：「這樣一個小人却發出這樣大的臭味！」當時羣衆的情緒，眞是如醉如狂。

一個中年的中國人，站在北京飯店外面看了遊行者的表情後感慨地說：「活了四十五年，從沒有見過北京街上有這麼多笑臉！」每一個街口，祇消花幾十塊錢便能買一隻小紀念章。上面是一個金色的中國地形，插着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寫着一九四九年。差不多人人都佩着這紀念章。

「蘇聯」兩字——意思是蘇維埃——在北京有神奇的力量。一個蘇俄人祇消提起這兩個字，便立刻能得到許多朋友。處處都能看到中國人民對蘇聯和斯大林同志的敬仰和愛戴。

將近三點，街上的人愈來愈擠，聲音當然也愈來愈嘈雜。大隊人羣一同向故宮前的廣場上走去。廣場附近的許多街道早已水洩不通。旗幟，橫幅和標語眞個成了大海。工人和職員們都拿着五光十色的圖表，來顯示他們在工業生產上的初步成就。

我們將請柬舉得高高的揮動着，好不容易才擠進了天安門廣場。這便是正式宣佈人民政府成立的所在了。正門（天安門）的兩邊都搭了木頭的大看台，這是來賓席。天安門前面是人民政府的官員和人民政協的代表席。大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地注視着那直冲霄漢的旗桿。不多一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便要在上面迎風飄展了。

站在來賓席上看這巨大的廣場，萬頭攢動，旗幟如林，構成一幅偉大無比的畫面。千萬幅別出心裁的標語和五色繽紛的鮮花，使廣場上洋溢着慶祝的氣氛。哄哄的人聲，常被大笑聲打破。耳中盡是愉快的歡呼聲。

我留神聽看台上四周人們的談話，發覺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都有。離我們不遠有兩個人談得很

六三—一二四

起勁。聽他們的口音，一個是山東人，一個是廣東籍。兩人的言語不通時，便停下來打着種種手勢，然後又繼續談下去。

突然整個廣場完全肅靜，接着便是雷鳴的鼓掌聲，原來是毛澤東先生和人民政府的官員，以及人民解放軍的領袖們步上了檢閱台。萬道目光都注視着這位中國人民的領袖——高高的個子，和藹的面容，兩眼奕奕有神，穿着一套簡單的藍色人民裝。他熱烈地笑着，向歡呼的人們招手。

毛主席所宣讀的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宣言，每一句都受到會衆的狂烈持久的鼓掌。接着他走到儀仗隊圍着的國旗前，然後那五顆金星的國旗便在國歌聲中悠悠升上了旗桿。這是最莊嚴隆重的一幕。會場上的千萬羣衆都注視着這解放之旗第一次在這長期受苦難的土地上升起來。二十八響禮砲結束了這嚴肅的一幕。

會議結束後，大檢閱開始。人民解放軍的各種部隊都參加了檢閱盛典。首先行過檢閱台的是海陸軍士兵的極整齊的隊伍。跟着來的是砲兵隊，同時上空怒吼着轟炸機和戰鬥隊的隊伍。四周的人們都在譏笑蔣介石的美國朋友們。他們用來屠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飛機，亦參加了這盛大的解放軍檢閱。

坦克和騎兵隊結束了這兩小時的大檢閱。它顯示人民解放軍已經發展成一支强大的力量。我們所聽見的議論，證明北京人民對他們的軍隊如何自傲。但是一個名叫薛湘亭（譯音）的藝術家所說的一句話給我們的印象最深。他與我們一同從廣場上走回去時說：「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看見了我們這樣優秀的軍隊，再不敢用命令的語氣來對待中國了。」

我們順便到中央公園去走了一趟。演員們和音樂家們正在這裏表演。所聽到的都是一片嘻笑聲。幾十隻小型氣球，下面飄着小紅旗，點綴着天空。學生們辦了一個名叫「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的展覽會，吸引了許多觀衆。一個學生跨上了臨時搭成的講台，一大羣人立刻圍攏來聽他說些什麼。他說：

「北京是建築在我們祖先的頭顱上的。中國人民爲這些奢華的宮殿和樓閣付了巨大的代價。我們不要爲有錢人建造宮殿和樓閣，我們要爲幾萬萬人建造一個新的人民的北京，一個人民的城市。」

十月一日晚上的北京，可愛得使人不能遺忘。街道都照耀得通明。家家戶戶都掛上了燈籠。無數五彩的燄火，照亮了長空。直到深夜，人們還在慶祝着這光明的新時代的開始。



六三一—一二五

記水菓產地洞庭東山

——解放以來一切不合理的現象逐漸消滅了——

王小石

一

離開天堂蘇州，乘輪過了橫涇鎮，就望見茫茫無際的太湖；循着太湖梢前行三十六里，穿進渡水橋，一個丁字形的市集倚山而築，那便是福地洞庭東山了。

東山稱「福地」，是有史可考，有藉可稽的；轟動清季的「哭廟案」，金聖嘆在獄中寄書他眷屬，有一段說：「姑蘇非天堂，福地有洞庭，事急可暫趨避……」吳縣舊志上也載着，太平天國革命時，「僅福地洞庭東西兩山，未受兵燹……。」

據就地父老相告：自日寇侵華，以迄江南解放，十餘年間，蘇州已非天堂，數度受驚擔怕；洞庭依然福地，未動一草一木；三百年來沒有烽火波及的，只有孤懸太湖邊的兩山而已。

可是，去年七月二十四日午夜的颱風，帶給福地前所未有的禍災，百分之八十五的菓樹損失了，這些都是花費過數十年的精力所栽植的；被淹的田畝，高田有三千餘畝，低田有四千餘畝，此外還有三千多個漁池，也被巨浪冲毀；難民一千三百多名，有家歸不得，死亡數十人，撈到尸首的有十八具；這打擊，給予福地居民的印象太深了，至今還是不能淡忘。水菓、稻子、魚蝦、蠶桑的產量，今年遠不及往年，便是受了這次颱災的影響。

不過，莊蓮鄉的老農吳龍根感嘆着說：「說起來，我們東山畢竟還是一塊福地哪！遭逢颱災雖重，幸虧有了人民政府，分派到的救災農貸也多，立秋後倒做伏天，一陣子奇熟，全山的枇杷樹重新抽芽放花，再結果實，造成千百年來未有的奇蹟。使我們多收了一筆外快錢，又把苦難的日子輕易打發過去了。」他向我望了一眼，見我沒有表示，隨即反問我說：「先生不相信嗎？誰說我們東山不是一塊福地呢？」

這是我來到這塊「福地」的前後，所獲得的關於洞庭東山的粗疏印象。

二

東山是水菓產地，我來此適逢大颱災之後，菓木已遭摧折甚多，但還能望到滿山紅橘，一簇簇的栗林。街頭的紅橘滿筐，栗子成堆，是唯一的特色，價值十分低廉，和上海相差十倍；如果進入山林中，狂啖一餐鮮橘生栗，山農個個慷慨好客，是決不要你破鈔分文的。

在上海，我們所啖到的良鄉栗子，眞正的天津貨很少，泰半是產於洞庭東西兩山的。這兒的栗子生得顆顆小巧玲瓏，與良鄉所產可以亂眞，香糯可口，也不減津貨；可惜山農缺少園藝常識，用土法栽培，要是種植有方，儘可產生佳種，改善栗質，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山橘皮薄色紅實小，但不要小窺它，上口甘甜異常，毫無酸味；山農賣出以筐計，攤販賣出以斤計，到了上海，就得以個數計值，這中間經過了層層的剝削；現在山民已經覺悟，正在籌組「產銷合作社」，等到「自運自銷」的機構一旦完成，山民的經濟就可好轉了。

此山所產的「白沙枇杷」，馳名江南，可惜我到來的時候，連亘榮結實的枇杷，也已過時兩月了。只剩凋零的枯木，供我瀏覽；望梅尚可止渴，望林只有興嘆。

提起梅子，順便說到洞庭山原是觀梅勝地，盛譽不減杭州的超山；此山梅林，迭經顧亭林、歸有光諸先賢的品評，身價倍增；近百年來梅林逐被淘汰，橘林栗林「後來居上」，反使洞庭山的青梅，從此「默默無聞」！

處身此山中，使我重再憶及二十年前姚蓬子先生所譯的蘇聯名著「菓樹園」來，假使我有「福份」在這兒逗遛一個時期，我可以更進一步體驗到這部小說的深意，並且使我有勇氣嘗試，描摹這個「新中國的菓樹園」。

三

最近我從事「民歌」的蒐集和改編工作，我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不肯放過搜集民歌的機會。在這兒，我雖然搜集到了五個民歌，其中有三個是大同小異，也可說是由一個歌蛻變出來的；依歌詞的簡單至複雜來推測，最初流行的應該是「洞庭謠」，後來改爲「福地洞庭山」，最後成爲「洞庭兩山歌」。我曾將「洞庭兩山歌」抄寄「大公報」，這裏不妨將「洞庭謠」抄上一遍：

——洞庭山，分東西，兩峯不在洞庭湖；
隸屬天堂姑蘇境，孤懸茫茫太湖邊；
五穀豐，魚蝦肥，
嶺上多菓木，嶺下有桑林；
橫涇遭烽火，渡水來風波，
江南半壁可有乾淨土？

六三一一二六

三百年來此山未遭殃！

這個歌，蛻變爲「福地洞庭山」，不過添加幾句「福地」的描寫；再變爲「洞庭兩山歌」，又加進了山民安居樂業的情況了。從這上面，我們可以窺見民歌演變的線索啦。

三吳地帶流行的民歌，最大的好處是不強求押韻，可是在就地居民口中哼來，很自然的有了韻脚，尤其是年輕的村姑們，用着「吳儂軟語」輕唱，誰說民歌缺乏「詩的情調」呢？

民歌也不是完全「胡謅」的，有的地方足供我們引爲史地的參證；比如這個「洞庭謠」來說吧，短短的十三句歌詞，含有了洞庭東西兩山的地理環境，政治區域，物產狀況，歷史沿革；使從來沒有到過此山的人，讀了這個歌，就會有了概括的印象，這個歌替代了「洞庭山的遊覽指南」，包羅了「洞庭山的風土記略」，這麽「簡而有力」的文筆，我們不得不「嘆爲觀止」啊！

民歌的歪曲意識，我們必須「修正」；例如說：「橫涇遭烽火，渡水有風波，江南半壁可有乾淨土？三百年來此山未遭殃！」這四句隱含「洞庭山是福地」的意義；到了此歌蛻變爲「福地洞庭山」時，就乾脆指出「福地只有洞庭山」的了。我們要指明洞庭山不遭戰火的原因，是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正因爲「孤懸茫茫太湖邊」的緣故。

除此以外，民歌的好處，我們還是要極力保留；江南是民歌流行最多的地區，這是由於歷代「才子輩出」，他們隨手所揮的東西，流傳到鄉下，年代一久，湮沒了作者姓氏，就變爲民歌民謠；我們要發掘此一寶藏；淘汰掉封建的、陳腐的、落伍的，化費一番「推陳出新」的改編工夫，再回到鄉下去，這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一件工作。

另有兩個歌，一個喚做「太湖船」，描摹渡船上的水手生活；一個喚做「採桑娘」，描摹桑林採葉的姑娘；前者迷信色彩很濃重，後者俚俗可鄙，不堪一聽；像這兩個歌，必須澈底改編，但歌裏的自然風光，還是應該保留下來的。

此行增加了許多民歌資料，和一些改編民歌的經驗，這是我的「副收穫」啦。

四

這一個丁字形的小市集，倚山傍水，景色清幽，風光旖旎，面對着靈山秀水，連我也要嘆着：「住在這兒的人是有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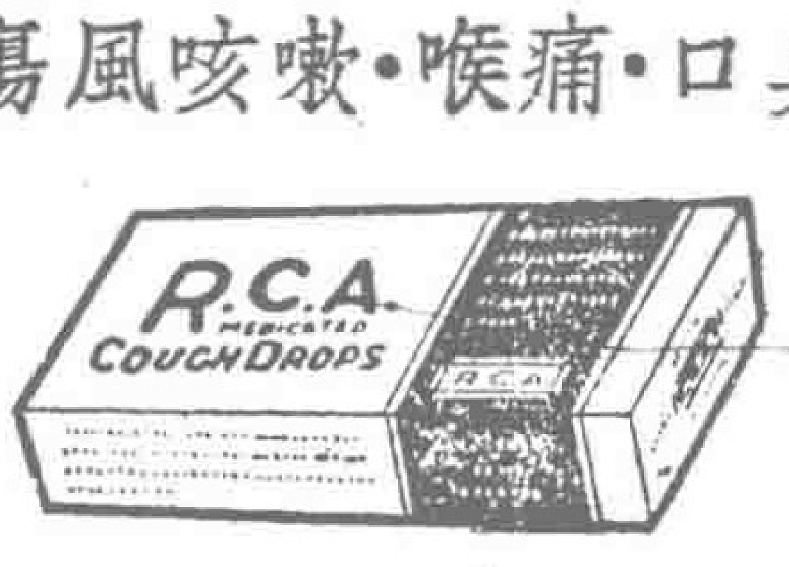
我曾爬登東山的頂巔，遙望相距十八里的西山，雙峯並峙浩渺太湖中，林木葉實點綴得紅黃碧綠俱全，好像一對艷裝的姊妹花，說不定在互爭妍媸呢。

我也曾跑到龐大的渡水橋上，矗立橋心，俯眺洶湧的碧波，從此出口，便是「三萬六千頃」的太湖了。我瞧見熟練的水手們，駕了一葉扁舟，逆浪而上，鼓棹而飛，巨濤將船吞沒，代爲驚心動魄；未幾船又顯現，爲之眉飛色舞。據說「太湖無風三尺浪」，在湖上度過數十年的老水手，他們對於任何驚風駭浪，也不感覺可怕，只要撐住了舵，沉住了氣，不心慌意亂，即使巨浪當前，也是傾覆不了蚱蜢小舟。

在渡水橋畔，我邂逅了老漁夫孫某，他告訴我說：「從祖父時代開始，就在湖上捕魚捉鴨；我七歲就隨着父親，度着湖上生活；今年六十七歲，足足六十年的經驗，我認識太湖每一個港口的路線，就是在昏黑的深夜，我可以認清天空星位的方向，代替我的路標，一點兒也不會錯，我常喚這些星兒，叫做引路星。」

他的談鋒眞健，一會兒轉到了「捕魚捉鴨」，他特別申明：「我說的捉鴨，你不要誤會，是太湖裏的野鴨；它們成羣結隊的飛翔在太湖上，捕魚人手腕靈捷的，只要把網兒一撒一收，就可滿載而歸；要是手法不熟練呢，或者撒了個空，野鴨逃光了；即使網了滿羅的野鴨，收網時一不小心，沒有把定了舵，就會造成覆舟的不幸。」

說到這裏，他突然停住不說，沉吟半響，憤憤地說：「在過去，竟有這麽不公平的事，野鴨在上空飛翔，追捕的人卻被界線限制着，要是野鴨飛出了自己的湖界，只好眼望着它們自由飛翔，不能再加捕

主治
傷風咳嗽·喉痛·口臭
RCA
R.C.A
功能
潤喉止咳·防菌·消炎


潤喉止咳糖
藥字第311號
上海全市及京蘇錫常杭各大藥房公司均有經售

捉了。這樣不公平的事，從我祖父時代存留到今日，沒有人敢於公言打破。自從東山解放後，這不公平的限制，也從此取消了。」

我瞪着眼睛呆望，他不待我問，繼續解釋說：「你以爲這碧波浩渺的湖上，一望無際，是無人管業的嗎？其實不然，三萬六千頃的太湖，早被人爲的界線瓜分佔領了，這界線的劃分，不知起始於我們那一代的祖先，以後世代相傳，守爲世業，子孫不肖的，也可像田地一般的出賣轉讓於人；如果說有田地的人稱爲地主，那些佔有湖面的人也可稱爲湖主；數十年前還有許多小湖主，逐年被大湖主呑併，到現在只有欺人的大湖主，守着數百頃的湖面，野鴨飛入界線，他們也不會去捉，但要是別人闖入去捕捉，被發現了就得罰祭湖鬼；你想，像我們這些小湖主，一頃湖面要數家漁戶合佔，捕捉野鴨的時候，一下子就追捕出界，只好聽其飛去，這種痛苦，身受六十年，敢怒而不敢言。直到解放今日，人爲的湖界一筆勾消了，我們才揚眉吐氣，可以隨心所欲的追捕野鴨啦！」誰想到這樣隨便的扯談，從老漁夫的口中，得到了許多經驗，也聽到了許多疾苦；更使我體驗到，接近「工農兵」不應該是一句口號，而要實際上接近他們的生活，因爲他們的生活經驗，決不是我們單憑想象臆測所能獲得的呀。

五

東西兩洞庭，原是民富物饒的漁米之鄉；但是，近十年來山民也只剩苦飯一口可吃，市況變得蕭條，一切景象，都是外强中乾；原因是很簡單，稻麥的生產，每年受了國民黨反動派徵糧借糧的剝削，餘留不了多少；蠶絲的生產，因出口被統制，無錫的繅絲廠都關了門，還有什麼生路？魚蝦的生產，菓木的生產，被「四大家族」的爪牙們「無孔不入」的設立水產林業公司，統籌包辦，收買抑低價格，售出高抬價格，飽了私囊，飢了山民。現在雖已解放了半年多，山民提起往情，還是「談虎色變」，尚有餘悸。

在上海，有洞庭同鄉會的組織，據說洞庭山人在滬經商的很多，並且具有相當力量。我未到洞庭山以前，常以爲洞庭是一個縣份，也許是屬於湖北省的吧？那裏知道是一個隸屬是吳縣（即蘇州）的鎮市呢？正因爲洞庭山人在上海經商很有發展，所以家鄉地方的公益事業，也辦理得很完善；有獨資建造的大石橋，有新穎設備的救火會，有育嬰堂，有孤老院，有很完善的學校和醫院，街道也很整齊熱鬧，初來這兒的人，眞的以爲是到了一個縣城中呢。

的確，這小鎮是有光明的前途的，它的林業、漁業、蠶業、農業、均有發展的餘地，假使改良經營的方法，保證在最短期內，便有增產的可能。

我帶着愉快的心情離開了這「福地」，但願解放後的洞庭山，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軍民協力，早些完成剿匪、反霸、減租三大任務，眞正成爲一塊「有福」的地方吧。

梁新記

（一毛不拔）

牙刷



一毛不拔牌

其一

一毛不拔牌，名貴兼耐用；刷號一零七，老牌新貨式。

其二

硬毛的最硬，第一的第一，人生天地間，刷過方舒適。

梁新記兄弟牙刷公司出品



牙膏之王

舉世推崇

固齒靈牙膏

多泡 · 白齒 · 爽口 · 消毒

一管可抵普通牙膏四管之用

固齒靈牙膏廠

榮譽出品

防蛀牙膏

香泡（少泡）

香味質料與絲帶牌牙膏一樣，價廉八倍

各解放區批發商合作社或貿總等如欲經理歡迎惠洽

Oxygen

上海同孚路七十四弄

電話 三二八一九

六三—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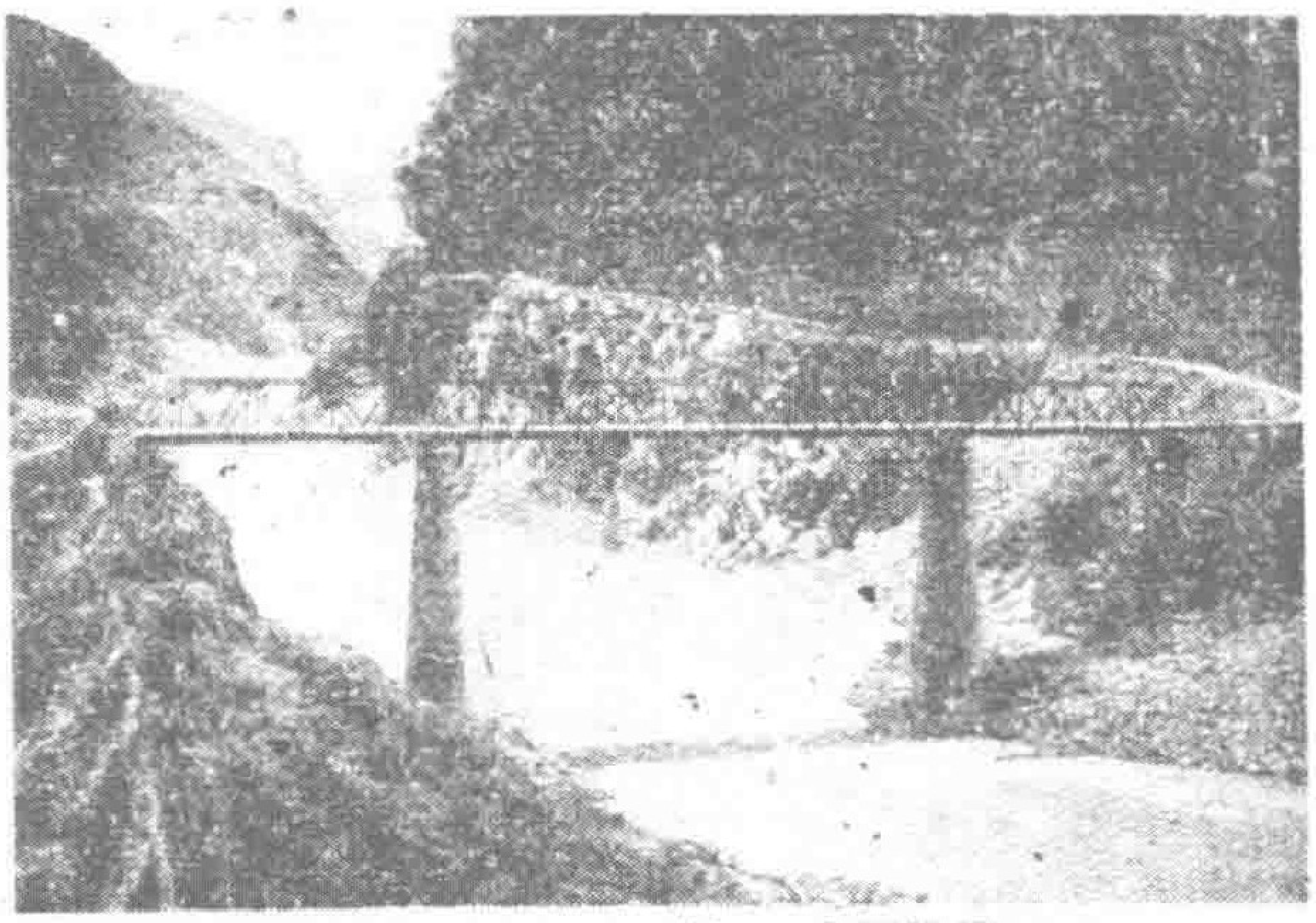
新生的大西南

自貴陽至重慶

芳杜

自貴陽赴重慶，須先至三橋站；赴昆明者一直往西；赴重慶者自此折向北行，四十公里至扎佐；又三十公里至息烽，再三十五公里至烏江。

烏江。　山勢環抱，水流湍急；原有鉄索橋，名叫「脩義橋」，早已毀壞了；來往汽車，均須擺渡；後來由西南公路局造了鋼橋，來往方才便利。此橋乃抗戰期間所建築，誠為後方一偉大工程。江南岸前有中國旅行社所設食堂，辦理頗稱完善。渡江行五十公里，即達遵義。



烏江大橋及半山洞

遵義。　城臨湘河上流，人烟稠密，市面繁榮；有新舊二城，新城為商業中心，舊城為政治文化中心。附近名勝有：（一）南泉寺，在舊城南門外，明成化年間造；寺前有南泉，從石縫中流出，四時不涸；城內外居民多飲此水。（二）桃源洞在新城湘山之北，洞內多奇石，題刻頗多。（三）雙泉禪院在城東二里湘山頂上，古木葱翠，怪石嶙峋，風景至佳。遵義所屬茅台村有特產茅台酒，香冽適口，以陳舊者為貴；惟產量不多，未能銷售遠方。再向北峯巒起伏，路漸難行，約五十公里抵婁山關。

婁山關。　婁山為遵義、桐梓兩縣之天然界線，公路至此，須盤旋四次，始能上去；又作八次曲折方能下來；志書上所謂「諸峯插天，中通一線」者是也。婁山拔海一千二百七十公尺，為由川入黔要衝，形勢極為險要。昔有婁山關，現在關隘早廢，山上氣候頗寒，溽暑亦不覺熱；冬季樹上常懸冰柱，雪後初晴時，滿山滿谷，晶瑩耀目，景色最奇。下山行十五公里，即達桐梓。

桐梓。　縣城，市街縱橫，人烟稠密，電燈、電話具備，旅館甚多。中國旅行社前設有招待所，佈置整潔，服務週到。城內名勝有：（一）西成公園在大十字白，緣桐梓為周西成故里，園內有他的祠墓，並有武功坊一座，紀述他生前事跡。周氏頭腦較新，他做督軍時，勇於建設，貴州許多事業，都是他首創的。民國十九年死於黃果樹亂軍中，此處的墓乃是「衣冠塚。」自桐梓曲折北行約二十公里，至花椒坪。

花椒坪。　此處附近公路為川黔線最險峻的一節。計有七十二個轉彎，曲折盤旋，約有十公里長；最高處設有瞭望台，山上多霧，冬季道路因結冰，濘滑難行，須鋪稻草，否則有覆車危險。花椒坪北七公里，地名釣絲岩，亦為著名險道。再北行十公里，至新站。

新站。　新站即古之夜郎城，唐代李白曾流夜郎，究竟李白曾否到過此處，至今聚訟紛紜；但此地關於李白的古跡甚多：（一）懷白亭，刻有李白所書蜀道難五首。（二）太白望月台，在夜郎壩。（三）太白故宅，在夜郎里，有古井遺跡。又有蒙渡在新站北約五公里，相傳漢代唐蒙曾在此渡河；石壁上有黎純齋題的「蒙渡」兩個大金字。由蒙渡北行又五公里至九龍山，公路亦多曲折；再二十公里，達松坎。

松坎。　位在貴州省北端，城外有崇溪河，為川黔二省的天然界線；最奇者川省夏季苦熱，南來旅客，行至松坎，頓覺氣溫降低，如入清涼世界；反之，自貴陽出發，祇見童山濯濯，一至松坎，即見川境內樹木茂盛，彌望葱蒨；一河之隔，判若兩洲。過松坎登九盤山，約十餘公里，有小溪，即上述崇溪河也。河口為川黔二省交界處。再北行，約五十公里，過趕水河，經趕水鎮，至東溪。沿途山勢漸殺，不及以前雄偉。自此沿綦江河向西北行約五十公里，至綦江。

綦江。　綦江為川黔及川湘兩路車輛必經之地，往來旅客，多在此過宿。前有中國旅行社之招待所，辦理完善。又貴州出產之桐油、生漆、及四川出產之鹽、布等，均聚集於此。本地山巒重疊，多鐵鑛；出產廣柑，川黔人稱為「黃果」，大而甜美，不亞美國橘，尤為著名。名勝均在「雞公嘴」，其地在城西南數十里，古刹林

童，如玉皇殿、觀音堂、東嶽廟等，古木參天，林巒幽美；東嶽廟前有石橋三座，高約十丈；第三橋下有一石公鷄，甚大，形態畢肖。每年農歷六月，附近數十里鄉村男女，來此舉行集會，甚爲熱閙。自綦江過綦江橋後，北行三十公里，至九道拐，路多曲折。又四十公里至土橋，過此有岔路，可達

南溫泉　舊名南溫塘。泉源出自建禹山，溫度甚高，常在華氏四十四度左右，含硫質甚多，能治皮膚病。大泉以外另有二小泉：一名「子泉」，一名「小溫泉」；並有南泉公園，花木繁茂，景緻天然，晴和之日，游客甚多。自土橋東北行十公里，卽至

海棠溪　此處爲公路終點。地居重慶太平門外大江對岸，有輪渡通往來。附近有海棠溪水，蜿蜒曲折，長達數里，昔日夾岸遍植海棠，因而地名亦叫「海棠溪」。渡江卽至

重慶　地形狹長，如鷄頸，位於揚子江、嘉陵江合流處；三面臨水，一面通陸，川湘、川黔、川滇等公路，均以此爲起點；又有成渝鐵路，橫貫其間。城周約十三里，分上下兩半城，入夜電燈照耀，遠望之恍如香港。蜀中出產豐富，日用所需，如米、鹽、絲、茶等，無不具備；尤以藥材、猪鬃、夏布、銀耳、菸葉及牛羊皮，爲出口大宗。名勝頗多：（一）龍門浩，在東水門外對面南岸，江中橫有二巨石；凡中斷處土人俗呼曰：「浩口」。宋紹興年間於二石上分刻「龍門」兩字，因而得名。（二）洪崖洞，在城西雉堞下，上覆巨石，其下嵌空，常有飛泉，一名「滴水崖」；洞甚大，可容數百人，有宋元豐年間，蘇東坡、黃魯直等題刻。（三）佛圖關，在城西十里，一名「浮圖關」，形勢雄壯，石壁刻有佛像，關內並有夜雨亭。（四）眞武山在城東七里餘，爲塗山絕頂，相傳禹娶塗山氏於此；由鳥道盤旋而上，其上有眞武祠，樓閣層叠，頗爲壯觀。（五）老君洞在塗山左巖下，洞旁有石刻人像，極精美，頗有藝術價值。此外又有江北公園、中央公園、上清花園、陶園、禮園等，依山建築，佈置精雅，均值得一遊者。

自貴陽至海棠溪，全長四百八十八公里。



松坎景色

自重慶至沅陵

自重慶由川湘公路往湖南者，須先由海棠溪至綦江；由此折向東行，經石角、蒲河、約四十公里至萬盛，折向東北，又三十餘公里，至

南川　城在龍巖，鳳嘴兩水交會之處，山勢巍峨，風景極佳。附近名勝古跡甚多：（一）浴凫池在城北，現巳圍入南川公園，池內滿植紅蓮，池心砌有石台，上建小亭，有石橋通往來；春秋佳日，遊客雲集。（二）尹子祠在城西約三里，傍鳳嘴江曲流，脩竹夾道，松柏成蔭，景極優美。此外有南川八景：

1. 白露晴嵐　城外有白露巖，輕霧初消，旭日照耀，濃淡相映，色采至佳。

西北工業區——十里舖

蔣迪雷

從長安坐火車西行，將近蔡家坡的時候，你從車廂裏望出去，就看到將近四里長的牆圈裏，有一排排的廠房，一處處的煙突出現在你的眼簾。這就是以前官僚資本的雍興公司的所在地——蔡家坡。

由蔡家坡再向西行，就是虢鎮——在抗戰時期也是一個小工業區，這裏有一家精益紗廠。

過了虢鎮，火車越過了鐵橋，前面是臥龍寺。臥龍寺的得名，據說當年唐明皇西幸時，在這個寺裏住過一夜，後人遂以臥龍名其寺。

過了臥龍寺，火車穿過鬥鷄台的墜道，前面就是聞名西北的工業區——十里舖。

從長安出發，火車在廣漠的平原走了三個多鐘頭，你也許感覺西北太荒涼了——沒有青山，沒有綠水，更缺少建築物。這時候火車把你帶到快近目的地的寶鷄，當你整理行裝準備快要下車的前十分鐘，出現在你眼簾的是別有一番天地的十里舖——在抗戰前的一個小小的村落。

傳進你耳鼓裏「隆隆」的機器聲，那山坡上下的建築物，還有遠遠近近的煙突，那工廠前面工人們搬運煤炭和棉花的忙碌的情景……這一切很快的播進你的意識中。

這是一個勞動和生產的鏡頭，它在西北的荒原上像是一隻睡醒的獅子，現在它在怒吼了。

★　★　★

抗戰前這個小小的村子只有十幾家人家，幾處土窰，幾舍茅屋，沒有店舖，亦無街道，只有一擔兩擔小販停在路旁，三兩小孩擁着糖攤而已。

村子的南面二三里路是渭河，北面是土山，這一條狹長的地面上只有一片荒涼，誰也想不到

六三——一三〇

2. 金佛晚霞　縣有金佛山，每當夕陽返照，霞光萬丈，蔚爲奇觀。

3. 合溪夜月　縣有龍巖、鳳嘴二水，交匯處名曰：「合溪」，碧波如鏡，月夜泛舟最宜。

4. 孝婦湧泉　縣城南有小溪，終年不涸。相傳有錢氏婦，事姑至孝，姑病思飲泉，不得，婦抱甕繞河而泣，河岸石忽中裂，甘泉湧出，遂成此溪。

5. 古渡流金　在城北十里龍巖江渡口。相傳昔有貧僧，每晨自石縫汲水，輒有金沙流出，持以易米，恰敷口齋，僧貪鑿之，流金遂停止。

6. 聖水三潮　在城北五里餘，水自地穴湧出，高達五尺，一日三潮，寒暑不爽；潮時聲如雷鳴，春秋二季，其潮特大，高可數丈，聲聞十里，人稱爲「聖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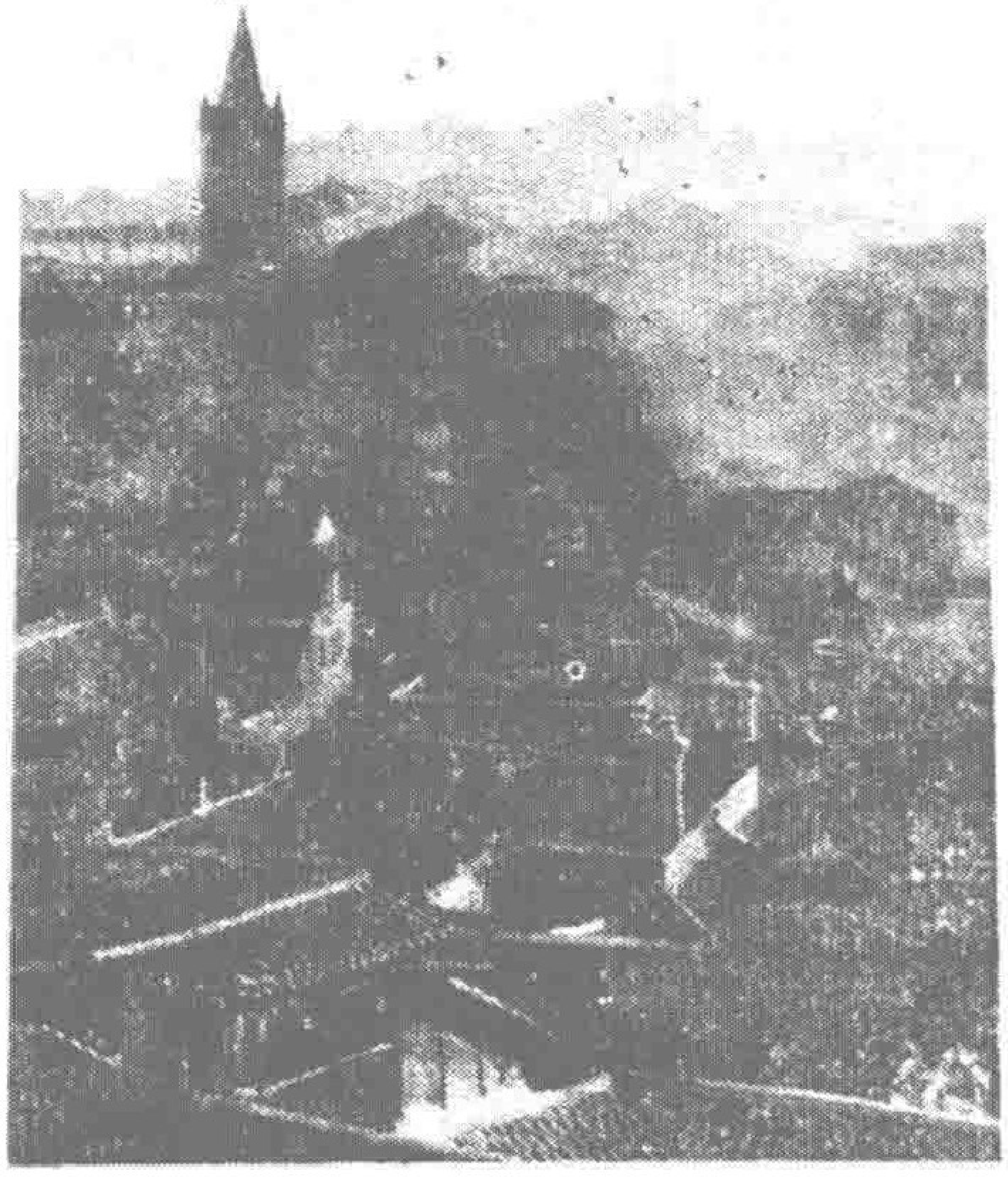
7. 石池臥象　在城內興隆街後陳姓園內，巨石環伏池畔，形如酣睡之象。

8. 偏佛晨鐘　北門外普澤寺，古名「偏佛寺」，高距山巔，拂曉鳴鐘，聲震山谷，遠近可聞。

自南川東行約二十公里至水江石，又曲折東行，一百公里至巷口，又三十公里至江口，又六十餘公里至彭水。一路山嶺起伏，與烏江時離時合。

彭水。　境內峯巒重叠，昔日交通困難，人烟稀少，僅特水路交通；自公路開通後，與外界往來漸繁，凡外來商品，大都由湘、桂等省車運來彭，再由烏江航運至筑、渝等地；現已爲水陸聯運之中心。名勝有：(一)綠蔭軒，在縣城南，爲宋黃魯直讀書處，憑軒遠眺，羣峯在目，俯瞰烏江，水勢汹湧。又有黃魯直題名石刻，在彭水公園，惜已斷裂。(二)雲頂寺，在縣城對岸之西山。山峯高入雲霄，白雲瀰漫，寺在山頂，四周古柏森森，松針遍地，入夏尤寒，恍如仙境。自彭水東北行一百三十公里至

黔江。　北通咸豐，南達酉陽，水陸交通，均稱便利。雖彈丸小邑，地隘人稀，實扼川、黔、湘、鄂四省交通之樞紐。此處有黔石支綫，直達湖北邊境之石門坎，不啻兩省之橋梁；入川商貨，均經由此地轉運，市面已漸趨繁榮。由黔江折而南行，五十公里至兩河口，又六十公里至



霧城重慶

酉陽。　此處有支綫酉龔公路，通至西面之龔灘，可接龔灘河水運。酉陽、秀山、黔江、彭水爲四川著名最貧瘠縣份，但自公路開通，加以水陸聯運，近來已大爲改觀。自酉陽東南行，六十公里至龍潭，又四十五公里至

秀山。　東界永綏，南接松桃，居川省東南角，介在黔、湘二省之間，形勢重要，商旅往來，已較昔增繁。自此東南行，十六公里抵

石耶司。　係一小鎮，原屬土司治。自此向西，有支綫秀松公路，通貴州松桃縣。附近名勝有：(一)迴龍寺，明天啓二年建，廟宇宏偉，

千百年後的今天，會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工業區！

十里舖以西十里是寶鷄——它在抗戰當中，由於交通和商業的客觀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現在擁有人口近十萬。十里舖開始發展於抗戰的第一年。這時候漢口申新四廠內遷四五萬紗錠，大部集中在十里舖。

這座小小的荒村，從此在睡夢中驚醒了。

四廠把重要的機器都搬進山洞裏。山洞的設備很合科學原則，通風管和光線，都有適當的配合和調劑。我們走到裏面，覺得廠房相當寬敞，不知道自己身在山洞中。

敵人的飛機曾經好幾次空襲十里舖，而四廠的毫末受到一點損失，這應該歸功於設計的人。

山坡上面是廣約百餘畝的平臺，平臺上面是一排排的職工的住宅區，上面遍植樹木，陰翳遮日，如果在夏天裏，既無蚊蚋，又極清涼，儼然如世外桃源。從山下到山上有一條曲折迂緩的馬路通過樹林，再分散到各處的住宅區。

職工在一清早起身，直到晚上九點鐘才回家來。

四廠內部附設的工廠有造紙廠，有麵粉廠，有瓷器廠，有鐵工廠，還有一個規模不小的農場。

利用廢花製造紙張，很合乎「廢物利用」的原則。這個造紙廠創辦於一九四一年，能出產道林紙和報紙，長安市上用的報紙，十分之九是申新的報紙，它在抗戰時期總算發揮了一些功效。

麵粉廠規模雖然不及長安「成豐」的大，但是它出的「綠牡丹麵粉」很受人的歡迎。

瓷器廠亦創造於一九四一年，出產的瓷器比較耀縣瓷器廠爲佳，花樣也比較多。

現在我要說的是他們的農場。

申新的農場辦得很早，在漢口搬到十里舖時，就着手經營，那時候規模很小，到一九三九年由一位農業專家蔣宗三來設計，擴充範圍，內設園藝、畜牧、植林等幾部門。園藝部門在沿渭

林木茂盛，為著名古剎。（二）浮珠泉，溫度稍高於體溫，泉水上湧，形似珍珠，因而得名；泉旁築室造池，遊人就浴者甚多。（三）青雲山，一名獅山，樹木甚多，廟宇恢宏，亦有泉水，景極清幽。

松桃。 在貴州東北邊境，北距秀山約四十公里，為秀松公路之終點。境內名勝甚多：（一）天馬山，在川黔二省交界處，為秀、松二縣最高峯，形如天馬淩空，峯頂松柏葱蘢，峯下四山環抱，雙澗合流，風景極清幽。（二）天心坡，兩峯聳峙，舊有獨木橫跨其巔，人稱「天心橋」，現已不見。峯西有峻坡，公路繞行其下，坡腰有巨石，作凹形，廣深逾丈，行人多於此避雨。（三）洞口，與瓦場村遙遙相對，洞前小溪曲折，流貫洞中，一日三潮，人不敢深入；洞內層次甚多，並有天窗，放光入內；洞產硝磺、石膏及岩灰，岩灰可以肥田，附近農民均利賴之。又產人面魚，俗呼「娃娃魚」，最大者可至五十斤，能噬人。又洞中水力頗大，土人多設水磨，用以碾米。（四）後坪，甚廣闊，可容數萬人；地勢前低後聳，極其雄闊，相傳係昔年苗王陽千牛之演武場。

自石耶司南行，三十餘公里至

茶洞。 茶洞在湖南邊境，亦即川境之最末一站。自綦江至此，計長七百二十一公里。自此經乾城、瀘溪，即達三角坪，與湘黔公路相接。自三角坪折而東北行，即至沅陵。

自貴陽至昆明

自貴陽赴昆明者，自貴陽出發後，先至三橋，繼續西南行三十公里至

清鎮。 此地有支路，名「清畢公路」，可通畢節縣。清鎮城頗小，人烟不密，惟趕集時市況始繁盛。附近有觀音山，在東門外，一名「筆山」，山峯聳立如筆，故有此名；有小徑可上山頂，上建佛寺，四圍修篁茂樹，風景清幽。自清鎮西南行，二十餘公里至平壩，又二十公里過貓跳河，又二十餘公里至

安順。 安順為黔西大邑，人烟稠密，商業繁盛。公路穿城而過，城內有鼓樓，其旁有塔山，小山甚玲瓏有致，其上建有寶塔，故以為名。近郊多石洞，尤著名者有：（一）華嚴洞，在南門外，約四公里，洞甚寬廣，陰森可怖。（二）鄭家屯石洞，距公路綫頗近，洞內可容千人，昔嘗為居民避兵之處。（三）黟琼洞，俗名「火牛洞」，洞亦甚大，多鐘乳，擊之有鐘鼓之聲。（四）觀音山，俗呼「螺絲山」，石層內多螺絲化石；地質學家謂：「貴州於洪荒之世尚係內海，故有此種化石」。誠他處所罕見也。自安順西南行二十五公里至



安順花苗

鎮寧。 亦屬黔西大邑，商業尚盛，出產波波糖，到口鬆脆，甚著名。自鎮寧西行十五公里至

黃菓樹。 其地有大瀑布，宏偉冠全國。此

河一帶，約佔地三百餘畝，蔬菜的產量可供全廠職工三千多人。蔬菜而外，花卉種類也還不少。工廠內部和環境佈置所需的盆花，悉由農場供給而有餘。秋菊在西北一向以武功農學院出產最佳，自申新農場成立後，可與農學院並駕前驅。

畜牧部門有豬舍、馬房、鷄和鴨。豬舍建築係仿造法國式的，簡潔而玲瓏，每舍能容十頭，共計可飼養三四百頭。豬的飼料是飯屑和菜屑，每天用大車從工廠的飯廳裏運出來，這倒是廢物利用，一舉兩得。鷄鴨的飼料也是毋須取給於外來的，麵粉廠的麩皮堆積如山，只要拿百分之一來喂鷄鴨，就可以養三千隻以上。

馬房裏騾馬都有。申新的建築材料都由本身來解決的。磚瓦五金材料都由自己來製造，騾馬擔任運輸，所以抗戰八年當中，他們能利用本身的力量來解決本身的種種問題，進而來發展自己，這點是值得一提的。

他們附設的幾個生產部門，都能發揮本身的工作效率，同時更能相互連繫，有無互通，在整個的生產過程中，確已盡了物盡其用的最高紀錄。

★ ★ ★

在十里舖除了申新而外，還有民康紗廠，它在申新紗廠的西邊，規模比較小。此外有兩家麵粉廠。

十里舖工人們在解放的前夕，一面準備護廠，一面繼續作工。國民黨反動分子在退出寶鷄時，有部份的沿鐵路逃到十里舖，他們想拿申新紗廠作掩護，繼續作垂死的掙扎。解放軍用四面八方的戰略，很迅速的截斷了他們的歸路，殲滅了最後一批殘餘的國民黨軍隊在離十里舖以西牛里的地方。

十里舖的幾家工廠沒有受到損失，工人們照常工作。當列車開過十里舖的時候，隆隆的機聲依舊是那樣有力地傳進你的耳鼓。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六二一一三二

瀑原係河流，至此依山勢傾瀉而下，凡作三折，最下一折，水亦最大，高可二十餘丈，廣約十丈，匹練倒懸，勢如萬馬奔騰，聲聞數里。中國旅行社前設食堂於此，旅客停車進餐，便可同時觀瀑；雖時有利用之說，惟至今尚未見諸實行。附近有壩陵橋，俗作「霸陵橋」，原係石橋，現已重建；橋旁山上有紅巖古刻，俗呼「紅巖碑」，字如符兕，人不可識，因刻在赭紅色山石上，故稱「紅巖」。土人相傳以為諸葛武侯所刻，未可盡信。自黃菓樹西行十餘公里，經打幫河，路線盤曲，繞行約十公里，始至

關嶺場。 即關嶺縣，其地有關索嶺，山勢陡峭，狀極險峻。相傳武侯征南蠻時，命關索駐此，以拒蠻兵。山腰有關索廟，清康熙曾題有「黔南鎖鑰」四字，藏於廟內御書樓，至今猶存。自關嶺北西南行，約二十公里至永寧縣，叢山峻嶺，海拔一千六百公尺以上。又二十公里至盤江，江上原有鐵索橋，年久漸毀，現已改建鋼橋，其工程之偉大，不減烏江橋，且此是懸橋，尤為不同。渡橋西南行，二十餘公里至

晴隆。 原名安南。昔有內外兩城，清末經兵變，全城房屋焚毀殆盡；現在城牆乃以前的內城，自公路暢通後，城外市面漸興，旅館飯店林立，中國旅行社前在此設有招待所，辦理最稱妥善，尤為個中翹楚。名勝有：（一）玉皇閣，在南門外，即在車站背後，攀登大殿，可以俯瞰全城；山下有天門洞，極深邃幽暗。（二）二十四灣，出城西南行，即須經二十四灣，路線盤曲，如許多「之」字相連，凡二十四折，始達山麓，為西南著名險道，亦屬當地奇景；旅客身處車中，但覺峯巒四合，怪石崔巍，景隨路轉，愈轉愈奇，處處引人入勝，惟屢經脩改，彎折處已減少，路亦漸就平坦矣。自晴隆經二十四灣西行，六十公里至普安，途徑沙子嶺，自此有岔路可通興仁、安龍而至廣西之百色，又三十公里至舊普安，又十餘公里抵



黃菓樹大瀑布

盤縣。 居萬山叢中，形如釜底，面積狹小，市況尚佳；城外車輛輻輳，旅館甚多。此處為黔西門戶，往來滇黔必經之處也。自此西南行，約四十五公里至亦資孔，為一小鎮，又西行二十五公里，抵勝境關。此關為滇黔分界之處，過此即入雲南境矣。自勝境關曲折西行，約十公里即至

平彝。 平彝昔名「平夷」，清代始改「夷」為「彝」。本縣地勢極高，海拔二千公尺，為全線最高處，與在貴陽出發時相較，已於不知不覺中，登高一千公尺。此地中國旅行社前亦設有招待所，清潔整齊，因係規定宿站，旅客多在此過夜。自平彝折向西行，六十公里至霑益，沿途山嶺叢雜，地瘠民貧，與黔西彷彿。又十公里至

曲靖。 自此地勢較平，又屬滇東門戶，商業較盛，稍覺富庶。自鐵道通車後，地位益臻重要，赴昆旅客，亦可在此換乘火車，回程亦然。城區商店林立，旅館尤多，中國旅行社前在此設

石龍面目

陳樾

廣東省會外圍石龍，是廣九鐵路沿綫唯一的大站。但石龍在廣東省會的商業地位，却因廣九鐵路的修成而衰落；在廣九鐵路未曾修築的時候，她是東江水運的樞紐，她不僅曾經是東江流域物資集散的重鎮，并且還憑藉東江的水運，而溝通閩、贛邊區，所以這兒曾經商旅輻輳，和廣州、佛山、陳村並稱廣東省四大鎮。但是由於時代的進步，交通工具的推陳出新，現在與她曾經同享盛譽的其他三大鎮，除廣州益發繁榮以外，那陳村與佛山也逃不了沒落的厄運！其中陳村的沒落更是不堪回首。

石龍位瀕珠江三角洲，擁有遼闊的冲積平原，東江流注到這裏，環抱着石龍，分成兩股，奔注虎門珠浦，水路四通八達。當她盛時，省城的油、糖、豆、穀、木材之類的價值是以石龍的行情為轉移的，可見當年她的商業地位的重要性。但是在明代以前，這兒原是一片荒涼的沙灘，她的周圍只有村落。

東江沿岸在石龍地段，并無護堤的樹林，江岸的地質又是沙泥，沙泥在潦漲的時候，最容易潰爛，所以這一地段江面很是寬闊，江流却非常淤淺，所以水患頻仍，積年以來，東江已經是地質學上的「老年河」了。「老年河」固然孕育着「少年河」，所以在寬闊的淤淺的河床中，隱有一道深水。這兒江流的速度頗高，夏日我在游水的時候，試一試，全身稍鬆弛，一下兒就讓流水移動了我的地位。這兒的河床都是細沙；細沙每每隨流水而移動，潛在水裏。因為細沙的渾雜，竟不能以視覺來看自己的手指，所以在水裏游泳，倒常常讓游魚戲弄，牠時不時會用嘴來啄你的脚底或脚趾，時不時使你嚇一跳，使你無可奈何的又氣又惱又好笑。

有食堂、招待所、辦理完善。土產掛麵及韭菜花甚有名。古蹟有大小兩爨碑：（一）爨寶子碑，乃晉代振威將軍姓爨名寶子的碑，清乾隆年間出土，高六尺，正書兼用隸法，咸豐二年移存城內武侯祠，及祠遭火毀，乃移存於省立師範學校，並築亭覆之。（二）爨龍顏碑，乃劉宋時龍驤將軍姓爨名龍顏的碑，在陸涼州蔡家堡爨龍顏墓前，距曲靖約二十餘公里，碑高一丈有餘，字體嚴正遒勁。沿公路自曲靖西南行，約三十公里至馬龍，又四十餘公里抵

易隆。　鎮屬尋甸縣治，地方狹小，商業不振。名勝有一溫泉，名曰「潭池」，在鎮南約五公里，水聲潺潺，自牛山流出，泉凡有三處，土人分爲漢人池，回教池，婦女池：泉水溫度，常在五十至七十度之間，能愈風濕，因交通不便，遊客不多，名亦不顯。自易隆西南行，經小新街、楊林、大板橋等小鎮，計程九十公里，即達。

昆明。　昆明爲雲南省會，位居山頂平原，拔海二千餘公尺，氣候溫和，有「四季皆春」之譽。市區交通便利，商業繁盛，爲西南最大都市，居宅建築精美，多有雕刻，宛然北京氣象。原有滇越鐵路，直達越南海防，將來國有鐵路暢通，興盛更可預卜。名產如本地之大頭菜，大理之大理石，箇舊之錫，普洱之茶，宣威之火腿，東川之紫銅，均彙集於此，名馳全國者。名勝風景，除城區內外有翠湖、圓通、古幢、龍泉諸公園，及著名之金馬、碧鷄二坊外，有：（一）大觀樓，在小西門外，近華浦，清康熙年間所建，凡高三層，前臨滇池，碧波千頃，風景綺麗，登樓遠眺，西山諸勝歷歷在目；並有「長堤垂柳」、「三潭印月」各景，酷似西湖；樓上多名人題詠，尤以孫髯翁長聯爲最著名，現已闢爲大觀公園。（二）金馬、碧鷄兩山，一在城東十里，一在城西三十里，雙峯對峙，中隔滇池，山勢秀拔，池水漣漪，相映成趣。金馬山上有金馬寺，夙稱勝境。（三）西山包括太華、華亭二山，距市區約二十公里。華亭山上有華亭寺，廟貌宏偉，佛像雕塑工細，其上約一公里爲太華山，爲西山最高峯，上有太華寺，元代所造，大殿名「縹緲樓」，殿前石闌雕鏤工巧，寺內多茶花，春季開放，燦如雲錦。又有三清閣、臨虛閣、龍門諸勝。（四）海源寺，在城西十公里之班莊，亦元代建，寺有大悲閣，建築至佳，下有清泉，終年不涸，因名「海源」。（五）筇竹寺，在西郊玉案山，唐代所建，寺有元代白話碑，又有五百羅漢塑像，栩栩如生，極有藝術價值。（六）金蟬寺，在五華山西，相傳吳三桂以弓弦縊永歷皇帝在寺中，寺後有坡，土名「逼死坡」，現易名「昇平坡」，有「永歷帝殉國處」碑記。（七）銅瓦寺，俗稱「金殿」，一稱「太和宮」，在離城約八公里之鳴鳳山，明萬歷年間建，全寺均係銅鑄，輝煌燦爛，世所罕覩。（八）黑龍潭，在城東十二公里，其地有龍泉觀，觀內有唐梅、宋柏、虬枝古幹，高接雲表。黑龍潭在觀南，其水深黑，爲明末諸生薛爾


昆明湖三潭印月

嶺南第一座高山，就是羅浮山，我在東江游泳的時候曾經吟哦：

「最是羅浮山色妙，白雲堆絮擁蒼嵐。」

因爲白雲的變幻，羅浮山有時好像終年積雪的蒼山一般，使人神往。其實廣東的山容，以羅浮山的姊妹峯蓮花山的附近銀瓶山最美，因爲那兒常常有壯麗的瀑布，不愧是：

「天際蜿蜒飄素練，玉龍千尺掛晴空。」

石龍除了遠遠的矗立一座崇山——羅浮山以外，便是一片寬闊的平疇，在稻花香裏，看地平線的落日，可以遣興尋詩，饕餮者流，在石龍可以吃到在歐洲很名貴的魚類——比目魚，形像一隻鞋底，鱗幼，嘴小，肉富蛋白質，色很白，最容易消化。牠是活生生的養在盆中，魚皮褐色，也有同樣名貴的扁身魚，土名左口的。

石龍在貧瘠的廣東誠然不愧是一塊富庶的地方，地方經濟很是繁榮。這一個小小的市鎮，就擁有米機七八家，金舖十多家，經營黃金外幣的買賣，這裏可以出口港九爭取外匯的土產，有臘鴨、臘腸、生鵝以至蔬菜，及手工業製品爆竹、燄火；而這裏也就是外貨的市場，因爲接近香港，外來的鮑魚塞滿二十幾家京果雜貨店的櫥櫃，菓攤中，竟經常的有外國蘋果、金山橙與來路葡萄之類，還有來路的香煙，以及餅乾等。

我來石龍快要一年了，我在這兒飽嘗了荔枝；對於荔枝的品評，有如次的荔枝雜詠：

（一）三月紅

三月克嘗三月紅，荔枝次第落林叢；
闊別十年思念切，韻比巴渝就不同。

三月紅是最初出世的荔枝，味道最劣，但已比重慶的荔枝好得多了，牠的風味只是略略有些兒酸，但可沒有重慶的荔枝酸而又澀。

（二）玉荷包

顆顆碩大玉荷包，多啖醉人味略高；

六二一一三四

望閻家殉節處。（九）蓮花池，在北郊商山山麓，相傳係吳三桂安阜園的一部份，其西約半里，有明末永歷帝陵，俗稱「陳圓圓梳妝台」，乃後人避嫌假托者。（十）溫泉，距市區約四十五公里，可坐汽車前往，此泉有三絕：一能愈頑癬，二無硫磺氣味，三垢膩入水自浮。

自貴陽至昆明，計長六百六十二公里。自長沙經貴陽、至昆明，行經湘、黔、滇三省，共長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如行車順利，七日可達。

自貴陽至柳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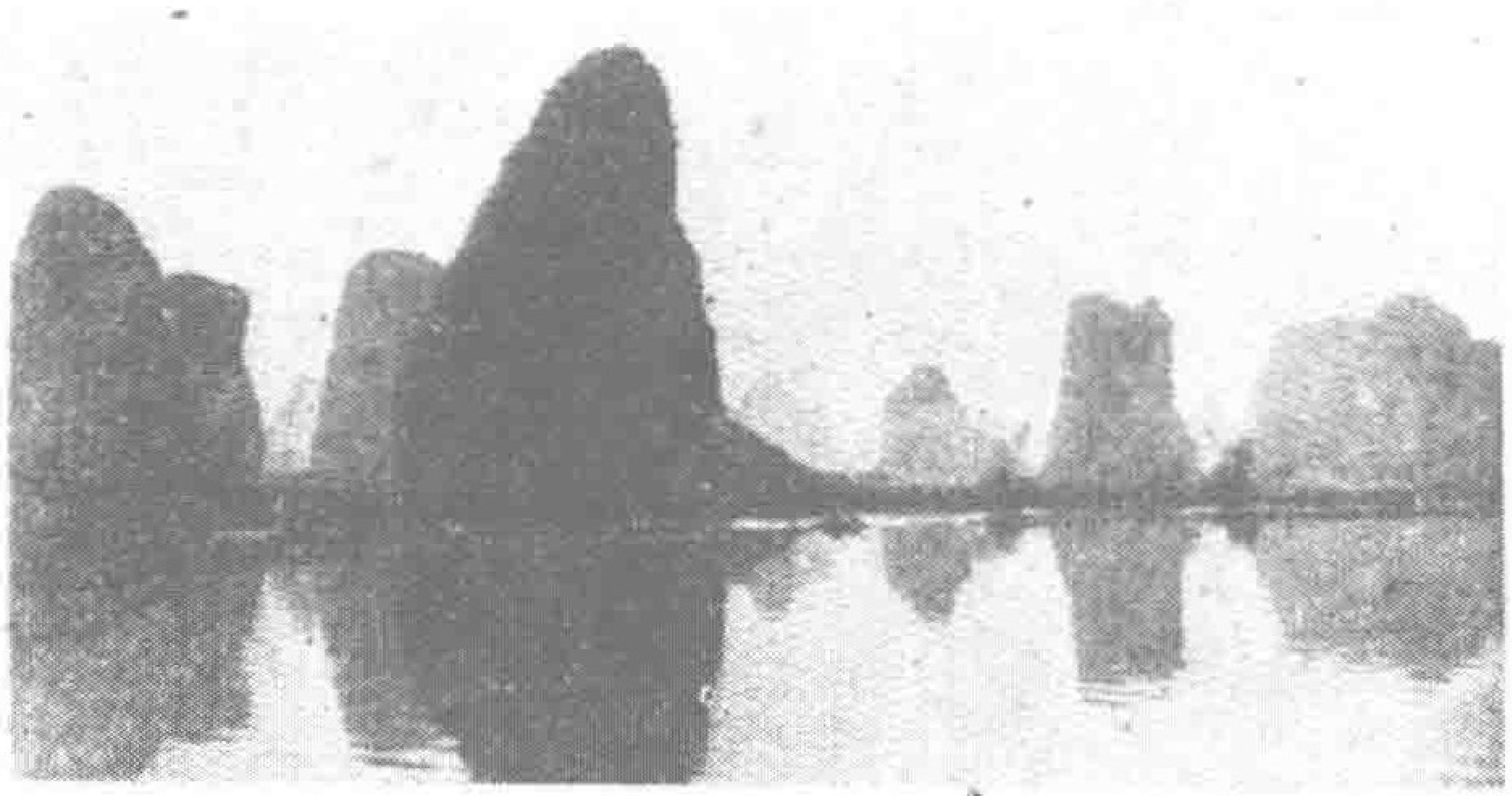
自貴陽往柳州者，先與赴長沙者同路，經圖雲關、龍里、貴定、達馬場坪，再四公里至甘粑哨分路，向南二十公里至麻江，又三十公里至都匀。

都匀　原名「都雲」，明代改名「都匀」；位於牂劍二河之間，阡陌縱橫，灌溉便利，略似江南風景，素有「貴州魚米鄉」之稱。原來貴州多山，不產魚、蝦，惟都匀有魚、蝦出產，頗稱名貴。附近名勝有：（一）白衣菴，在城內東山。乾隆年間，有高僧青松上人，卓錫於此。（二）百子橋在城西，跨劍河之上，橋上有聳翠亭，登臨縱目，風景如畫。（三）都雲洞，一名「神仙洞」，洞口寬廣約十公尺，深一公里餘，愈入愈狹，幽邃異常。

湘桂黔鐵路早已通至都匀，現已在趕築自都匀至貴陽一段，沿途路線與公路線，時分時合，並時有交叉之處。本文所敍，仍以公路爲主。自都匀南行，六十四公里至

獨山　縣城係明代所築，城西南羣山環續，一峯獨峙，故名「獨山」。自公路通後，交通便利，商業繁興，前有中國旅行社所設招待所，整潔完善，因此地係規定宿站，旅客多在此過夜。名勝有南樓，在城郊，地勢軒敞，宜於眺望；下有荷池，一碧無際，爲消夏勝地。自獨山南行七十公里，至

六寨　位於廣西邊境，地當黔桂二省交通孔道，市況尚佳，人民刻苦耐勞，是其特點。自此折向東南行，五十五公里至南丹，又二十餘公里至車河，又三十餘公里至河池。



陽朔山水

河池　古名「河陽」，位居桂省之西北角，縣城建於鳳儀山麓，頗佔形勝。在河池東北二十餘公里的金城江，本是一小鎮，自黔桂鐵路通車以後，市面逐漸繁盛，當三十三年西南抗日戰事吃緊之際，廣西方面撤退軍民，一時均集於此，情形最爲混亂。河池名勝有：（一）鳳儀山，一名「北山」，縣城枕山而築，山路崎嶇，形勢險峻；相傳明朝曾有鳳凰飛來，故取此名。（二）收水巖在城東三公里，爲衆水匯歸之處，深不可測，附近有涼亭，水勢至此漸緩，又有旱巖，形勢開朗，水涸時遊人多集於此，洞口題有「一洞天」三大字。（三）秀水巖瀑布，在城西約二公里之吳山，懸崖削立，水出山腰，長數百尺，輕霧空濛，日光映之，益覺美麗。泉口周生叢草，遠望如一虬髯巨人，瀑布自口中噴出，尤爲奇觀，雨後景致最佳，若在冬季，水源涸竭，則無足觀矣。自河池東行，折向西南，約四十公里至

三江口　地當東江、龍江、金城江三水合

嘗荔何須太焦急，　雋品尚多在後頭。

纔三月紅出世的荔枝，就是石岐玉荷包了，味很甜，但有些有虫蛀，使荔枝肉略帶酒味，所以吃多了會醉；玉荷包顆很大，牠的核也大，要是比重慶的荔枝，牠的肉還是厚的哩。

（三）茶山黑葉

雋品由來知驕傲，　遲遲面世顯身高；
蘇子日啖三百顆，　我想不是玉荷包。

黑葉荔枝有名於世，果核不大也不小，味很雋永。

（四）蜜糖埕

剝脫紅衣溢嬌香，　怡人玉潤兼珠圓；
芳名曾博妃子笑，　到口生津嫩且甜。

蜜糖埕一名妃子笑，味蜜甜而核又細小，略有桂花味。

（五）羅崗桂味

桂味味兼桂花香，　莫將外貌笑平常；
薄皮小核渾身肉，　凝脂瑩潔不膩甜。

桂味殼粗但很薄，甜得不膩，但微微的有一小點兒澀味。

（六）糯米糍

豐腴直可比楊妃，　每因散步挈將歸；
寬解紅粧心仔細，　薄羅緊裹嫩嬌肥。

糯米糍有大糯米糍，和小糯米糍，牠的肉特厚，味道也很甜。輕輕的可以把殼去掉，而留一層薄膜包着果肉，再剝去薄膜，眞是十分可口。

（七）品荔總題

雋品雲堆大熟時，　嶺南佳果數荔枝；
絕色天香兼美味，　茶餘飯後總相宜。

荔枝壓倒了同一季節出世的一切水菓：如芒果、羊桃……等，在我看來，荔枝實在是嶺南唯一的佳菓了。

流之處，故名「三江口」。此處僅村落三五，無商市可言。汽車過江原須擺渡，現已建有大橋。附近名勝有：（一）仙橋，係一天然石橋，飛跨山間，長約三丈，寬僅四尺，一水從橋下過，疾如飛隼，登橋上俯視，目眩心驚。（二）萬人坑，在村北約十公里，當南北往來要道，徑約丈餘，深不可測，好事者投以片石，側耳傾聽，須經二三分鐘之久，始隱約聞有水聲，相傳洪楊戰亂時，曾有千萬生靈埋骨坑中。自三江口東南行二十公里，有岔路往東北，可通恩恩，再東南行二十餘公里，達懷遠鎮。

懷遠鎮

屬宜山縣，在龍江上游，抗戰以後，漸見繁盛，江面寬闊，水勢湍急，漲落尤無一定，往來車輛，向須用船擺渡，行旅苦之，現亦建有大橋，其工程之艱巨，與烏江橋彷彿。此橋南北兩端，各有大榕樹一株，盤根錯節，濃蔭蔽日，更爲此橋生色不少。鎮東二公里有梁板山，不甚高，山中有洞，甚幽邃。又懷遠公路車站旁有幾株桄榔木，桄榔木是常綠灌木，樹幹挺直堅硬，可做鋤頭，古人常拿它做手杖，尤奇者，將皮割開，即有紅黃色的粉末流出，可以當麵粉做餅吃，如逢荒年，倒是飢民的恩物呢！此種樹廣西西部很多，他處甚罕見。自懷遠東南行約二十公里，抵

宜山

縣城在龍江南岸，形似一船，城外有砼石路，長十餘里，土人目爲「鐵索繫扁舟」。自公路通後，市面逐漸繁榮，尤以旅館飯店爲多。其地有惡性瘧疾，即俗所謂「瘴氣」也。又有黎峒五十餘處，峭壁削立，險阻難上，黎胞如猿猱攀升，習慣自如。附近名勝有：（一）北山，在城北，上有雲封寺、齊雲寺、地臨絕壁，肆築雄偉，寺東有白龍洞，洞上有一石人，天然生就，不假雕琢，洞內向下傾斜，中有石龍石鳳，栩栩如生。（二）九龍山在城西南三公里，山上有石田，阡陌井然，形似土田，其旁有九龍洞，洞口一潭，微波蕩漾，圍以竹樹，景甚幽雅。（三）龍泉，一名「重泉」，離城約一公里，相傳其水重於他水，可治疾病，泉上有石橋，名「龍濟橋」。（四）鶴嶺，宋趙抃爲刺史時，曾在此放鶴。


六寨青苗同胞

自宜山東南行，四十公里至歐峒，公路折向北行，約十公里，又折向東南，十餘公里至大塘，自此有岔路，往南，通至南寧，自大塘曲折東行，六十公里即抵

柳州

城在柳江北岸，水路上通貴州，下達蒼梧，鐵路橫貫境內，各公路均在此匯集，尤以廣西省公路，多以此處爲中心，水陸交通，均甚便利。附近名勝有：（一）柳侯公園，在城之東北角，有小亭、曲院、荷池、花圃，內建有柳侯祠，供着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因爲他曾在此地做過刺史，祠後有衣冠塚、思柳軒，一切均是後人紀念柳宗元的。並且有柳宗元的石刻：（1）龍城石刻，是柳宗元做的和寫的。（2）羅池銘，是柳宗元做的，後來蘇東坡寫的。（3）羅池廟送迎神詩，是蘇東坡做的和寫的。逢到晴和天氣，公園內遊人很多。（二）柑子堂，在城西，相傳柳宗元曾在此種黃柑，現已倒壞了。宋陶弼有詩云：「子厚才名甲有唐，謫官分得荔枝鄉，羅池水盡黃柑死，獨有空碑畫在堂」。（三）立魚峯，在柳江南岸，形如直立的大魚，玲瓏透秀，上有名人題詠甚多。由峯的東北可以上去，有一大洞，名「立魚巖」，軒敞明朗，可以在此野餐。如上到峯頂，便可看見全市的情形。（四）雷山在城南十里，前有飛來廟，下臨一潭，名「大龍潭」，深不可測，山巖上唐宋名人題名很多，風景甚佳。（五）峨山，俗誤爲「鵝山」，在城西數公里，有泉水從牛山噴出，匯成溪水，流入柳江，山勢雄偉，遠望如雙鵝耍飛的樣子；柳宗元有登峨山詩：「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六）天馬山，一名「馬鞍山」，在城南江邊，高於他山，山下有楊文廣洞，相傳宋代儂智高作亂，曾囚楊文廣於洞中。

自貴陽至柳州，計長六百三十二公里。

本文插圖，除「安順花苗」，「六寨青苗同胞」外，均係邵雨湘君所攝。



六三一—一三六

古樸的岡城

——歐遊追記之一——

周方白

這已是十五年前的情況了。當我和傳紋，在六月終，把比京王家美術院的考試結束了之後，就整理一切，作假期的旅行。這十五年來，個人的遭遇，世界的變遷，眞是形形式式，一幕一幕地在那裏演着，然而古樸而帶有詩意的岡城，它所給我們的印象，就遊踪所至的地方而言，眞是所謂「此情日日猶如昨。」因爲它的一切，都足以使人留戀，給人一個永遠不磨滅的印象，所以到現在，雖事隔十五年，而每一次我倆想到它的時候，並沒有半點生疏。在執筆記敍它的時候，我們對它一切的印象，一切的留戀，好像蠶兒吐絲作繭一樣地輕鬆自然，漸漸地完成了。它爲什麼這樣的感人之深？它怎樣會使我們依戀不捨？這就是因爲在十五年後的今天，始終還是有記述的價值的事物所造成的原因，因之就把它放在歐遊追記的第一篇了。也許因爲我是學習美術的，特別把埃克氏昆仲 (Jan Van Eyck, Hubert Van Eyck) 的故鄉，特別重視了吧？


岡城街道景色

岡城 Gand 是比利時國的 Flandre 東部的城市，有居民約十六萬五千人，以紡織及冶金著名，居民大都是弗臘孟人，(Flamand) 語言則法文及弗臘孟文通用，也是歷史上的文化古城之一。

這是七月初旬，一個晴天的下午，雖是在夏天的季節，但是北歐的天氣，並不太熱，只是像上海五月初的情形，所以對於出門旅行，並不感到麻煩。在金黃色暖和的陽光中，我和傳紋，經過一小時許的行程，從火車上下來，踏進這古色古香的岡城了。第一件事，我們應當做的，就是去找一個相當的旅館。我們是窮學生，當然沒有辦法住華貴的旅館，於是躑躅在這古老而不整齊的街道上，一方面瀏覽街景，一面找尋住處。爲了解除口渴問題，(這正是傳紋常常說我是一個最不能耐口渴或飢餓的人)，就不得不先上一家面臨小河的咖啡店去喝水。一進門，就有一個肥胖的弗臘孟典型的主婦，笑容滿面地來迎着我們。

等到我們汽水喝了之後，口已不渴了，這位主婦的話匣也打開了。當她知道了我們是中國人之後，她說：「中國的女子，是第一次看見。」她看看傳紋的脚，好像要說：你的脚並不小，似乎過去的傳說，並不準確。她所有的問題，都是關於風俗、人情、婚喪、喜慶等等情形。好奇來聽談話探視的人，愈來愈多了。太陽的顏色，越顯得溫暖，正和人們的感情交流着一樣。終於吾們提出住宿的問題，這位主婦，很率直地說：「這裏有房間可住，你們如不嫌太小，則每天只有十二法郎（比國法郎，那時約合華幣一元二角）的房租，」於是吾們上樓去把住的問題也順利地解決了。

岡城的地方，宗教氣息非常濃厚；因之，當地的居民，受到宗教的影響，都非常良善誠樸，和他們接待，使你相當留戀。從下面一段事實，可以證明的：我們去岡城的時候，是七月初旬，北歐的天氣，既不太熱，而太陽在這季節裏，要到晚上十一時才下山，至二三點鐘，又要出太陽了。當我們吃了晚飯之後，就到街上去走走。離寓所不遠，就有三座敎堂，其中一座，叫做聖白房敎堂 (Eglise Saint Bavon)．中間藏着著名的埃克氏兄弟所作的神羊圖，這一套畫，一共有二十張，但是因時間太晚，須明晨再去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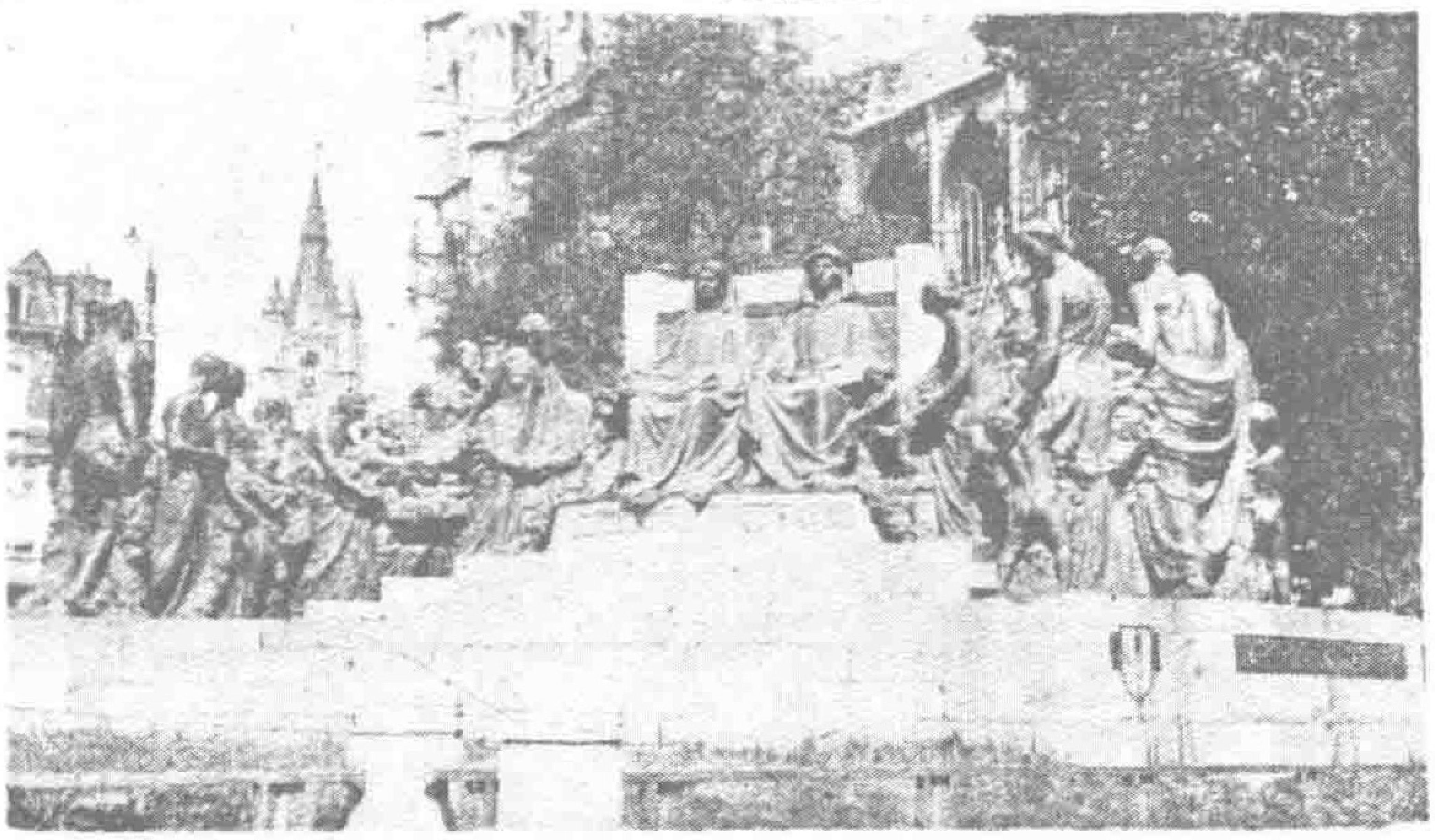
在這種敎堂的周圍，都有一些小花園的景緻，居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幽閒地坐着，似乎在期待甚麼的。我和傳紋，也找到了空位子坐下了，一個花髮的長者，就和我們攀談起來，並且告訴我們，每晚九點起，這三座敎堂中，輪流演奏着音樂名曲；他並且特別提醒我，比利時的 Malines 地方，是宗敎音樂家的搖籃，可以說全世界著名敎堂中的音樂，大都是 Malines 人主持的。九點到了，敎堂的鐘樓上，開始演奏音樂了。莫札爾、蕭邦等的名作，一首一首演去，我們很感謝這位長者，他給我們很仔細而親切的解釋，音樂在融洽地演奏着，人們的心情幽閒和諧地欣賞着。太陽的光愈微弱而愈溫暖，照

在敎堂塔尖上，整個的場合，浸潤在溫暖、和諧、誠樸、幽閒的詩意的氣氛中，這一種高古的生活，我們始終留在腦筋中，永遠依戀着，這眞是人世的天堂嗎？

天色越發橙黃而變成藍紫地暗下去了，整個的景象浸在模糊似的幻想中，很像 E. Corrière 的一幅畫，（這就是霧派的作風，他用棕色模模糊糊地描寫對象，使觀者發生一種似眞似假的感想。）放在我們面前的，音樂的聲調，漸漸地遙遠而不再聽見了。模糊中的人影，移向每一個自己的住處。古城已經睡着了，寄生在這古城的人們，也都隱藏起來休息了。我們也在這沉寂的幻景中，結束了一天的旅程。

敎堂的鐘聲又在響了，這不是名曲的演奏，而是早上彌撒的號召聲，雖然已是日上三竿，但是錶上還只有六點多。我們爲了要到敎堂中去看名畫，而這名畫，只有在彌撒舉行的時間，才把布幕揭開的，所以也起來準備了一切，隨着善男信女的行列，走進這久已聞名的古寺聖白房中去了。

岡城是宗敎氣息很濃厚的古城，走進這古老的敎堂，越覺得這評語的準確。在這敎堂中的香火之盛，虔誠禱告的擁擠，拿上海城隍廟的情形來比擬，眞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秩序則井井有條，這在同樣的熱鬧中，所感覺到的東方與西方不同的地方。



埃克氏弟兄紀念像

敎堂中的壁上，掛滿了歷代名家所寫的耶穌基督生前所遭遇的故事，這足以證明了這敎堂在歷史上的價値。在敎堂的中部，我們碰到了意外的遭遇。「你們從北京來的嗎？」很準確的國語，從我倆的背後送過來。

我們同時把身體向後轉去，找尋誰在招呼我們。看見一位老敎士，笑嘻嘻地在向我點頭，於是相互交談了。原來他在開封住過十多年，在北方傳敎，所以學好一口北方話。同時一看見我們，他立刻興起了對中國人的懷念。他雖已回到比國已四年多了，他對中國的一切情況，都很懷念而關切着。他更希望在未死之前，再到中國去跑一趟。邊走邊談，把這敎堂中一切有關的掌故，一樣一樣地解釋給我們聽。

終於到了埃克氏作的「神羊圖」面前，我們站定了脚。我們一面欣賞着這些世界名作；一面聽着這位老敎士的解釋。他說：『在二年前，這「神羊圖」的左邊和右邊的兩幅，畫着耶穌的騎士的，曾經被一個人偷去了。因爲這是世界的有名的傑作，各地都有印刷品，所以第二天這失竊的消息，傳播出去之後，這偷畫的人，只能把畫藏起來，根本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把它賣出去。這樣，隔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辦法，這偷畫的人，終於向聖白房敎堂中的司鐸自首了，於是物還原處。』

埃克氏兄弟留傳下來的作品並不多，而他們的精品，可說大都留在他們的故鄉——岡城；有的在敎堂中，有的在美術館中。我們在敎堂中，向這位老敎士告別了。便到這敎堂外面的園中，瞻仰埃克氏弟兄的紀念碑。這紀念碑是岡城的市民，紀念這兩個優越的畫家而建立的。中間坐着穿長袍的兩個，就是這紀念碑的主題。左右兩面，是敬愛他們的同胞們，手裏捧着鮮花蔬果，去向這兩位民族的先賢致敬。全部的人像是用銅製成的，其他的部份，是用花崗石砌成的。

埃克氏弟兄，爲怎麼這樣受人崇敬呢？因爲埃克氏弟兄爲十五世紀初期北歐弗臘孟畫家中第一流大師，他們並且把油畫的方法試驗成功。從此以後，油畫法——用油調入顏色粉的繪畫方法——便成了歐洲繪畫的主要畫法，因他的長處，能耐潮濕的空氣，製作時容易修改，並且顏色耐久性極大，可以經過幾百年不變。這眞是藝術界的大功臣，因之不得不紀念他們了。

在瞻仰過埃克氏紀念像後，我們逕向市立美術館去了。一進門，就有一種古樸幽雅的印象，映入我們的腦海中。四週牆壁，都用棕色粗蔴布襯着，沈靜而調和。其中陳列的作品，有很多是了不起的傑作。尤其是在色彩方面，一種渾厚古樸，及和諧的適度的强烈色彩，就是在巴黎羅佛爾 Louvre 美術館中也可以說未曾見到過的。因爲一個藝術家的不朽傑作，是一個國家文化上的瓌寶。比國人知道了這一點，所以把近代的最優秀的作品，都由國家收藏，不肯流傳到國外。

至於埃克氏兄弟的作品，在這市立美術館中，也有幾幀最精彩的結晶品。它們色彩的鮮艷雖是已經過了幾百年，但是各種色彩都新鮮得好像剛才畫下來的一樣。但是關於技術的熟練，素描的嚴格，眞是不易想像得到的。我和傅紋均在疑惑，爲怎麼像這樣的優秀傑作，不把它們，大大地宣傳。我們想買些彩色的印刷品都沒有法子，比國人眞是謙謙君子了。

桂越邊龍州素描

帥雨蒼

蔚藍色的天空籠罩着一座中國典型式的城樓，五星紅旗在城樓上迎風招展了。雖然這城樓是座國際門戶，但是紅旗飄揚空間後，她昭示着人們進了這城圈兒裏已和過去不同了。她驅走了帝國主義的威脅，她把腐敗的舊社會，經過了大掃除而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主義的新國家，正在大步地向着社會主義的社會邁進。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向着天然的國際主義在邁進。全世界的人民都將和我們有弟兄般的無限眞誠和友愛，所以這座國際門戶是向着全世界的愛好持久和平、自由、平等的人民在表示着勝利的微笑，這城樓便是由越南跨進廣西的大門戶——鎮南關。

龍州是一進鎮南關過憑祥後的第一個大城市，她位在廣西的西部，東與寧明縣、北及東北與上金縣、南與憑祥縣交接，南及西南與越南接界，全縣面積，據縣志載有二九一九方里，約佔全省面積的百分之〇•四四，在這二九一九方里面積中，石山佔有五五〇方里。在縣西有很多的泯山，古木蒼翠，林箐密環，而且山勢聳拔雄偉，風景異常優美。北面石山較多，南北又多丘陵，在這些石山泥嶺環繞中，那就是連綿的平原，綠油油的一望無際。這山㘭間的平原正是一塊盤地，在西北面又與水口河邊的河谷平原連成一氣。因着龍州的河流縱橫，所以這些平原上農產很是豐富。



秀麗的夷女，常在龍州街頭可以碰見。

麗江是龍州是主川，又名左江；這條主流有左右二源：右源來自越南的高平河，經水口關入境，合崀花隘水在縣城的西南郊與左源會合；左源來自越南諒山省的松吉河，經平而關過憑祥縣入境，兩源既合，東流經城南又與古甑泉合流，折東經弄喜村及大灣村而到上金縣。龍州是居麗江上游，在縣境內水道約長四〇公里，下流可到邕甯（即南甯），四季均可通行汽船，及載重約四五萬觔的帆船。另有水口河及鴨水灘河，都在西南與麗江會合，這兩條河灘多水淺，祇能行駛載重約二三千觔的帆船，在航行上可奏區間運程的效力。

龍州的公路，省道有鎮南路，由縣城西行九十里可到水口關而入安南境，由縣城南行經那堪，八十里而入憑祥縣境，再越山過嶺便到鎮南關。出了鎮南關一條鐵鍊橫在路中，便算是國界的劃分，鐵鍊那面便是越南的同登。至於循公路內行，經崑崙關而到南寧縣。所以不論由龍州經憑祥到諒山，或者經崑崙關到南寧，汽車都可朝發夕至，行程很是方便。

在城廟裏，綠林深處，每每可以看到隱現着幾座紅垣的洋樓，那些屋主人多半是在河內或者同登經商的華僑。他們的生活很是幽閒，禮拜六的晚上常可駕起摩托，帶了太太上河內去跳舞、游玩，但是與鄉村間那些竹籬茅舍裏的主人翁相對照，生活眞是各有天地了。

龍州苦熱，在農曆十月小陽春的時令裏已是桃花怒放，楊柳更是難見枯黃的時候，終年是這般萬紫千紅，鳥語花香。在隆冬的夜晚，窗外蟲聲如訴，或者霏霏微雨的時候，偶而吹來陣陣涼意，覺得有些秋的意味外，多半時日是在苦熱中渡過的。這裏的水菓很多，芭蕉果、香蕉、波蘿、椰子、甘蔗以及各種的瓜菓都有。南國風味，更加上許多安南女子背着籮筐，在街頭做買賣 尤其覺得有些異國情調的意味存在着。



勤儉的夷人，他正負着農產趕集去。

在涼爽的冬天裏，不，道地說來是和旖旎的春天一般，風和日麗的時候，我們跨過了那座壯偉的麗江大鐵橋，到中山公園去閒逛，或者上近郊的山坵上去漫步。在密樹叢林裏，太陽被婆娑綠葉遮蔽了，這是一定因爲你來的時候在炎熱的太陽光下走着，心頭感到熱的煩膩，突然來在這濃蔭叢裏，便格外覺到清涼而有爽快的情緒。於是檢一塊清潔的岩石坐坐，聽着不同的禽鳥囀出巧妙的鳴聲，潺潺的流澗

由山岩間向低處流去。這些自然界的優美，都使你感到滿意，而杭州西湖邊的九溪十八澗，也不過如是而已。可是這裏經常還有那些在山野間從事樵牧的青年男女，唱着他們的情歌，這些情歌與江南各地採茶季節裏的茶歌有相似的幽閒與動聽，這裏紀錄一節對唱的情調如下：

一朵玫瑰開在大河坳東，
朝看紅來晚看還是坳紅；
我想採花可是採不到，
大河水深不有路拗通！
×××　×××　×××
花開不有幾天坳紅，
誰叫你生在河西不生在河東？
你若真心想把花坳採，
修起橋來那會路不通。

這些大概都是本地人的音調，此外流行的便是粵曲了，假如你上戲院子去聽戲，祇有廣東戲而京戲是絕對看不到的。

當你躑躅在街頭，常有很秀氣的夷女可以碰見。她們載着連串的耳環，穿着闊花邊大袖的衣服，笑容可掬地對着你。有些人也能說得一口本地話，有些人則言語一句也懂不得。她們愛光脚，但是皮色很清潔，遇到趕集的日子，更是她們雲集的時候。

關於古跡，城廂有伏波將軍廟，據傳後漢馬援拜了伏波將軍，曾征交趾。他嘗說：「丈夫立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裏尸而還。」後來馬將軍眞死於邊野，所以龍州人士建將軍廟來奉祀，他們很爲崇拜的。此外還有城郊的寶元宮，紫霞洞，春秋佳日也是游人很多的。



昆明湖寫實兩絕句　　黃炎培

長廊行盡畫無聲，十七洞橋貼水平；雨濕田田人不見，紅雲深處一篙橫。
黃鸝百囀燕雙梭，畫檻今迎蒻笠過；四十年華曾一瞬，白頭宮髻扭秧歌。

（慈禧死距今四十一年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北平將爲人民首都，登高望遠得三絕句。（一九四九、八、二〇）　　黃炎培

撐雲殿閣掩林丘，撲地琉璃露瓦溝；錯認繁松當幽草，只緣身在最高頭。
八處西山亦等閒，却看東北萬千山；一從遼僭南都後，今向人民拱手還。
宮牆曲曲接城牆，以海名湖媚帝王；爭向玉泉分一勺，家家流水睡垂楊。

乙丑仲冬寄懷任老和堯夫韻　　潘仰堯

古木荒郊詩思來，灞橋風雪敎低徊；天涯游子家山夢，燕子多情去又回。
把劍長吟意未休，莫將身世付沉浮；雪牕煮酒論人物，不覺寒鴉已過樓。

元旦偕潘仰堯高事恒乘纜車登香港山頂遠眺和仰兄韻　　俞寰澄

海角排靑闥，灣頭靜綠波。蒼蒼晴靄遠，泛泛釣船多；慨世風塵變，談天星宿羅；登臨趁佳日，不樂爲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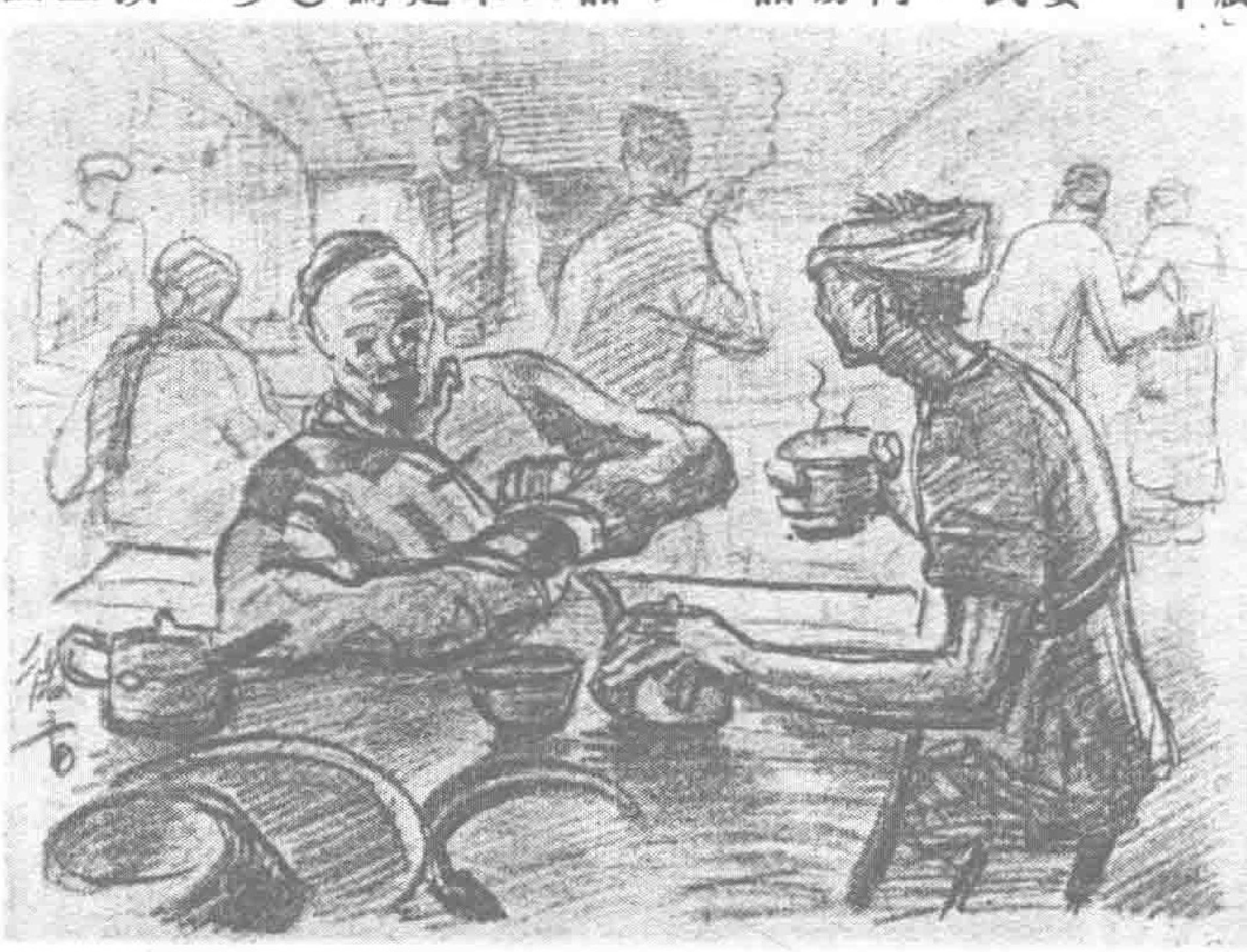


漫談各地喝茶風

陸丹林

茶，是旅人的珍物，尤其是中國的旅行家，對於喝茶的重要，把它看做瓊漿玉液般珍視，見到茶，等於沙漠中發現綠州的欣慰了。

茶，是農村的主要農產品之一，廣大人民從事種茶生產工作的，佔了很重要的部分。同時也是我國的國際貿易中輸出貨物重要農產品三十二種的重點之一。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我國重要農產品輸出總計為二，九四四，七一八，○三一（單位國幣千元），茶葉是在第四位，出口價值為二三○，一七二，一○四。比茶葉出品值較多的是桐油、猪鬃、荳。至我國出口的茶葉，以一九三三年（民國廿二年）計有三六○，八四二，三○（單位公斤）。而在本國的消費額，每年平均有五百五十萬擔左右。從這些數字看來，茶葉成為日用的所必需，所謂「朝早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醋在一般的家庭中，絕非要品，而茶呢，便成為我國日常飲料的原素了。



勞農們工作之餘，在茶館中泡上一壺茶喝。

我國產茶的地方，並不是如產米般的普遍，而喝茶的方式與某種茶葉的愛好，各地（大體說來）又多相異，因之供求方面也兩樣了。

種茶是需要土質肥沃，氣候溫和的，所以我國的中部南部溫熱地帶都適宜種茶。說到產量豐富，要推安徽、江西、浙江、江蘇、湖北、湖南、福建、四川、廣東等九省最著，其他如廣西、貴州、雲南三省也有出產。在以上十二省的產茶中，佔全國產茶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五。至山東、河南、陝西、甘肅等省雖有出產，但品質低劣，只供當地的消費。（台灣茶產量也豐富，每年摘葉十多次；一九四七年度產量為七百萬公斤。它的青心烏龍、青心大有、大葉烏龍、硬枝紅心四種，為最優良。）

唐代陸羽的「茶經」有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他所指述茶的產地和其優劣，也可以做我們的參考，如云：「山南以峽州上，襄州、荊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義陽郡、舒州次，壽州下，蘄州、黃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劍南以彭州上，綿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瀘州下，眉州、漢州又下。浙東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恩州、播州、費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嶺南生福州、建州、泉州、韶州、象州。其恩、播、費、夷、鄂、袁、吉、福、建、泉、韶、象、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他所列舉的與現在產茶的分布地，略有出入，而品質的優劣也多跟着時代轉變了。

現在談談各地喝茶的方式吧：各地最普通的茶館，是只賣清茶，而給喝茶的人，作為暫時休息談天說地的處所。四川人的所謂「擺龍門陣」，清茶一壺，花生米一小盤，與二三親友坐着上下古今的閒談。或是有些人假座茶館談生意經，買賣貨物。有些茶館附設說書，有些娛樂場所附設茶室。有些呢，在茶館評論是非曲直，滬諺所謂「講斤頭」。還有些有閒階級的社會寄生蟲，吃飽飯，沒事幹，終日坐在茶館裏指東話西的瞎談。蘇州的吳苑，就是一例。又有所謂名士派，終日無所事事，招朋約友，喝茶吸菸，來推敲詩句，表示他們的清高蕭閒，與政治絕緣，置身事外的一塵不染。其實呢，這是社會寄生蟲的傳性自殺的表現，他們的人生觀和生活是錯誤的。

茶，本是農村的豐富出產品，它對於農業經濟有密切關係。它的功用，在歷史上相傳，神農的「食經」，說是能有力、悅志。華陀的「食論」，說它久服益思，常魯公說它能療渴滌煩，陶弘景說它能輕身換骨。「本草」說它功能破熱除瘴，消食利腸，清目、治昏、解暑。因此一來，唐宋以後，談茶的著作也不少了。如陸羽的「茶經」，陸龜蒙的「茶品」，溫庭筠的「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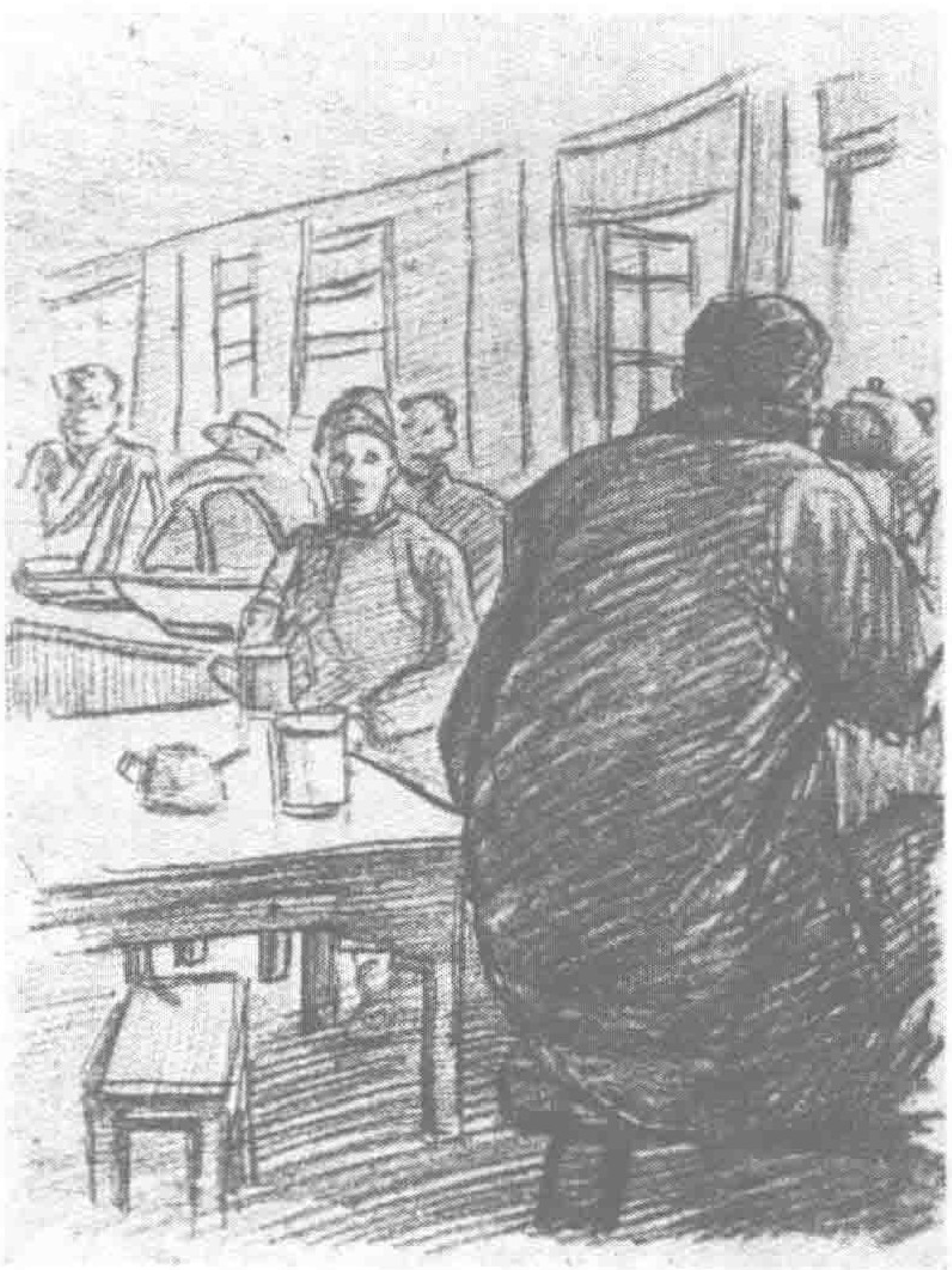
茶錄」，許次抒的「茶疏」，曹伉的「茶苑總錄」，「茶法易覽」，蔡襄的「茶錄」，斐波的「茶述」，黃儒的「品茶要錄」，毛文錫的「茶譜」，丁謂的「茶圖」，這些圖書，或談烹試方法，或說採蒸揉焙的技術。雖然時世遷變，古法多不合於今日，但是經過了許多人的研究飲用，在社會上成了一種風氣，茶就成為日常飲料主要品之一，與歐美人們日常多飲清水的是不同了。

茶葉因為含有單寧酸（Tannin）便有濃厚苦澀的味道，它有奮興的作用和芳香氣味，那是由於茶素和以太油的關係。它既有提神止渴，幫助消化的功用，又有色、香、味的表現，於是人們便和它結不解緣。一般的人都以茶菸相提並論。其實呢，嗜茶的人較吸菸的人多，因為茶，男女老幼都可以飲用，刺戟性比較少，純和的止渴提神。從一般說來，它的耗費也比較吸菸經濟。自然，也有些人因嗜茶而不務正業，甚至傾家蕩產的；不過，這究竟是少數的少數。

茶既為人們日常生活嗜好之一，否，是日常飲料主要品之一；茶館又屬公衆的談話處所，因之各地的飲茶情況各有特點了。

廣東產茶的地方，是番禺、南海、高要、鶴山、清遠、惠陽、連平、紫金等縣。最普通的茶是清遠、古勞（鶴山屬）所出產，外省輸入的有紅茶、普洱、武彝、龍井、六安、烏龍、水仙、壽眉等。除了這些茶葉之外，土人還有用嫩桑葉自製茶餅，或是用嫩桑葉炒焙來泡茶。在夏天也有用老桑樹身和竹蔗（長有五六尺，粗只拇指大）煎茶，或用淡竹葉煎茶。還有一種山草藥的涼茶。這些都是就地取材的夏季消暑止渴的飲料，價值很便宜。在大都市中的小資產階級飲用舶來品原料配製「可口可樂」的時期，而農村裏還採用原生植物的枝葉根皮做飲料原素，這就是表現農人們的儉樸，與能够實際利用天然植物做生活需要的飲料，這是從祖先的經驗遺傳下來的良好方法，值得保存的。

與這些相對照的，便是布滿着全省的都市城鎮鄉村的茶樓、茶館、茶室了。茶樓多是有一層樓而至四五層樓的建築物，一天有早、午、晚三市。名為茶樓，實際吃點心，近年且有兼賣酒飯。茶資是分等級，高低由設備而分別。茶館是較普通，有些名叫「二厘館」。所謂二厘者，因為從前他們的茶資每人只收二厘銀子，如此相沿而來。雖然名為二厘，久已失了價值，而成為勞動大衆喝茶的集中休息所。這種大衆化的茶館點心，也很便宜。茶樓、茶館的茶客，都是很嘈雜的。



城市的茶館中，茶客們每天不知消磨了多少有用的時間！

他們的點心，吃一件（或一盤）算一件，桌上雖然擺着了許多油炸的或餅糕等，不吃不算錢。即使臨時送到的包餃、燒賣、粉果等，一盤有兩件，吃了一件只算一件，其他算帳時收回。但是茶室便不同了，什麼點心，都要臨時點取，送來之後，不能退回。因為那些點心，多數的是因為客人點取纔開始製蒸的。茶室的地方比較清靜，茶客也比較安詳。且多是備有房間，可以細細的傾談。不過有些好熱鬧的人，總以為茶室不够刺戟（鬧忙），還是廣東人好動的原故吧。

茶樓、茶館的結帳與茶室不同，前者呢，你吃完東西自己或和茶友跑到櫃邊，他們夥計自然會給你算數，從遠處高喊着數目，你就照數的付給櫃面好了。不過他們茶樓的夥計們喊數自有他們的一套，如果陌生的人聽着，眞是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如有幾桌人同時找數，他便說「三個人開來」。「大細人（有孩童的適用）開來」，有些更有燈謎式的話，如「禮拜」代表七，「揸住」代表五，所謂揸者即五隻手指拿緊。因此，在茶樓（館）吃茶的時候，常常可以聽着「大細人開來，兩禮拜揸住。」換一句說，就是現在來結帳的一批人大小人共有三個，他應付的帳銀是一元四角五分。茶室（近來有些茶樓也改用新法開帳單的了，）却用帳單，由夥計拿來代茶客去結帳。這雖然須照例的給些小帳，但帳目清楚，可以校對，減却許多麻煩，尤其是茶友互相爭付茶資的推扯時候。

在廣東（香港、澳門和廣西的一部分也要包括在內）的茶樓酒館吃東西，有一個普通規矩，也可以說是習慣，「入鄉問俗」，是應該知道的。什麼呢？就是他們的茶樓酒館，客人所用的茶盅（壺）、如果需要加冲開水的時候，客人自已

應該先把茶盅（壺）蓋揭開，他們夥計自然會來冲水。若果你不揭開，他們明知道茶水斟完，也不替你冲水的。原來在滿清的時代，有一次有八個旗兵到茶樓喝茶，故意把一隻小鳥放在茶盅裏，夥計不知道個中詭計，把茶盅蓋揭起冲茶，小鳥飛走。八旗兵大肆咆哮，要茶樓賠償損失。店主明知中計，在滿清蠻兵淫威之下，只得忍氣的破財銷災。因此之後，酒館茶樓的夥計便不肯替客人揭起茶盅（壺）的蓋子冲開水了。

他們還有一個規矩，便是客人如果要冲開水，或是有事招呼夥計的時候，如沒有電鈴裝備的，只可高聲喊「夥計」，絕對的不能够用筷子打盤敲碗來做叫夥計的表示。因爲他們認爲這是對他們的一種侮辱。遇着和氣點的夥計是裝聾作啞般置之不睬的反抗，或是板起面孔的來對你說：「朋友，這裏不做你的生意，你走吧！」如果是碰着那些不好脾氣的夥計，（或者他在最近賭博輸了錢，或者是捱了什麼人的氣。）他就會發怒竟然把那個滿載沸水的銅壺向你的頭上扔過來。那時你不知怎樣的好了，而且一般的茶客都不會同情你的遭遇。這是有過的事實，不可不牢記。到廣東的館子喝茶吃飯，應該曉得他們的習慣，不然，容易闖出亂子來。

廣東潮（州）汕（頭）一帶的人喝茶和廣東各屬是兩樣。舊潮州府屬人的嗜茶，在全國各地中，恐怕除了福建人之外，沒有一處地方的人可以相比。潮州人尤其是男人沒有一個不愛好喝茶的，沒有一家不具備一套很精緻的茶具。他們在那小小的茶盤中，整齊地放着四隻酒杯大小的小茶杯，配着一個宜興泥的小茶壺，（茶壺水的容量，等於四小杯茶的總和），一盞特製的小油燈，這一套茶具，輕靈小巧，在有閒階級的眼光看來，表現着一些詩情畫意。他們煮茶的技巧，也很考究，煮一次茶，泡一次水，所用的茶葉，都是鐵觀音、大紅袍、小紅袍、也有叫千里香、萬里香、鶴頂紅鐵觀音的，顧名思義，便知它的珍貴了。烹茶時先用一包茶葉，（每包四錢重，每觔分裝四十包。）放在茶壺內，待水沸了，把水注入壺裏，水滿爲止，即蓋好壺蓋，再把沸水向壺外四週淋過，（據說這樣茶壺外內泡燙過，茶的眞味纔出。）又把茶杯冲淋過。過了一息，纔把茶斟出，恰可四小杯。主人把茶斟好，先向客人說聲請，然後主客跟着很安詳和藹地把茶杯端起來，先向鼻邊嗅了一會，領略那清香氣息，再向脣邊細細地呷，嘗試那甘香茶味。主人烹茶欵客的時候，做客人的即使不大願意的喝，也不能不喝，否則便是失禮。若果吃了三杯之後感覺到不願再喝時，纔表示很有禮貌客氣地說：「不敢多喝」。如此一來，主人纔不再勸茶了。



茶館中的服勞役者

潮汕人吃茶有十六字的八階段，即：澆盅、洗杯、熱罐、放茶、高冲、去沫、低倒、滴乾。這是他們吃茶的過程。（福建人的喝茶，與潮汕人大致相同。）

二十年前，我在漢口，一位閩籍的同事，有一天約我到他的家裏談天，便用他的故鄉佳茗來招待客人。鐵羅漢、鐵觀音，非紅非綠，略帶赭色的茶，固然是福建名產。但這位朋友吃茶非常講究，除了這些佳茗之外，自己還獨出心裁，在各種茶葉之中，更含有白蓮、水仙、珠蘭等香味。他的煮茶，是用木炭，絕不用煤油、煤球。水必用泉水，而不用自來水。煮水泡茶方法，與潮汕人相同，但他所用茶葉，有用杭州的獅峯雨前龍井，有用蘇州的碧螺春，有用黃山的雲霧茶，沒有一定，聽着客人的愛好。而他的有白蓮花味的茶，是在荷花半開的時候，把上好龍井茶葉一撮，放在蓮花內，用白紗把荷花包住一夜，第二天早晨把茶葉取出，晾乾。這樣泡茶，清芬流溢了。據說白蓮味還容易製取，最難是水仙。因水仙花很小，容量不多，手續非常麻煩。其實這些是「好事者爲之」的玩兒，與人生實際生活是脫節的。把有用的光陰與精神，放在這些嗜好上，嚴格地說起來，與清談誤國，似是半斤八兩的啊。

湖南產茶的地方很多，尤以聶家市最著名。湖南的茶葉多帶着一點煙熏的氣味，它的質地是介乎紅茶、綠茶之間，而湘人的喝茶也和別地有點不同。普通人的喝茶，不用說都是用沸水泡茶來飲，茶葉是丟棄的了。可是湖南人的喝茶，有些人卻把茶喝完之後，還喜歡撈起

茶葉來咀嚼，說是這樣纔能領略到茶的眞味。據說有些湖南人面部帶點黃色，就因爲多咀嚼茶渣中了單寧酸毒的原故。此外呢，湖南人還有點茶的方法，或用脂麻、黃荳，或是用薑，或是用花椒，這又可以見到他們保存了古人點茶湯的風味。點茶原是宋朝烹茶的一法。據蔡襄「茶錄」：「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又說：「鈔茶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眂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鬭試以水痕先沒者爲負，耐久者爲勝。」

湖南普通敬客，除清茶之外，還有一種蓮子茶，如新春的親友拜年，就可以享受此種的待遇。蓮子是湘省豐富的出產，加以紅棗、桂圓的文火細炖，放些冰糖，香腴的風味，僅僅的呷一口湯，也够使人齒頰芬香留戀不忘的了。

龍井茶，杭州獅子峯的出產最名貴，尤以在夏曆穀雨前十日前後採摘的最佳，叫做頭春茶的雨前獅峯龍井。二春茶，是在穀雨後十日前後採摘的次之。三春茶，是在穀雨後二十日採摘；四春茶，却在三春茶一月內採摘，也有同稱三春茶的。大約說來，立夏前後所採，叫做春茶，春茶完結後而至夏曆四月底到五月底所採的，都叫夏茶（仔茶），夏茶後是秋茶，不宜採摘，否則妨礙來年春茶發育。一般遊覽西湖的，多在龍井附近嘗試虎跑泉水烹龍井茶，領略些佳茶好水，留爲旅行紀念。賣茶的必故意說是雨前獅峯龍井。飲的也多相信的沾沾自喜。其實獅峯面積不大，雨前採摘茶葉產量也不多。即使有相當數目，種茶的也是運到外處高價發賣，怎能有多餘的存在路邊茶攤中靠每天零售，博取微利呢？甚至各地許多茶葉店所標榜雨前獅峯龍井，也多是徒有其名，只是用龍井茶種在各地栽種，早些採摘的來充數，等於良鄉栗子、沙田柚等果子，多是名不副實的一樣。

蘇州的吳苑等吃茶，那是十足表現着有閒階級的那種冲淡、閒適、鬆弛的姿態，這大概跟蘇州人（廣義的）的性格不無關聯。這種「無所爲而爲」的意味，他們常是從早晨八、九時泡上一壺茶，一碟瓜子，拿着捲菸，與兩三個朋友瞎三話四，從從容容地坐上六、七小時，等到肚子餓了，就近叫一碗麵，或是買些零食來充飢，便又繼續的閒談下去。洞庭山特產的名茶碧螺春，蘇州人吃茶很少的注意到它。在蘇南的茶館，蘇州可以做個例子。蘇北呢，恐怕要推揚州了，早上去，下午去，都是滿滿的茶客，坐定了沏上茶，便有賣零碎的來兜攬，手臂上挽着一個黯淡的柳條筐，筐子裏擺滿了一些小蒲包，分放着瓜子、花生、鹽豆、豆乾之類，湯麵、燒餅、煎包等，也可招呼夥計去代叫，甚至可以在茶館理髮。這些不只揚州所獨有，江浙一帶（尤其是小村市）的茶館多是如此。

四川岷山所產的沱茶，在川茶最著名，它的色味都比龍井濃厚些，但說到清青，却比不上龍井。然而在四川一帶的茶館，多用沱茶爲主。川省茶館特別多，無論城鎮鄉村以至三家村，多有茶館，可見川人吃茶的嗜好。他們好在茶館談天，叫做「擺龍門陣」，沒有目的扯談，大至國際情勢，國家大事，小至個人身上忽生白虱，以及隔村王小二的雄雞和貓兒打架，滔滔不絕的閒談。抗戰期間，從江浙一帶入川的人，辦公餘暇，也多染着擺龍門陣的習氣。有些機關曾經一度取締公務員坐茶館。因之在某一個時期，上茶館的公務員只好先把證章除下，即使碰着警稽組員的偵察，也可以作一個會心的微笑，心照不宣，彼此相衛的作僞了。

北京的吃茶，在「無名氏」的「燕市百怪歌」裏，也有幾段提到。茶葉云：「爭說茶葉好，只論分量不論包。」小茶鋪云：「車夫苦力室中滿，狂飲半日一銅元。」賣茶者云：「大壺一把，中貫以茶，一枚數碗，賣與人喝。」這是描寫勞動大衆的吃茶情形。至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是舊日一般文人墨客或是公子小姐們吃茶處所。黃晦聞有：「社園茗座遲瘦公不至」詩，抒寫文人們在茶社的感想與寄託。詩云：「蒼然枯栢杉松地，得與遊人坐夕涼。六月將秋仍病暑，衆賈宜幷一澆腸。晚來栖息能相過，舉國劬勞自未央。到此不無林木歎，士夫名節獨尋常。」充分的表現當時士大夫自高自大的思想。

北京人吃茶大都是香片與龍井，嗜好紅茶是很少的。北京的舊式人家好用錫製的茶壺，多屬普通製品，僅可沏茶罷了。它著名的是歸壺、衛壺。歸壺爲歸復初所製，他用生錫闆光壺的外部，用檀木做把，用玉做嘴和蓋頂，取它夏日貯茶沒有宿味。用久了，錫生鮎魚斑點說是最佳。衛姓的眞名失傳，他的製壺，壺身多刻着陽文花鳥，和歸壺的區別，只此而已。

中國人一千多年來，都好吃茶，不大習慣吃白水，（在山野間臨時取水止渴，却是例外。）因之路旁茶攤、茶館、茶亭、茶擔等以備過客飲用的，非常普遍。在茶亭內，多有公私團體或個人施茶。夏天施茶，社會傳爲善舉，是屬應時服務大衆的事。因爲在烈日之下，奔馳了一些路程，力疲口渴，得着一碗清茶來喝，雖不至於盧仝的喝茶七碗，兩腋生風，而提神生津，確是夏令旅人的盪氣迴腸的必需物。這一種的施茶，不只在農村間非常普遍，即在大都市也同樣的重視。

日人內山完造所寫「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裏有一節「便茶」，就是指夏季有人在路旁施茶而說的，如云：「……路旁的樹下，電線桿子的旁邊，到處洋鐵的茶筒

兒、磁缸、滿裝着熱茶。此稱謂便茶（或名涼茶）。這種便茶絕不是政府或是市政府所設置的，也絕沒有下設置的命令。只是到了夏季誰願意擺設，就擺出來（近頃也有以什麼會什麼社的名義而設置的了。）以無條件地，供給炎日之下喘息奔馳的人們飲用罷了。我也模仿着支那人，每年在街頭施送便茶……早晨哎喝哎喝地運了開水來，先投入一大袋的茶葉，然後渣渣地將開水倒了進去。勞動者已經拿了竹勺子在等候着了，由一人而二人，而三人，而五人八人，陽光越強，飲茶的人也越多，恰成正比例。六斗餘的茶，四小時便空空如也了。……迄今日爲止的紀錄，是一天能喝掉三石三斗茶……譬如說，支那人是不喝生水的，若不施熱茶，而施涼水，便等於白施了。因爲吃了涼水是要肚子痛的，恐怕不會喝罷……在我所設置的便茶的桶底，常常發現一二個銅子。起先還總以爲是孩子們淘氣，誤拋進去的。其實是大錯了。那原是爲不收分文無條件地供給的便茶，所拯救了極渴的勞動者們所獻，衷心之所獻奉也……」按：內山完造戰前在上海北四川路底開設內山書店。他所寫述的是指上海的而說，其實中國各地的夏季施茶，都有這樣的現象，不只滬市是如此的。

說到施茶，便聯想到內地的茶亭，亭柱的聯子，多有深切的意義，如：「四大皆空，坐片時無分爾我；兩頭是路，吃一盞各自東西。」又舊式茶館門口，多掛着一個扁方燈，四面各寫一茶字，有兩人夜行得上聯：「一盞燈，四面字，茶茶茶茶。」想了很久得不着下聯，忽聞更鑼聲，得對：「二更過，兩處鑼，湯湯湯湯。」這些都與茶有關的雜文。偶然憶着，順便附寫幾句。

中國吃茶的起始，似在三國時代的東吳，吳志陸曜傳：「或密賜茶荈以當酒。」在四書五經中，沒有茶字，只有說飲水。鶴山集云：「茶之始，其字爲荼。」茶字古時作爲荼，一名檟，又名茗（早採爲茶，晚採爲茗），一名荈，又名蔎。茶的開始成爲普通飲用，唐代纔盛行。至用沸水泡茶，據野獲編所說，却是明代朱元璋所發明。

宋代的茶成爲特殊品，並成爲國際貿易品，金史「食貨志」云：「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權場。」此外還有私販，每年流入北方的數量很大，於是定了兩種對策，一、試種。章宗時曾設官種茶，因氣候關係，無法實現。二、禁飲。泰和六年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賈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是因試種失敗，只得惱羞成怒來禁飲，硬性規定七品以上官的家中纔特准喝茶，惟不得轉賣與贈獻，不應留而留的以斤兩判罪。其後經過改訂，成效也很微。南宋也禁私茶販運，可是社會間因爲利之所在，犯禁的很多了。

嗜茶風氣，由唐代纔日漸普遍，陸羽、陸龜蒙的「茶經」，「茶品」，盧仝的「茶歌」，溫庭筠的「採茶錄」，都是唐時著作。如封氏「聞見記載」也有寫述，云：「茶……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敎。學禪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煎飲。從此轉相做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盡日窮夜，殆成風俗……」這是敍述茶開始盛行的記實。北方因氣候關係，不能種茶，故由南方運去，自古已然，不只今日了。蘇聯雖是地大物博，據說是不產茶，我國製就的茶磚，是運銷蘇聯，也是一例。

日本愛茗會出版的「煎茶名譜」，十年前寄寓香港的時候，宛君曾借我閱讀，日人對於喝茶，有深切的研究，可惜此書刻下無從借讀，不然，可以找出許多參考資料來。現在再談述一些茶具，作本文的結束吧。

一般的茶壺，多用磁質或陶器、銅器、錫器、間有用竹器或葫蘆瓜殼，海南島人有用椰子殼載茶，這是利用地方土產物改製而成。宜興泥壺在茶壺中算是通行的了。但宜興壺以明代時大彬所製的最爲名貴，其他如陳仲美、李仲芳、沈君用、陳用卿、蔣志雯、趙璧、徐士衡、供春、（一名龔春）和後來陳鴻壽等所製的，價値也昂。這些久已不做實用，而成爲小資產階級的作爲骨董玩用的了。普通所用的宜興泥壺，價値並不高昂。福建和潮汕人的喝茶，用宜興泥壺爲主，極少採用其他質料的，還是習慣的關係吧。

一九五零年一月廿二日寫於上海粵東中學。）



天台舊遊

希文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偕友數人，由天台縣城沿公路北行，約三里至「萬松徑」摩崖，三字爲宋國清寺僧指堂所書，指堂亦名志南，與朱晦翁友善。現山麓附近只餘小松一株，伶仃瘦弱，因風俯仰，不妨以「一松徑」呼之也。

過雙塔灣，僅見半塔頹立，無可憑弔。又行三里，抵國清寺。寺依山帶水，萬木葱蘢，氣象雄厚，深藏不露。前左方一塔矗立，數之，計有九級，高約三十丈，是即隋煬帝遣司馬王弘爲智顗所建。另有七寶如來塔，低小無可觀，逕至豐干橋上休憇，橋下雙澗合流，蕩漾清漪，爲台山十景之一。隔牆望寺內綠竹千竿，挺秀宜人，眼簾爲之一新。影壁題「教觀總持」四字，白龍山人王震書。相將入寺，寺門東向，樹一碑碣，題「一行到此水西流」，陳鍾祺書。（註）余按一行爲唐朝僧，窮大衍算法，傳訪師至國清寺，聞院中僧正布算，其聲簌簌，旋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通達耶？」即除一算，又謂：「門前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得其術，不知碑上句意是否指此？水西流者，實則東澗水繞寺出豐干橋下，西流數步，即合西澗水淙淙南去矣。堦前遇華一法師，嚮導入內，至迎塔樓而導遊者林君已先到，招呼登樓安頓；略停，仍由華一導至寺內各處參觀，伊手指口繪，惟恐不詳，盛意可感。繼至妙法堂閱舌血書之華嚴經，經卷帙浩繁，字體端秀，註稱：「弘覺老人啓其端，德慶法師藏其事，原存紹興平陽寺，近年經裘時傑搶出送交國清寺藏護。」華嚴爲大乘中最宏蹟之經，又係高僧舌血書成，允爲不可多覯之珍，經後並附裘君小詩如下：「江山百刼仍珍護，不負高僧滴血心；試向經箱仔細聽，其中似有海潮音。」

國清寺爲中國名刹，初名「天台寺」，與塔同時經王弘建築，大業元年，賜名「國清」，門額「國清寺」三字，傳即王弘手筆。寺左右有靈禽、祥雲、靈芝、八桂、映霞、五峯環繞，形狀俱係平常尖山，並無可觀。進而爲雨花殿，傳智顗九旬談妙，天女散花，蓋亦仿金陵之雨花台，因雲光和尙講經，感天雨寶花之故事耳。最後爲大雄寶殿，地點高踞，氣象巍然。居中三尊大佛，均丈六金身，壯嚴雄偉，後圍十六尊者，巨大過人，意態如生，古代木刻能手，嘆爲觀止。殿中有三十餘僧繞列誦經，青磬紅魚，或拜或立，可稱閒中忙事。左側一小殿，供伽藍神，據云神極靈驗，燒香跪拜者，絡繹不絕。余親見老嫗少婦人等，在內舖蓆過夜，祈夢求籤，迷情可憫！殿前有「隋梅」一株，上幹托牆而出，樹身下段只剩筋骨一條，枝葉猶復茂盛。向南爲香積廚，有聯云：「古寺尙存寒灶石，香廚猶有漏沙鍋。」內儲大鐵鍋一口，徑約一丈，厚寸半，炊米可十餘石，俗傳此鍋漏沙不漏米，底有一孔，余以室內黑暗，未能觀察清楚，其神話有二：（一）釋迦牟尼說法，文殊普賢行台，觀音大士執爨，五百羅漢故難大士，以砂和米中，大士用丈擊破鍋底，砂漏米存水亦不漏，留此聖蹟。（二）此鍋燒飯，常底焦心生，後得一僧煮燒得法，頗受方丈獎飾；羣僧妒之，暗中取沙數斗，拌和鍋中，至開飯時，竟一無沙粒，僧輩檢查鍋底有洞，原沙漏於鍋下，再覓燒火僧，已不知何時離去，遂驚傳爲菩薩化身。

以上兩說，當然不可置信。東西俱有方丈樓，東方丈樓下有阮文達（元）書「晉唐古方丈」額，隸體端秀；西方丈樓新修，多王震題聯，東房爲三賢祠，祀豐干、寒山、拾得。按傳燈錄云：「唐貞觀中，丹陽太守閭邱胤嘗問：『豐干、天台有何賢聖？』答云：『國清寺有寒山、拾得，蓋普賢文殊後身，公至宜謁之。』至則二人方據火談笑，閭邱遽作禮，二人云：『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隨搖手出門去。」演此一段神話，人相傳知。向前爲蓮船室，壁嵌王右軍「鵝」字碑，乃同治間，邑人趙雲龍，遊武昌黃鶴樓歸，攜此拓本，經曹掄選摹刻於此者。序言得於華頂墨池側，故弄狡獪，無甚意味。中爲三聖殿，木刻三聖立像，亦高大可觀。此殿木工雕刻頗細，人物生動，爲一般殿宇所無。內十數僧誦經，一僧喃喃似不耐煩，一時聲大如獅子吼，一時又如婺婦低訴，抑揚頓挫，極變化之能事。東房嵌隋時碑文及繪刻佛像，已殘破不易領略。再前院有功德池，池內紅蓮，余數之，恰開九朵，意覺遊緣非淺。安養堂北向，供玉佛一尊，云自緬甸請來，玉乃珷玞之類，非眞玉質。出寺門西轉至放生池，池之周圍，不及一畝。北岸有乾隆新寫碑，西爲董其昌書「魚樂國」碑，董碑爲近年摹寫刻石，已非原物。遊客以炭屑在碑上批云：「魚而不游，何樂之有？」上清心亭，有聯：「山空雲自在，水淨月孤圓，」意殊超脫。另一碣刻老翁，一碣刻「福」字，題爲朱文公書，在天台城摹刻於此。

隋僧智顗，煬帝封智者大師，依天台山開闢一宗，世稱「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法華經爲根本，以「智度論」爲旨趣，以涅槃經爲輔翼，以大品經爲觀法，耑習「止觀」，「止觀」即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依中觀論發明之「一心三觀」也。慧文傳之南嶽慧思，慧思傳之天台智顗。智顗講說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

三部，此宗教觀因之大備，繼至中唐，有荆溪大師者，益闡發此說，天台宗派乃至極盛。

午刻寺僧邀進素席，豐富與凡家相類，雖係素製，仍以鷄鴨魚肉爲名。午後通宏和尙導余遊寺後摩崖石刻，一爲「大中國清之寺」，署「柳公權」三字已模糊，「大」字亦殘缺，蔣叔南譽此字爲銀鈎鐵劃，端鍊高華。一爲「秀岩」，下署米芾，一爲「枕岩」，朱晦翁題；一爲寒山子詩四句：「重岩我卜居，鳥道絕人跡；庭際何所有，白雲抱幽石。」傳爲石谷老人書。西轉至「錫杖泉」，新修六角低欄，泉已乾涸，相傳隋普明禪師於此坐禪，以下澗取水不便，杖叩此間，泉即湧出。晚住國清，閱天台山志，卷帙過繁，非匆匆者所能悉覺。

八月三日早飯後，芒鞋籐杖，沿溪登山，十里抵眞覺寺，寺一名「塔頭」，據高崗之上，門外有亭翼護唐碑一座，額篆「修禪道場碑銘」六字，文已破滅難讀。門聯云：「登峯始識天台面，入寺猶尋智者龕。」大殿內築石塔，高約丈餘，傳以金漆，六面均雕刻佛像，智者肉身，即葬其內。殿外一額：「震旦祖庭」陳璚書；前殿一額：「妙明覺圓」，李鴻章書；內一額：「釋迦再現」，曾國荃書。靜定和尙導余入東院舍利廳，觀佛舍利，伊事先叩拜極恭，繼將舍利匣愼重取出，乃懸於銅製鏤花長方器中，形類手電燈泡之物，因雜陳過密，難以覬觀。和尙云：「觀見舍利放射紅光享洪福，青碧色享清福，黑色則劫障甚多，宜念佛懺悔。」余一笑置之，緣余所見只如青色燈泡，據以推論，余之清福已極微渺；實則舍利乃佛身荼毘（即火化）結成珠形之物，色分三種：骨爲白舍利，髮爲黑舍利，肉爲赤舍利，乃依戒定慧清修而成，非有神奇變化可卜休咎者。

又十里抵龍王堂，有郵局代辦所、區署、國民學校各一處，商店數家，在此稍進點心，繼續東上。（在此東爲華頂，北爲石梁，各十五里，地三角形。）不半里有石刻「漢高察隱居處」，餘無可觀。午後二時許抵華頂寺，左右竹木繁茂，松杉尤多。寺門羅列九株羅漢松，實即杉類，內數株大合數抱。高數十丈，當是千年古物。入寺晤授松法師，計由國淸寺至此，已四十華里，謂即台山第八重。余以沿途無甚艱險，幾視若平常山中旅行，亦不記翻山幾度。

華頂寺在華頂峯之南，距峯巓拜經台處尙有五里，寺開始於晉，德昭大師所建，智者曾坐禪於此。自明以來，屢燬於火，近五十年中又四燬，有「火地」之稱。現經授松重建，正殿規模頗大，惟木刻佛像尙無貼金，新添客居亦未竣工，塔前有池，水色汚濁，云即「王右軍墨池」；架小石橋，題「泰安橋」三字，內史在此作字，似無確據。左右茅蓬多至八十餘處，盡屬僧居，屋上茅草厚三五尺，可避冬雪夏日，室中陳設，皆淸潔雅麗，「茅蓬」二字，特一代名詞耳。

八月四日，早二時起床，開戶見月輪西挂，雲行似馬，招呼小僮醒，盥漱後，借到毛衣一襲，由僮秉燭帶路，越山后上行，燈籠旋即撲滅，摸索前進，登至極頂南面，寒氣刺肌，濃雲迷目，罡風吹處，劃然長嘯，草木震動，月色昏黃，恍如古塞秋晚。鼓勇更上，折至寺門，叩呼片刻，沙彌開門納客，視其圍牆特厚，儼若城垣，晤興一法師，獻茶淸冽，對燈閒話，靜候日出。延至洋燭燒去三寸許，東方始現魚肚色，余就臆注意眺望，光波漸次明朗，但見遠山如齒，圍以雲衣，上爲碧天，再高擁現明雲三五，左角則一片灰暗海霧，其景約分三部：下層雲景聯繞山巒，因之平如海波，波中擁出遠村近郭，殿閣樓台，散者如鳥如魚，如塔矗立，如輪船內駛，煙縷宛然。高空雲景，忽似飛鷹，忽變走獸，或擬南極翁挂杖迎客，又如影片上之寶馬騰空。右角黑雲，則矯若遊龍，怒如獅舞，龐然大蛙，活躍其中；飄忽狂蕩，直不可捉摸。余於赤盤未面之前，既睹此奇離怪特光景，爲飽償觀日慾望計，隨急着毛衣，命僮開門外出。迨山門既開，野霧已來，陣陣輕柔，宛如仙子披紗，御風疾駛，恍惚迷漫，視綫不及一尺之外。乃曳杖步上智者拜經台，倚石等候，執意雲氣益盛，類似狂濤北湧，迄不開斷，其時余雖着毛衣，身上猶覺瑟縮不適，知未可久留，乃下台北趨至智者大師降魔塔處，方抵是地，北西兩面雲陣陡開，縱目視去，千巒萬巘盡在脚底，龍蟠虎踞，低首下心。台山遊志云：「四面峯巒重疊，如千葉蓮花，此爲華心之頂，」誠非虛語，瞥眼之間，天地又復障合，一無所有，余之觀日出既告失敗，茲得窺見台山眞面目，亦頗快意。

以余去春遊黃山目光估之，華頂不及文殊院之險，不及始信峯之奇，然以雄偉恢宏論，實又超過黃山。降魔塔爲一六角石砌物，高約兩丈，乃興慈投松兩師重建，迄今僅有十年，文字未及研讀。回入寺門，見兩石碑，一題「天台第一峯」，一題「智者大師拜經處」，稍停，別僧攜僮下山，天色大亮，轉入南段，雲氣漸開，紅日照射萬丈光芒，東南部山巒又復畢現，經此兩度俯瞰大千，台山佳處始信。叩門入「太白讀書堂」，只有一碑豎於樓下，他無所有，門外一池，池中石凸作龜形，其頸部細弱下垂不足取。折入藥師菴，有額：「藥師靜居」，俞曲園書：登樓瞻藥師臥像，寺僧採藥去，只餘傭人看守，此寺著名之唐貞觀十三年製之「金鉢」，及雙獅紐碧「玉印」，以致無從索觀。向西折返華頂寺，飯後下山三里至一岔道，南向爲龍王堂，即余昨午之來路，西向爲石

梁，余乃單身西指，行六七里，回觀華頂降魔塔，猶清晰可賞，塔旁時有片片白雲，冲塔飛去。余一人行此荒僻山徑，一面高山，一面懸崖，石道如腸，草木繁茂，余幻想假此際有斑爛猛虎迎來，余將持籐杖擊其背以譌之。

九時半經上方廣寺趨中方廣寺，已聞訇聲喚人，近視石梁御接寺西，如蒼龍聳脊，橫架兩崖間，長可一丈餘，狹處徑不容尺，前臨深壑，上游澗水二：一爲大興坑來自西南，一爲金溪來自東南，流洩至此，匯入石梁腹弧形中而下，雲湧濤激，聲若行雷。石梁上刻字，如「前渡又來」「萬山關鍵」，均值得鑒賞，其他刻字甚多，不可卒記。梁西有小銅殿一座，高約四尺，廣約二尺餘，卽明天啓時，太監徐貴等施助，余並未過橋往觀，緣知其中文字並無細讀價值。繞抵下方廣寺，再至流水處，踞石仰望瀑布雄姿，水勢與余手持之台山導遊照片相似，雖高度並無千尺，天旱水量不够，不能喻爲銀河天上來，然老龍臥波，白練懸空，聲勢之壯，正不愧名震浙東。余更以雙澗合流爲瀑，已屬少見；而石梁空架，寧非天造地設，苟非神功鬼斧，何以至此。余故以不奇於瀑布，而奇於石梁稱之。上抵中方廣寺曇華亭啜茗，晤慧華老和尙，年七十七歲，身手强健，望之如五十歲人。曇華寺初創自賈似道，依檻觀瀑最爲適宜，現就地重建者，昔改稱「雨來」，今仍呼「曇華」。亭內有聯：「龍湫無此狀，雪竇失其雄」，推崇可謂備至。樓上五百佛像，高約尺許，雕工尤佳。有聯：「亭畔曇華移來供養，石梁瀑布剪作袈裟」，傳係外人手筆，句亦跌岩可喜；又齊召南題詩，輕盈有趣，記之如下：「織女懸冰絹，烏鵲化爲石；仙翁語遊人，弱水本咫尺。」

十一時許抵龍王堂覓轎不得，食粥三碗，繼續下山，一時達眞覺寺午餐，詢高明寺路程，靜定師自願引余往遊。先至佛隴，地依大雷峯作枕，西隴合抱，形如燕巢，嶺頭三石列峙，爲定光和尙招手石。隴地西爲金地嶺，東爲銀地嶺，余行至銀地嶺，見石質晶白有光，詢靜定始知爲銀地，再詢金地，云已越過，摩崖上有「天台山」、「佛隴」等刻石，均指堂所書。過大慈寺，靜定邀余入內稍息，詎數呼山門不應。隨謁無盡燈火師塔，師號無盡，明萬曆間人，立幽溪講堂，著楞嚴玄義，曾大震宗風，向東行至高明山半腰，懸崖流沙，險不可下，攀松試杖，輾轉一小時餘，迄無途徑。其時天正炎熱，火傘灼人，余之絲衫濘濕，而靜定之布衲依然，余深嘆其具「靜定」之功；嗣有人在嶺頭招呼，指點迷途，始轉西徑，蹭蹬下抵高明寺。

高明寺在高明山之前，幽溪之上，傳智者講淨名經於佛隴，風吹書去，尋至此，愛其峯巒秀發，清流潺湲，乃營靜居，唐天祐七年始建寺，亦號幽溪道場，現有康有爲提額「高明講寺」。大殿供三世尊鐵像，高丈餘，傳各重一萬七千斤。繼觀智者遺物：（一）貝葉經原爲二十四幅，今止十九幅，且已殘破，每頁以檀木木板挖槽貯之，中間貫以鉛絲，第一板外層題十二字：「白蓮王，造眞諦，修習儀，破六敎。」幅長約一尺，寬約二寸五分，貝葉質若竹籜，較爲光滑堅厚，色淡黃，梵文縱橫，余愧不識一字。（二）紫金鉢，銅製，徑約一尺，黃黝色，鉢口已缺少許，亦名「聽海鉢」，云以耳坿鉢，可聽海潮漲落，余傾耳試之，一無所覺。（三）智者袈裟，傳爲隋煬帝所賜，長六尺，寬約四尺，上繡金龍花草，手工頗精。（四）玉印、白文、碧玉質、雙獅紐，約二寸五分正方，文曰：「天台名山高明講寺羅漢寶印」。余蓋其印模二張，以作紀念。

高明寺知客僧與靜定伴余遊「圓通洞」，傳無盡燈火師曾在此註圓通疏得名。洞爲天然四巨石疊成，高約六尺，修丈餘，蓋頂大石似人負置其上，因勢修葺成屋，門僅容人，下爲幽溪，松風習習，殊擅清雅。內一頭陀披髮垂肩，狀頗清苦，只一桌一櫈，一櫥藏經，一蒲團打坐，洞有「圓通」二字刻石，外有「伏虎」、「一佛」等刻石，余以天熱雲盛，雷聲隱隱，恐落雨難行，不敢留戀，匆匆返回。數武見般若石，屹立溪中，云卽智者打坐處。抵高明寺辭別衆僧，速步登嶺，汗滴滴下，南行二里許，羣峯開展，遙見國清浮屠，高聳迎人，始豐溪瀰環如帶，天台縣城，密擠如一片瓦礫場；人類仰爲何渺小耶？六時入城，計行八十華里。

註：題句出於舊唐書一九一卷

